

崇禎長編

神州國光社

國立台灣大學圖書館



2499031

1621710971



中國歷史研究社編  
中國內亂外禍歷史叢書

全吳紀略	東陽兵變	崇禎長編	北使紀略	青麟屑	浙東紀略	庚寅始安事略	也是錄	求野錄	永歷紀年	明亡述略
楊廷樞	佚名	佚名	陳洪範	應喜臣	徐芳烈	瞿元錫	鄧凱	鄧凱	黃宗義	佚名

神州國光社

國立臺灣大學圖書館典藏，由國家圖書館數位化

2499031

主編者

程演生  
李季  
王獨清

編輯者 中國歷史研究社

本書輯錄 王 露 皋

出版者 神州國光社

發行者 神州國光社

上海福州路  
三八四弄四號

民國三十五年十一月出版  
民國三十六年四月三版

實價

目次

序言.....王靈皋 一

全吳紀略.....楊廷樞 三

東陽兵變.....佚 名 七

崇禎長編.....佚 名 二

北使紀略.....陳洪範 二七

青燐屑.....應喜臣 三九

浙東紀略.....徐芳烈 一五九

庚寅始安事略.....瞿元錫 一九七

也是錄.....鄧 凱 二〇七

求野錄.....鄧 凱 三二

永歷紀年.....黃宗羲 三三九

明亡述略.....佚 名 二七一

大真人張應京請假養親，予假一年，令馳驛去。

賜王明祭葬。

南京太僕寺卿姚思孝疏請養母，不許，趨令到官。

行人姜垓疏奏：「臣父殉難甚慘，請代姜塚罪！」不允；令刑部卽爲問擬。

癸亥，陞侯峒曾爲順天府丞。

補原任吏部郎中孫昌齡爲驗封司郎中。

以劉名翰等充東京講官。

原任巡按御史任濬引疾，帝言：「寇氛孔亟，任濬以才望特簡，著卽星馳受事，力辦防剿，不得以夙病託陳！」

原任大學士張四知疏奏：「臣妻病故，請賜恤典。」下所司察例。

乙丑，宣大巡按楊爾銘疏言：「總督孫晉病劇，不宜久誤邊事。」

召輔臣陳演等吏兵二部來中左門。

諭戶工二部：「日來收買低錢，用過制錢甚多。但制錢有限，非廣行鼓鑄，曷資購換？著司

監庫所買錢銅，并內外各官捐助者，給發泉淵二局，多設爐座，作速償造。乃按爐計數，十日一

# 序言

這一冊所輯的各種史料共十一種，現在順序略述其內容如下：

全吳紀略 長洲楊廷樞著。內容是記述東林黨獄與民衆運動之最精彩的一幕。文中

所謂『玉峯相』就是主編『三朝典要』的魏璫的死黨顧秉謙。秉謙崑山人，玉峯乃崑山之別名，故名。至於著者本是這一運動的親身參加者，顏佩幸等五烈士的墓碑據說就是他寫的，此文所紀，當信而有徵。

東陽兵變記 不錄作者姓名，所記乃係崇禎末年浙江官逼民反之一段慘史。

崇禎長編 亦不錄著者姓名，所記也係崇禎末年（十六年冬十月至十七年由檢殉

## 國）的史實。

北使紀略 是明末漢奸陳洪範做的。他和左懋第、馬紹瑜奉弘光朝使命到北平去聘

問治領北都的清軍。答謝清軍替明朝打退李自成的農民叛亂的軍隊，並祭告祖陵奠安烈

皇帝，又封吳三桂爲薊國公。但是洪範已老早暗地裏通款於清軍，把明朝的虛實通統報告

# 序言

這一冊所輯的各種史料共十一種，現在順序略述其內容如下：

全吳紀略

長洲楊廷樞著。內容是記述東林黨獄與民衆運動之最精彩的一幕。文中

所謂『玉峯相』就是主編『三朝典要』的魏璫的死黨顧秉謙。秉謙崑山人，玉峯乃崑山之別名，故名。至於著者本是這一運動的親身參加者，顏佩幸等五烈士的墓碑據說就是他寫的，此文所紀，當信而有徵。

東陽兵變記

不錄作者姓名，所記乃係崇禎末年浙江官逼民反之一段慘史。

崇禎長編

亦不錄著者姓名，所記也係崇禎末年（十六年冬十月至十七年）由檢殉

國）的史實。

北使紀略

是明末漢奸陳洪範做的。他和左懋第、馬紹瑜奉弘光朝使命到北平去聘

問治領北都的清軍。答謝清軍，替明朝打退李自成的農民叛亂的軍隊，並祭告祖陵，奠安烈

1 皇帝，又封吳三桂爲薊國公。但是洪範已老早暗地裏通款於清軍，把明朝的虛實通統報告

給清軍，左懋第、馬紹瑜和他已經南歸，走到半路，他們兩人及隨員忽又被清軍截回，懋第等不屈死，而洪範獨安然南歸。這篇日記就是敘述他們北使的經歷，其中所言自然是在掩蓋他的變節，但從另一方面也可在字裏行間找出明清兩國的統治階層在民族鬭爭與社會鬭爭中敵和友的關係。

**青燐屑** 著者爲慈谿應喜臣，更名廷吉，字棐臣。他本是崇禎元年的進士，初爲徐州碭山縣知縣，後以左光先之薦，得參史可法軍務，後遂始終追隨可法。本篇所紀即係弘光監國後到揚州失守，史公殉國諸大事。

**浙東紀略** 爲蕭山徐芳烈、涵之著，所記乃是弘光出走，南京敗亡，潞藩出降，魯王浮海一年有餘的興亡大事。

**庚寅始安事末** 爲瞿元錫紀述他的父親瞿式耜永歷四年（一六五〇年）十一月五日同總督（永歷紀事說是「兵部侍郎」）張同敞（張居正的孫子）殉難的遺事。

也是錄和求野錄。皆係鄧凱所作。凱於永歷十二年間自江西逃至廣西，見了桂王。王即命他爲「隨扈總兵」，一直到緬王把永歷帝送給吳三桂，他從沒曾離開左右。這兩冊書就是十二年以後桂王監國興之記，是很可靠的史料。



永歷紀年 著者爲黃宗羲，內容與戴笠的『行在陽林』（見本叢書第十六冊）所紀略同。黎洲先生關於明末史實的著作很多，有些是得之親見親聞的，（如敘述魯王監國的文字）有的是得之傳聞的，（如賜姓始末）所以前者大都可信，後者就不十分可據（參看小腆紀年附考）。永歷紀年一書大概也是屬於後者一類的罷。

## 明亡述略

作者不知爲何許人。書中所述乃是明懷宗崇禎皇帝一代迄於桂王之亡

的史實，且爲本輯所收各種史料（起自熹宗由校，懷宗由檢，福王由崧，潞王常務，魯王以海，唐王聿鍵，其弟聿鏞以至桂王由榔）的總結，也可說是上述各種史料的一個大綱。（此書與『全吳紀略』、『東陽兵變記』、『北使紀略』及『庚寅十一月初五日始安事略』都是從『荆駝逸史』輯錄來的。荆駝逸史的本子錯訛百出，校勘頗費手脚，我前在本叢書第十六冊的序文中已經說過，本輯上述五種自然也沒有例外。譬如本書卷下頁十五以前皆是敘述福王建國南京以迄於亡的史實，其後既接着敘述唐王聿鍵監國福建的起訖，下面自然也就應該接着敘述唐王聿鏞和桂王由榔的事蹟。但原書却不然。牠在敘述唐王聿鍵以後，忽然夾上『濂洛關閩衍道學之宗』至『艾南英卒哭而葬之，數月亦卒』——頁十八第七行至頁二十四第十五行——一大篇，後面才接着敘述桂王的事蹟之後，又來了一

大篇古文雖一藝而道寓焉。』的大道理，顛倒錯亂，不可究詰。經過數番研究之後遂把『濂洛關閩衍道學之宗』云云一大篇——計六頁——搬在『桂王由榔』云云一大篇——計四頁至原書頁二十九第四行止——後面，其下則緊接着『古文雖一藝而道寓焉』云云，恰好，以前都是關於明末之政治軍事的史實，而『濂洛關閩……』以下則是敘述那時的道學家，文學家，藝術家在對外之民族鬥爭中所表現的不屈精神。各從其類，秩然有序，然後始犖然有當。』

明朝之亡是經過兩種鬥爭：第一時期是國內的社會鬥爭——偉大的農民戰爭結束了牠的一統江山，第二時期外來的民族的侵略戰爭結束了南明各個小朝廷的偏安之局。〔這不是說，當國內戰爭時沒有民族戰爭，而當民族戰爭時沒有國內戰爭；兩者不是截然兩起的，恰恰相反，牠們常是參伍錯綜，互為因果的。〕原來明太祖朱元璋利用了元末兩個偉大的戰爭——反蒙古統治的民族戰爭與反商業資本的新地主階層的農民戰爭——取得政權，但他得了政權以後，絲毫沒有實踐他所曾經允許農民大眾的諾言，農民自然不能甘休，他也曉得要保證和鞏固他的政權不能沒有強大的武力，所以明史說：

『明以武力定天下，革元舊制，自京師達於郡縣，皆立衛所。外統之都司，內統於五

## 軍都督府

這便是他要依賴暴力來維持政權的顯明證據。至於明代的統治者的武裝組織，名目也很多：有所謂『京營』，有所謂『侍衛上直軍』，有所謂『四衛營』，和所謂『班軍』，這都是用以對內的；又有所謂『邊防』，『海防』所置的軍隊與夫邊郡所組的『民壯士兵』，則是用以對外的。他們既然組織了強有力的武裝，自然也曉得保持他們對於這種隊伍的指揮統率權，下述各種事實便可證明：

『初太祖取婺州，選富民子弟充宿衛，曰御中軍。』〔明史卷八十九，頁四。〕

『提督坐營，號頭，把總諸官多世胄執袴。』〔同前書同前卷頁二。〕

『洪武九年，選公侯都督各衛指揮嫡長次子爲散騎參侍人，隸都督府充宿衛或

署各衛所事。』〔同前書卷九十，頁一。〕

明朝開國之初，使用中官監軍，崇禎雖曾廢此制，但不久又把牠恢復，終明之世未嘗或改。

5 這種武裝組織已十足地表示出明代統治者的社會性——富民〔富商大賈〕與地主的混合物。他們以爲這末一來，可以安安穩穩地坐天下了。殊不知，天下事往往不由你想，

明之這一著，在你看來，是你的命運支撐點，但到了一定程度，和相當時間以後，牠却會變成你的致命傷。朱明一代的武裝組織，也逃不出這種歷史法則。因為他們既然用他們的親信把軍隊拿在手裏，久而久之，這些親信便隨着他們安坐而食，不勞而獲的優裕生活養成了一種不可救藥的性習和傳統，因之軍制廢弛，軍隊腐敗，而軍隊與人民對立，軍士與軍官對立，日益惡化，結果，從前所恃以鎮壓民衆，支持政權的軍事力量，漸漸變成了廢物，不然，便崩潰了去，投降到民衆叛亂的隊伍中，再不然，便實行怠工，所謂『養寇自重』。這在明代，尤其是崇禎一朝的歷史上表現得最爲明顯。因爲那時的統治者及軍事長官不但吞沒軍額，侵蝕軍餉，並且把兵士當做苦工，剝削他們的勞動力，吏部侍郎王邦瑞說：

『國初京營勁旅不減七八十萬，元戎宿將，常不乏人。自三大營變爲十二團營，又變爲兩官廳，雖浸不如初，然額軍尙三十八萬有奇。今武備積弛，見籍止十四萬餘，而操練者不過五六萬。支糧則有調遣則亡，比敵騎深入，戰守俱稱無軍，卽見在兵，率老弱疲憊，市井遊販之徒，衣甲器械，取給臨時，此其弊不在逃亡而在占役，不在軍士而在將領。蓋提督坐營，號頭把總諸官多世冑執袴，平時占役營軍，以空名支餉，臨時則肆集市人

呼舞博笑而已。』〔明史卷八十九，頁二。〕

崇禎皇帝是一個極力想好而不懂世故人情的傢伙。他看見中官所矯飾的軍營操練的外表，便喜出望外，以為軍隊已大為整頓，有恃無恐。不曉得他們都是貪圖勢利的東西，平時不但侵蝕軍餉軍額，使軍隊成了一個空殼，並且往往奪他人之功以為功，視將校如無物，將士也因之而解體。壞的將領如楊嗣昌之流，只知欺君害民，妨功嫉能；好的將領，也只得『做一天和尚撞一天鐘』，如洪承疇之流，功敗而降敵；或是有志未伸，孤軍作戰如盧象昇輩，力竭而死。甚至如左良玉，本是一個很可與為善，可與共功名的戰將，也因統馭不得其人，不願出死力替他討平叛亂，聽了張獻忠勸他的話，他便執鞭太息，讓老張從容退去，不加追擊。（參看吳偉業的『綏寇紀略』）至於軍隊的叛變，在明末更是數見不鮮（參看同上書）所以大多的兵士都羨慕作賊。這都是明代統治者的軍隊自身之深刻的不可解救的矛盾所孕育成的崩潰現象。（註）

〔註〕另一方面也就看見明代的農民叛亂之如何影響到當時統治者的軍隊。農民叛亂與軍隊崩潰這兩種危機和鬭爭自然也反映在當時上層社會的政黨派別中，於是而東林與閹黨之爭，復社與馬阮的魏塘餘黨之爭，以及永歷朝的各黨派之爭，遂與明朝的政權相終始！

7  
以上所說的是明代統治者的武力崩潰之直接原因，還有一件事也是促成牠崩潰的

一個重要因素——科舉制度。朱元璋原來是個市集中流氓無產者，〔照合肥人的土話說，就是鄉間的『無二鬼』〕他從一個極偉大的和極慘痛的社會鬥爭與民族鬥爭中因利乘便，取得政權，所謂『人之情偽，盡知之矣，』曉得徒勢暴力鎮壓絕對不可能，就是說，單靠征服被壓迫者的身體，是萬萬靠不住的，並且要征服被壓迫者的頭腦，即他們的精神，於是就想出『八股試帖詩』那樣一種科舉政策來！這一政策有兩個作用：〔一〕以功名牢籠民衆中間的上層及一般的智識分子，引誘他們做他們的『文治』的工具；〔二〕用毫無內容而又須用畢生精力以從事咕哩的詩文形式把一般民衆的聰明才力都消耗於烏有之鄉，使他們沒有精力和餘閒想到社會的不平，想到『謀叛』、『造反』上頭去。這個政策真正毒極了！立法之初，自然收到相當效果，但是另一方面，牠也就替統治者自身掘下了墳墓。因爲一班科舉起家的士大夫除了用極庸俗，極愚蠢，極腐敗的頭腦從事陞官發財外，對於治軍臨民等大事都一無所能。一旦大敵當前，他們便手足無措，大多數是『有奶便是娘』，拍拍屁股向強者賣身投靠而去；少數強硬的，除了慷慨一死外，別無匡救之術。所以當時一位舉人〔江蘇人〕老爺說：

『……設科舉，限資格，皆所以彌亂而非所以戡亂也……今日救生民，匡君父，無

踰於滅寇，然生平未嘗學，父師未嘗教，所憚心者制舉之業。一旦握兵符，驅強寇，其最良者，惟守義捐軀，何益於疆場哉？」〔見崇禎長編〕

真是一針見血之言！我嘗說：崇禎亡國，就他的祖宗和他所屬的社會說來，實在的因果相循，毫釐不爽；然就他個人說來，真如他自己所說的『朕非亡國之君』，着實有點冤。十七世紀四五十年代的崇禎皇帝和十八世紀九十年代的法皇路易十六遭遇了同一的命運。他們自己都不是十分壞的人，但是他們的祖宗和他們自己的社會給他們鑄下了彌天大錯，把牠們陷在火坑裏，來清算以前種種的一筆冤業賬。這是說的明代的內亂問題。

至於那時的中國爲什麼讓竟滿洲闖進關來，統治了我們二三百之久？牠的第一個原因我們前面已經說過。假使吳三桂不投降滿洲而死心塌地與李自成合作，一力阻止清軍趁火打劫，則李自成的統治可以鞏固下去，那末，中國或許可以不久即會走上資本主義的道路和階段亦未可知。吳三桂之所以投降清軍，據史家記載都說他是因爲愛姬陳沅〔即圓圓〕被李自成掠了去，遂不惜開門揖盜，爲虎作倀，實則他之投降清軍，其大前提還是新地主對於農民叛亂之不可調和的對立有以致之。但西方革命家說：『惟有一個獸子，一

個蠢物，或是一個費邊社的人才，會認為克倫威爾不過是一個「個人專政者。」吳三桂固然不能和克倫威爾相比，然而他們所做所為却都不只是個人的關係，可斷言也。這一客觀的歷史真理，自然也適用於每一個開門揖盜的賣國賊——張邦昌、秦檜……等等。所以國內的社會鬥爭劇烈的時候，只顧少數集團利益的人，十有八九都甘心情願出賣民族的利益，古今中外歷史上這類的事情，真是所在皆有，不算希奇。而且就當時彼此的社會生產力，至少是軍事工業的生產力與軍事技術而言，我們也相形見絀。因為滿洲自努兒哈赤以來，便屢為中國患，到了皇太極稱帝，征取高麗，更引起了他的侵略中國本部的野心，以先有耿仲明，尚可喜，孔有德，祖大壽，洪承疇等投降，此時又有吳三桂之請兵求援，遂視為千載一時機會。中國的新地主既與之合作，以討伐農民的叛軍，李自成自然不能支持，而為李自成打斷了眷梁的明朝統治者的尾巴——洪光，聖安，永歷各小朝廷，自然更不堪一擊，如摧枯拉朽了。或則有人要說，滿洲未入關以前，還是一個文化很低的民族，比之中國落後得多，為什麼他能侵入中國，統治我們偌大民族如此之久呢？這話實在是似是而非。原來一個農業（同時是手工業）立國的民族，往往被一個文化較落後的游牧民族所侵入，這在世界歷史上也是常有的事。因為游牧民族因生活動盪不定，遂養成一種鬥爭的精神與好戰的冒險性。



滿清之於中國就是這樣。但是若再深一層地研究，滿清入關時代的前後，牠的手工業生產力，至少是軍事的手工業的生產力已駕中國而上之，徐光啓說：

『據朝鮮報稱：奴寨北門，鐵匠居之，專治鎧甲。向亦聞其鐵匠所居，延袤數里。臣又見在遼回還人等，言賊兵所帶盔甲，面具臂手，悉皆精鐵，馬亦如之。故鮮營各壘，被奴步兵驟近，將拒馬木登時撤去，鮮兵非無銃箭，而無可奈何者，甲堅故也。我兵盔甲，既皆荒鐵，胸臂之外，有同徒祖，賊於五步之內專射面脇，每發必斃，誰能抵敵。』〔徐氏庖言上

## 冊頁二四〕

可見滿洲當時的軍事工業發展已超過中國，建築在這種工業發展的民族，自然要勝過那農村破產，生產關係已成爲牠所從出的生產力的桎梏而建築其上的政治社會因而腐敗不堪，死氣沉沉的民族。〔徐光啓本極力主張發展軍事工業，延聘西洋工匠，招募中國工匠仿製『紅衣大砲』屢爲昏庸的廷議所格，參看徐氏庖言。〕而且滿清曉得明末的統治者因剝削太甚而失去農民大眾的同情，遂發出許多迎合中國農民心理的宣傳口號以相號招，因此減少了中國農民多少抵抗力，朱舜水先生下述一段話最有趣：

『是以逆虜乘流寇之訐而陷北京，遂散布流言，倡爲均田均役之說，百姓改以貪

利之心，兼欲乘機而伸其抑鬱無聊之志，于是同力一心，翹首後后……」〔朱舜水集卷五，頁四，羣學社版〕

舜水先生自然站在在明朝的統治者方面說話的，雖然揭破了滿清利用中國農民被剝削的苦況與他們的痛恨心理的實際政策，但他却不能原諒農民大眾的『民不聊生』的情形，而罵他們是『貪利』是『乘機……』對於那太不成才的明朝統治者毫不間言，實在他也只是『一家眷屬』未見得『彼善於此』還沒有夏明彝下述一般話比舜水先生的高明多了：

『我之兵力，每以討寇，寇急則調邊兵以征寇；東益急，又輟勦寇之兵將以防東夷；卒之二患益張，國力耗竭，而事不可為矣。闖寇逼都城，欲輟關外之兵入關禦寇，議久不決，而寇已破都門而入。烈皇帝身殉社稷，普天痛憤，吳三桂父陷寇中不之顧，務報國仇，但力不能當，借兵於東夷，與寇一戰，大勝，寇即棄都城西走。而東夷晏然以為得都城於寇，非得之我也；傳檄三秦，迅掃秦晉，既得河北，後取江南。一時迎降恐後者，以為寇為先帝之仇，東夷能為我滅寇，非我仇也。嗟乎寇之發難，以何事起？天下嗷嗷皆以加賦之故；然賦加於何年？皆以東夷發難也……』〔幸存錄上，中國內亂外禍歷史叢書第十

夏氏的話很直爽地表明：「一」明代的寇亂由於『加賦』；「二」明末的士大夫之降清均以清朝爲明復仇爲口實，就是說，他們認爲民族鬥爭的仇人在國內社會鬥爭劇烈時，可以變成他們的友人；這實在是歷史的真理！「三」那時的統治社會的執行人當其時也對於『輟關外之兵入關禦寇』之謀沒曾堅決地執行，以致覆亡，到了爾今，不能不說是『前賢畏後生』了！不過「四」夏氏以爲加賦皆『以東夷發難』，那也是『爲親者諱』的意思，不盡是事實。明代的統治者之剝削「加賦」人民大半爲的他們的縱慾，即名曰『爲邊患』，那也不過是欺人之談罷了。但是無論怎樣，即就朱夏兩氏的話語裏至少可以看出：人民大眾的心理向背，是決定民族戰爭的勝負與國家政權誰屬的唯一因素。明清兩代的統治者以拉攏這一因素爲已助而取得政權，後來也就以欺騙這一因素，失却牠的擁護而毀滅。這便是我們所說的：

### 『歷史法則』

註：本文所有點子都是著者加的。

全吳紀略·專載

天啓六年三月望日，周忠介以忤璫被逮。緹騎至蘇，勢甚橫，索賄凌轢者百端。樞與王節、劉明儀等具呈應撫，爲忠介申理。毛一鷺聞黨也，拒弗納，吳民不勝憤。

十八日，於西察院署開讀，有顏佩章等因衆憤而擊死官旂，一鷺遂大張其事以聞。時念陽徐公在光祿，見帖大驚，趨走徹夜不可寐，詰旦謁銀臺同寅諸公求緩封，勿卽上。適直指徐吉疏亦至，公閱之，以士民狂逞無知等事入告，視撫疏情形稍減，先上之。魏闈知廠衛毆斃，怒甚。朝臣大半仇東林，欲假此一網打盡，俱以危言動璫曰：「吳民爲亂！」議發兵盡坑之，公獨倡言於朝，反覆抗辨，最後以全家百口具狀力保吳民不反，璫怒弗顧也。

當是〔時〕〔靈皋按：原本作「天」，今依文意改正。〕玉峯相柄國，公念此事，惟彼力能得先于璫，然非忱以利害不爲我用。乃陰〔使〕〔靈皋按：原本作「俠」，今依文意改正。〕人給其家人曰：「吳人聞有旨屠城，票擬必出自相君，當人取一編管，先往燕其里第而後死耳！」相聞之，果懼，昏夜造公邸問計，公曰：「子方當國，而大禍及於梓里，其誰諒之？且廠惟子是聽，

盍急止之，則可以免禍，然衆怒難犯也！』相不得已入見璫，跪請者數四，且曰：『蘇州錢糧重地，如國賦何！』璫始霽，許以爲首者主死，餘不問，蓋微公一激之力不及此，然在閣臣擬旨，亦由按疏先上，可以筆下從寬，而於撫疏，則直云『已有旨了！』此先後之間，厥功尤大也。

方兩疏未奉旨時，吳中一日數十驚，謂大誅旦夕至，移家出城，踉蹌奔竄，風鶴殆無寧日。及得旨，惟置顏佩章等五人于法〔黜〕〔靈皋按：原本無此字，今依黃煜之人變事略校補〕

〔王〕〔靈皋按：原本作『行』，今依明季史略及黃煜的人變事略校正〕節等五人名，莫不引手加額，慶蘇城億萬生靈，皆由公再造也。公旋中璫禍，罷歸來匝月，而公遽飲毒以殞。郡中縉紳士庶感公之德，而又憫公之死，相與歎歔涕泣，請於撫按曹公，莊公建專祠而尸祝之，樞不禁愴然有感，而紀其略云爾。

東陽兵變·專載

許都浙江東陽縣人，故副都御史宏綱之孫也。任俠好義，遠近信服。縣令姚孫棐貪虐殘民，借名備亂，橫派各戶輸金，而坐都以萬。都家實中產，勉輸數百金，詣自告竭。孫棐大怒，摘都所刻社稿，姓氏謂是「結黨造反」，極梏之。時輸金者盈廷，閔然沸亂。有姚生者，執孫棐於座，按之街下，笞之，羣擁許都爲主。巡按御史左光先聞變，卽調台州兵行剿，所至屠掠，東陽、湯溪、蘭溪民各保鄉寨拒敵，官兵大敗。光先遂以許都反聞，集兵處餉，人人倖功。杭州推官陳子龍謂：「都實非反者！」遣生員蔣若來賚書諭之，都卽率同事十三人詣杭獄，投子龍爲之請，光先不許，悉斬之；盡隱孫棐之過，命之後任。此崇禎十七年正月間事。



崇禎長編·專載

卷一

崇禎十六年癸未十月辛酉朔，帝親享太廟。

壬戌，孝潔肅皇后忌辰，遣崇信伯費尙楫行禮。

丙寅，懿安皇后千秋，免命婦朝。

丁卯，大學士魏藻德自請閱視防河，帝嘉其壯猷忠憤，但以時事多艱，仍留閣贊理。

十一日，小雪，百官戴煖耳。

諭：『薊密宣大口外各屬先朝原最恭順，近復多受戎索，喫賞守邊。屢當新亂之後，諸部攜貳，各督撫正宜乘機收撫，多方鼓勵，使其傾心內嚮，樂爲我用。其哈馬市賞，前遣張致雍招致到邊，市口卽開，似亦熟練。還著量給兵馬，重其事權，俾可責成展布，該部作速看議以聞。』

諭戶部：『興販煙酒，法原不赦。今特弛禁，聽從民便，須加等納稅。每值一兩，納耗三錢，如有漏稅不遵者，除煙酒沒官，仍依律治罪。』

戊辰，諭兵部：『孫傳庭輕進寡謀，督兵屢潰，殊負任使，本當重究，姑削督師尙書職銜，仍

以秦督充爲事官，戴罪收拾餘兵，扼守關隘，相機援勦，圖功自贖。如仍前使債，致縱一賊入秦，前罪並論！

諭兵部：「賊勢披猖，責成晉豫，保東四撫防河，已有屢旨。著各整頓兵馬，卽日親督起行，駐宿河干，協力扼禦，不許一賊窺渡。仍將到信日期，各具本奏明。如或遷延，必罪不赦！」

諭兵部：「關門孔棘，需兵扼防。前發去江督邊兵三千，著撤回原信，勒限到關，不許沿途耽緩。所過地方，炤例供給糧餉。統兵將領，申嚴紀律，卽飛檄行。」

諭戶部：「軍需浩繁，兌會一事，奉行得宜，亦足濟目前急需。著該部多方鼓勵，或一面兌會，一面差官赴各關照數支給。務使國用商資，兩得通便，不許官胥勒措減少，違者參治。其有兌銀獨多者，作何旌異？立限三日內議妥來奏。併察前次所兌商驛，曾否給足？如有壓欠不完，卽行參處示懲。」

陞程珦爲蘇糧道。

諭：「邊事孔亟，昨發薊督軍前銀兩火礮鉛藥，恐解運稽遲，著督察。一面速差內員同該部差官，卽日督催星解。」

己巳，諭戶部、兵部、都察院：「近聞邊警，富豪爭收煤炸，居積市利，以致煤價騰貴，殊爲病

民著五城御史禁飭平價。該部仍措價題委勛臣一員，往西山買運入都，以資不時平市。」

諭吏部、都察院：「邊烽孔熾，內地戒備宜嚴。炤上年分遣察協事例，遴選才幹素優，著有城守功績者八員，往順天等八府，察辦城守，鼓勵鄉勇，堅壁清野，參治倡逃，有功優敘。差出各官務減從恤驛，嚴禁下役，違者重懲。」

諭南京守備韓贊周：「現今內庫缺乏布疋，前將庫貯收不拘色樣盡數解進，再會同該部，於鈔關蘆課解京銀內動用五萬兩，委派的當官役，分頭置辦，隨差船內陸續起解，完日具奏。」

丁丑，戶部用司務蔣臣議行鈔法，條上八事：

「一曰：速頒榜文。蔣臣欲以十七年三月製鈔起，秋冬之間遂行之，而以今歲頒發榜文，布告中外，約歲行鈔五千萬，則爲獨賦五百萬。行之四年，則新練兩餉，可以全獨；五年而夏秋兩稅，可以時減。此令一下，民欣感泣下，不憂鈔法之不行矣。」

二曰：詳算界法。蔣臣謂古人此法，本謂之稱提，其意欲與民間白金之數，稍稍相準，過此則不能行矣。自洪武八年行鈔起，至於二十七年，已有憂鈔法不行者，職此故也。今歲行五千萬，五歲爲界，是爲二萬五千萬，則民間之白金，約已盡出，後且不可繼矣。故一

界以後，以舊易新。五界既行，則通天下之錢數，又足相抵。是白金一恆有三金付之以行。而聚於上者，又從賞賚與積穀之法，以流通於下。總之不竭之源，恆在天府。卒遇水旱軍興，蠲賑缺額，卽增造數百萬以補益之，是謂恆盈之道也。

三曰：製造宜工。凡錢鈔之製，所以欲其精好者，防奸僞也。蔣臣所引國初製造之法爲詳，而總以御前頒發者質厚重而致潔清，爲外廷所未經見。蔣臣請或於內府製造，或於臣部開局。臣以爲不如內府製造，民間無從模倣。其印文載大明寶鈔者，宜於內府印出，而寶鈔提舉印，或改爲臣部左右堂督理之印，印以紫粉，以重事權。大略並紙墨工本印色諸費，至五釐一張，則無不精巧矣。而蔣臣前議中，欲於鈔皆用使姓名印泥，便稽考。其法亦是大明律條舊載，似亦可行。而所畫成界，或五紙隨原鈔繳進。

四曰：倒換宜信。今鈔法所以不行者，惟是賞賚或有頒出，市肆不行倒換，故上用而下不用也。今旣課程贓罰，一切用鈔，則民間不得不倒換於官，及恐官胥留難。蔣臣謂今銅錢亦鑄於官局，而民間列肆，未嘗不鬻錢。利之所在，必藉商以迨之。商領於官者，使之少有羨溢，則商自趨之如鶩。宜如洪武十三年之例，在京在外，各置行用庫，便民倒換。不論商民人等，換於官庫者，每鈔一貫，止納銀九錢七分，而通行行使，輸納完官，准作一兩。

實收倒換銅錢，准作一千文，則爭趨如鶩矣。臣語之曰：如此，則朝廷每歲五千萬貫之鈔，先虧損一百五十萬矣。蔣臣對曰：豈惟如是，所獨加增之賦，又已五百萬，而紙墨之價，約費又二十五萬，合之爲六百七十五萬，皆朝廷施之於民者，此之謂大賚也。然而五千萬之入，恆未嘗減百萬於各省，會以爲鑄本。其進之內府，尙四千三百萬，於以助撻伐之威，何有哉？

七曰：早開鑄局。今旣頒發鈔法榜文，卽宜頒行錢法。其十三省，皆令各布政司開局鼓鑄，布政專董之。大省動支應解京錢糧十萬，中者八萬，小者六萬，其錢式一準京頒榜式，費銀一兩，鑄錢一貫。惟務精好，不取鑄息。凡商人買到新鈔至彼，卽以錢償之，一鈔準錢一貫，不許短少，而臣衙門各鈔關各邊餉司，皆許動支鑄本一二萬，開局鼓鑄。惟銅價炭價，盡責地方之不鑄者，則錢鈔相頒，而其利自得矣。

八曰：設官宜重。今錢法以部侍郎督理，而寶泉局又有專差，則鈔法亦宜如是。或以錢法兼理，或以錢法分治，卽臣部左右侍郎事。然在外之提衡有司者，全在撫按，則兩侍郎俱宜兼院銜，於事體始便，而提舉一官，亦宜改爲臣部差，此則蔣臣議中之所已及，而臣特爲之申飭者也。』

疏入，帝言：「錢鈔兼行，原屬祖制，宜萬世永遵。因未盡界期，致年久昏爛。今率由舊章，務期裕國足民，上下通行。敢有阻壞假造等弊，炤律重懲。奏內頒榜文，工製造，開鑄局，信倒換，俱如議。界期改爲四年，就寶鈔司準炤新頒樣式，仍著在內行造。應用物料，該司奏議。其行使姓名，侍郎兼管，及用堂印，俱不必行。提舉司炤舊例，仍將督捕阻壞諸法，察炤律例，確議申明。其餘未盡事宜，卿還廣詢博採，續奏。」

太監王德化請造鈔物料，詔令戶工二部察炤舊例，分派省直速辦。

王德化請造鈔工役，帝言：「造鈔急需匠役，著該部責令五城上緊召募一千名，務選諳練鈔紙刷印者，炤數速解，以供造作。仍僱覓在京工人一千五百名，分派各作，隨匠演習。其應給養贍工價等項，著戶工二部酌議速奏。」

帝諭禮部：「向來考卷，原備造鈔之需。見今積存若干，併年允文移紙張，俱搜括送司，以充造作。其在京在外各衙門，廢籍故紙，著該部一併搜取解司，不得違誤。」

戶部請造鈔物料，帝言：「派納鈔料等項，著省直炤數辦解，內口口於近畿山，東附近地方，挪借關稅採買，先行起解。餘各省直設法採買，通著該撫按料理，不許遲誤。廢紙鹽引及無用試卷，搜發彙送，餘著寶鈔司察奏。」

以馬世奇楊昌祚爲順天武鄉試主考官

諭禮部：「邇來兵革頻仍，災祲疊見，內外大小臣工士庶等，全無省惕，奢侈相高，僭越王章，暴殄天物，朕甚惡之。向屢經嚴飭，未見遵行，崇儉去奢，宜自朕始。朕於冬至，正旦，壽節，端陽，中秋，及遇諸大典，降殿行禮，方許作樂，其餘皆免。至浣衣減膳，已有諭旨。今用銅錫木器，以仿古風。其金銀各器，關係典禮者，留用；餘盡貯庫，以備賞賚。內外文武諸臣，俱宜省約，專力辦賊。如有仍前奢靡宴樂，淫比行私，又拜謁餽遺，官箴罔顧者，許緝事衙門參來逮治。其官紳擅用黃藍紬蓋，士子擅用紅紫衣履，併青絹蓋者，庶民男女僭用錦繡紵綺，及金玉珠翠衣飾者，俱以違制論。衣袖不許過一尺五寸，器具不許用螺紫檀花梨等物，及鑄造金銀盃盤。在外撫按提學官大張榜示，嚴加禁約，違者參處。娼優胥隸，加等究治。」

召撫寧侯朱國弼，忻城伯趙之龍，南京通政施邦曜來中左門。

總兵官左良玉，疏報白雲寨生員札授遊擊易道三，易祚遠等率鄉勇二萬餘人，與獻賊戰於雷田，擒斬僞知縣余高升，僞監紀兵事王登伍，卽王爾忠等，斬三百五十餘級，請破例優敘，得旨看議。

戊辰，孝昭皇后忌辰，遣廣寧伯劉嗣恩行禮。



戊子，禮部尚書林欽楫引年求罷，優詔許之，仍賜路費銀三十兩，紵絲二表裏，命馳驛去。陞朱之臣南京鴻臚寺卿。

諭戶部、工部、都察院：『疏通錢法，本爲便民，已有諭旨。近聞低錢甚多，必須嚴禁。務使盡數收買作銅，制錢方無壅滯。著司鑄庫及五城親行收買，不許驚擾。如有胥役故爲需索害民者，必殺無赦。該城動用房號銀兩，該庫動用新錢，隨收隨碎，類解該局鼓鑄。收過數日，一月一奏，仍以收錢多寡爲諸御史殿最。其收換一准市價，未盡事宜，聽經管酌議以聞。』

己丑，差鄭封巡按廣西。

諭戶部、兵部：『宣鎮爲陵京藩屏，關係甚重，援勦必先，非他鎮可比。昨據總兵唐鈺面奏：鎮標兵止六千，馬匹僅三百，月餉壓欠年餘，何裨緩急？茲特發御前銀三萬兩，該鎮親領市馬，戶部卽察發餉錢二三月，以替該鎮。仍將宣鎮軍馬及督撫鎮各標所屬見領京運民運屯鹽本折等項，通行詳核以聞。』

擢原任兵科都給事中張縉彥爲兵部尚書。時縉彥服制未滿，詔許朝房視事，候服闋到部。

以龍文光爲都察院右僉都御史，巡撫四川。

命余應桂仍以兵部右侍郎兼都察院右僉都御史總督陝西三邊軍務。

擬陞程正揆爲司業，帝言正揆現在察處，不允。

陞戶部郎中王宗昌爲天津糧道。

諭吏兵二部：『巡撫王揚基封疆失守，罪無所辭。據守備何志孔據鎮按之言，才猶可用。茲特准免提問，戴罪圖功自贖。炤舊巡撫湖廣荆襄承德，以昭朝廷使過之仁。今賊旣入秦，荆承襄陽，亟宜乘時恢復。湖廣撫鎮，併附近各督撫，通著速檄鼓銳迅掃，收拾陵疆，以膺茂賞。』  
諭吏部、都察院：『秦中賊勢孔亟，援勦方殷。監軍御史，不可不設。霍達屢以才略推舉，且係秦人，著同總督余應桂等星馳前去，調集各鎮兵馬，催督錢糧，稽核功罪，鼓勵鄉勇，收用廢將，連絡秦中官紳士民，刻期蕩掃。有功破格升廕，應給勅書，卽速換給。』

順天巡按韓文銓疏言：『樞臣馮元颯臥疾，未能出奇制勝，且有薦賢自代之意。』帝令文銓回奏。文銓云：『元颯屢疏薦人，又有舉知之說，是其舉賢自代明矣。』報聞。

崇禎十六年癸未十一月辛卯朔，兵部尙書馮元颯疏言：『臣於前月曾具疏，明臣迂戇之性，慮有乘病搆機，陷臣於罪者，然猶妄意之，而未敢以爲實也。今歷聞人言，則有可駭可怖，不敢不忍死一奏者。台臣衛周胤、韓文銓，皆奉特旨議處，與奄奄病臣何涉？乃周胤見臣病正

危，反出一疏，謂臣病之或重或輕，未知真僞，而文銓又出一疏，陰陽其詞，非欲陷臣以規卸，即欲陷臣以洩密，何二臣不約而同也！憶昨歲告警時，臣以病餘任捕務，倉廩庫獄，悉防不暇，而諸臣忽欲推臣爲宣督，臣亦不敢辭也。卽今已成廢人，而猶冀他日稍痊，求爲督撫以當寇。皇上察臣平生，曾有畏難避恐之心乎？日者關外之警，聞兵科已有公疏參臣病誤，臣甚服之。乃又聞有公疏以謂臣尙可伏用，奉有調理商榷之旨。信如諸臣之言，豈謂封疆不妨久誤，而樞員必無生理耶？臣每嘆前此樞臣，大率多不得其死者，如楊嗣昌死於行間，而猶不免追論。至臣今日，則已千機萬措，似終不容臣得正而斃也！嗟乎！同是國家之臣子也，何以一登司馬之堂，則時不論久暫，罪不論重輕，死必不使稍全其身名，病必不使歸歿於丘壟？使繼此而爲中樞者，不亦難乎！不亦悲乎！倘非皇上憐臣，而予臣以生，則臣之受禍，更不知何底矣！疏入，帝許辭任，令私寓調理，又云：「衛周胤等已有旨，不必致辨。」

帝諭：「大學士陳演公忠端練，久簡朕衷，時事多難，特加首輔，用資變理。」

吏科給事中左懋第劾提督孫尙進貪橫，令所司核議。瑞王奏中原寇勢，帝言：「狡醜披猖，宗藩不保，朕心痛掉靡甯。覽王奏，彌增惻悚，著該督撫鎮加意防護，以鞏王居。其鼓義勇，從

實征剿，一洗從前積習，尤爲本論。」

諭禮部：「朕長女年已及笄，禮宜擇配，卿部榜諭官員軍民人等年十四五歲品萃端良，家教清淳，人才俊秀者，報名赴內府選擇。」

皇長女婚禮應用府第及冠服等儀，勅所司如例造辦。

壬辰，帝諭輔臣傳勅兵部：「近聞中式武舉技勇可用者，當作何羅致委用？有合式技勇，未准入場者，實係何故？應察明。」

帝諭：「總兵官唐通著用心整練兵馬，相機戰守。有功之日，優敘隆酬。其死事劉之倫，從優議卹；金聲速與起用。所司知之。」

改四川巡撫李化熙巡撫陝西。

賜盛以恆祭。

癸巳，陞王國寶署總兵職銜，充總兵官，鎮守河南。

贈曹變蛟崇祿大夫，太子少保，廕一子錦衣衛指揮僉事，世襲。

福世子請重兵防河，帝令看議。

陞項煜爲詹事府少詹事。

甲午，初，兵科給事中時敏，有論編修林增志，李士淳疏，未經奉旨，即行付梓。增志入告，帝

令時敏回奏。至是敏言食魚中毒昏憤，家人誤將疏稿一概付梓，具疏引罪報聞。

吏部侍郎李建泰捐貲防河，帝以急公嘉之。勅秦晉撫按鼓練鄉勇。

帝諭：「黃得功累著戰功，并馬得功等，應得誥命，察明卽給。將士從征勞苦，家屬偶遇災疫，深可憫念。還酌議優卹，以勵忠勤。」

福建總兵鄭芝龍引疾，帝言：「鄭芝龍久鎮潮漳，勞績茂著。在任殫力料理，以固巖疆，不必引請。」

瑞王捐祿助餉，帝以急公嘉之。

乙未，御前賜總兵唐通大小銀牌二百面，以爲鼓勵特功之用。

丙申，補原任副使張秉禎爲南昌兵備。

陞禮部員外余朝相爲廣西提學僉事。

帝言：「劉超雖係逆惡，其事變追根，固亦當論。方士亮已經別案提問，著速行究詢，傳振鐸著議處以聞。」

丁酉，左都御史李邦華疏陳生節之計：

「一曰：民間之蠲助。鄉紳富民家以萬金計者，輸二百金，以次遞加。五萬金者，輸千

金十萬金者，輸五千金，令各撫按覈實以充數。優禮以爲招有罪者釋之，無罪者旌之，朝廷不靳獎勸之典。紳民中必有起而赴義者，計臣宜立限取數回報，無致稽延可也。

一曰：在官之蠲助。臣昔按浙二年，解過賊罰后，尙遺銀四千九百兩，以備地方緩急，乃近聞各差賊罰解京外，悉取而歸，則蠲助宜從按臣始，撫臣應之。若司道以下至府縣，缺有煩簡，地有饒瘠，相應每歲各省合造認數一冊，解部。若借題濫罰，三尺仍當凜隨其後耳。

一曰：生員之進學。向者開納，亦有遼生、工生之例，然姓名不列於黌序，儒生共相恥笑，於是雖招而不至。今當行各提學官，察每縣入學舊額外，增十之一二，每名納銀二百兩，仍與諸童生共收一考，有高下，無去取，一體送學肄業。此後願歲考者聽，如不願歲考者，聽其以衣巾寄學終身。至於省直童生，府取限外，每邑察地方舊例，每名納銀若干，與正案童生一體收考，不限名數。旣免鑽營，無妨進取，亦一策也。

一曰：衙門之清釐。天下吏胥無一非作奸犯科之輩，而頂首之積，盈千盈萬，日見御史倫之楷參一秦如樂，而頂首已四萬二千，則各衙門可知。今以紳士庶民盡義急公，乃此輩獨腴民膏而坐享之乎？宜令中外各衙門印官，訪胥吏之殷厚而誠恪者，責令助餉，

限以成數。大都取其頂首十之三，其僅屬二三百金者，不必問。若其生平無過，自願樂輸，仍留供役。否則徑行革逐，以清吏蠹。仍追頂首之半，亦釐剔中寓搜括之一策也。

此外凡天下勤王之師，議取餉，勿議征兵；黔屬產銅之地，議抵糧，勿議商賈，荆常兩關罷鼓鑄，則賈人不受措勒而銅賤；滇粵各省行開採，則山海無私藏。要之有治人，無治法，惟皇上之慎所使耳。『章下所司。』

山東地震，勅所在修省。

戊戌，鳳陽守陵太監谷國珍疏報地震，略云：『鳳陽爲高皇帝發祥之地，近年地震，洶洶不一。如臣履任以來，搖撼有聲，或若迅雷，或若巨礮，業同督撫按臣合詞具聞矣。自后月一響，疑爲雷而不轟，疑爲火而不烈，然未有如九月之震爲更異者。初一日巳時末，有府城地震，從西北方來，向東南方（去）。（靈皋按：就下文看似應增此字。）響聲如雷，房屋搖動。未及一刻，又響一次，其聲稍微。初七日巳時，又響一次。從西北方來，東南方去。本日戌時，又震，方向如前。初八日，又震。從東北方來，向西南方去。十四日酉時末，震動如雷，房屋動搖，居民驚惶。西北方來，東南方去。十五日酉時，地震，有聲如雷。從西北方來，東南方去。臣粵稽古史，歷閱鳳誌，雖震動特書，尙有甚於此者，第未有震動頻頻，而又在半月之內，且兼值朔日也。其最后出地奮響

尤厲至十八夜，連響三次。十九寅時，又震一次。二十一日夜，又響二次。微臣職司陵寢，當此多事之秋，闖逼在豫，獻橫在楚，實爲鳳之隱憂。臣消弭無計，祇可與文武大小臣工，交相警戒，省惕，偵探防護而已。』疏入，帝言：『地震異常，朕衷驚惕，其實圖修省，安民防寇，鞏護陵疆，不得疎玩！』

兵科都給事中曾應遴疏奏：『前得河北巡按御史黃澍之報，內云：『南陽於八月初五日獻賊入陷矣！』彼武漢，蕲黃，旣已恢復，而楚撫王聚奎，何以不偕方國安等俱往，而遠駐長沙？岳州爲湖南撫按信地，何以李乾德，王聚奎，劉祚熙不行奏報，而湖北按臣乃先報耶？地方官不能固結人心，止辦一走。岳州不守，則走長沙；長沙不守，則衡寶一帶，皆非我有。楚中撫按文武官兵，將何之乎？此時左鎮扼剿江州，尤宜分堵袁臨。倘江省不戒，毋論溯流渡嶺，閩粵相隣，江南財賦之地，必成中斷。將順風揚帆，直走長湖彭蠡，遠出潯江之東。江督師卽擁師十萬，艤幢千艘，措手何及乎？此臣所爲大恐也。昨日又接得山西撫臣蔡懋德奏報，則云：『潼關於十月初六日闖賊襲陷矣！』彼白廣恩先賊而歸者，爲潼關也。督師單騎渡垣曲而西者，亦爲潼關也。豈白鎮截斷東賊逃奔老山之說，祇爲差官伍學禮之捏報，而賊扮逃兵，假督師坐纛詐關之說驗耶？今督師白鎮何往？主客信地將領何在，而竟以天險予賊耶？入潼關則百二山



河，全省震動。江寒水凍，在在可虞。彼此閉關，則體力三秦，渡河則自無畿管，必然之勢也。誰爲督師，而一敗塗地，貽禍無窮！此臣所爲大恐，臣又不勝大憤也！封疆決裂，事勢至此，中外之臣，死何足塞？而中樞顧可以屢請告泄沓乎？」

帝言：「賊闖西，秦晉蜀淮揚等處，均宜悉備。在廷大小臣工，凡可強兵足餉，用人滅賊者，各抒所見以聞。」孫傳庭白廣恩下落著迅行察明。」

陞禮部主事林佳鼎爲廣東提學僉事。

都察院請差四川巡按，帝曰：「蜀路阻塞，新差到任何時？劉之渤料理有緒，應再留一年。」

庚子，撫寧侯朱國弼疏薦淮安海防同知黃鉉，謂：「鉉本將種，生長邊陲，曾遇流寇，頗多斬獲。撫按以邊才薦，今以病請休致，乞賜起用。」得旨察核。

禮部右侍郎李紹賢引疾求罷，優詔許之，令馳驛去。

闖賊犯山西，勅催守河。

闖賊入秦疆，勅催防河。

辛丑，汝寧真陽知縣朱蘊疏言：「流寇作亂，十有餘年。中原殘壞，止存子遺。初壞於一不

知兵之陳奇瑜，次敗於一笑談風月之楊鶴，釀此大患。臣謂凡敗事總制諸臣，皆咕嗶書生，雖稍聞兵法，曾未身歷行間。一臨軍陣，談虎色變。且機權在握，展縮自由，諸將遂成雉連之勢，故每戰不勝。臣口口成德間，雖間有二三制臣，稍獲樹立，然皆曠代奇才，未易多得者也。況今人才難得，宜有改易。乞暫停總制文臣，訪邊勞武臣之智勇兼備者，拜爲大帥，督以十萬之師，賜以尙方，副將以下，便宜行事。須命師出潁州，從滋襲汝，取河南，踞南陽，則豫楚分而爲兩。再命秦、楚、蜀各撫臣扼軍境上，不使賊逸出一步。惟以守爲功，不以戰爲功。各按臣以措辦糧餉爲功，而不以戰守爲功。大帥惟賊是求，其一應事宜，無煩指顧。戰守各有分任，自不難於成功矣。然總制須重監軍。考之於古，有以太子代者，則監軍誠非細事。再考會典，勳戚不許干預朝政，防危杜漸，固自有見。臣愚以爲作監軍可。何則？勳戚爲天子親臣，擇才望素著者持節監軍，可俾大帥一以制其跋扈，俾官軍中舉動巨細，日夕得以上聞，誠便計也。」

工部都給事中汪惟效疏奏汴河塞決無聞，帝言：「汴河修築經年，近來何無奏報，殊屬延誤！著察錢糧有無全到，及工程期限，逐一奏明，該部速行振飭。」

戶部員外郎楊延宗遵旨奏明戴運昌侵餉一案，得旨：「據奏戴運昌發銀陸兩，原未到易，徑行瓜分，併求囑私書，著作速察明究奪。」

吏科給事中左懋第疏奏闖寇窺渡情形得旨：『據稱闖賊造船甚多，狡謀叵測，其九江，安慶一帶，宜加意愆防，力遏東窺，毋致疏玩。』

命陸卿鳴掌錦衣衛南撫司印。

賜張國柱祭七壇，加祭二壇，造墳安葬。

諭兵部：『平賊鎮臣左良玉等專攻逆獻，奉有屢旨，其前恢復會城有功，并所過地方備禦事宜，已有諭旨。但賊根未深，流毒已遠。該鎮駐師九江，恐鞭長不及，可卽同撫按臣王揚基、黃澍移駐武昌，仍聽相機滅賊，以膺通侯之賞。』

南京兵部尙書史可法請選用廢將，從之。

大學士王應熊疏薦將材：原任薊鎮團練總兵官左光翼，原任山海總兵官尤世威，侯拱極，原任副將王世寵，原任參將白國印，原任薊鎮都司張光顯，侯京，見任鳳縣遊擊趙啓祥，見任白水守備王茂才，空閑遊擊康進忠，都司劉承訓，守備柳文寵，左福，空閑指揮同知尤建鼎，千戶劉光裕，百戶曹捷，滇羌遊擊魯希聖，見管甯夏坐營都司趙光瑞，錦衣衛指揮同知李天俞，原任大松山守備祁廷諫，原任榆林守備王國棟，西甯衛指揮使王雲龍，原任守備王玉，西甯衛指揮加銜守備韓進國，漢羌總兵官標下戰將加銜都司等官，共八員：王有臣，齊陞，張得

俊，趙之魁，胡友，宋汝安，撤應科，牛世英，章下所司。

大學士王應熊疏奏：「臣觀邇來用人之途，亦甚易矣。登甲不數年而巡撫，履任不踰年而驟易。紀綱未必相布，肯綮何曾熟嘗，真以官爲傳舍也！推官卽陞監臨，知府卽界節鉞，名分轉換，凌替易生，真以官爲戲場也！此固由缺多人少，爲通權濟便之計，乃其治效亦可觀矣。州縣長令，民之所託命也。甲乙明經選除之外，有保舉，有宗室換授，有明經特恩，號爲御進士，一時彬彬無不頌皇上愷悌作人，愛育黎首之德意。然循良之績，未見大著。蓋保舉之法，知人實難，夤緣請託，參乎其間。至於換授亦然。其營缺於銓司，通賂於胥吏，無以異也；干謁於巡方，乞援於貴要，亦無以異也。然皆取償於窮民之骨髓。邇日制科之額廣至四百人，亦足用矣。請停罷諸科，俾仕路少清。新授芻牧之任者，極力保障，所謂用人常謹其始者，此也。屯田裕邊長策，若阡陌果開，困倉咸實，本色漸足，折色可減，豈非至幸？臣獨於屯官而疑之。稽考歷來之典制，山東巡撫原帶營田，沿邊各道多兼屯田者，則祖宗朝之良法，必有深意。今各處治屯道廳，莫不是廢閑起用，似乎爲人設官，非擇官任事之意。將來屯租，不至抑勒攤賠，虛冊報登，卽可矣。鈔法始於宋末，國初以濟度支，利賴實多。但民間不習於耳目者，二百餘年，一旦驟用，保無窒礙乎？聞高皇帝行鈔時，蓋用嚴刑以法之，今中外人心洶洶，未可復用峻法。屯鈔二事，臣愚恐

將來所獲，不如始願，而更有欺隱之弊，紛擾之煩，所謂立法當慮其終者，此也。臣從田間來，草野愚陋，不識大計，輒此妄議，以備廟堂採酌。」

疏入，帝是其言：「向來用人，未嘗凌躡，驟陞殊非政體。以後內外大小各官，還遵旨久任。屯鈔事在必行，務期裕國足民，不得欺隱滋弊。章下所司看議。」

帝諭：「督臣王永吉奏築台護關，關係防禦事宜，該部先發銀二萬兩，工部發銀八千兩，戶兵二部各發銀二千兩，毋得爭執貽誤。」

帝諭：「推知截俸，至今年十月停止。其經征錢糧，如有未完，蒙溷起送，該撫按藩司官，一併重治。仍遵前旨，三途並用，兼選鄉貢。」

子寅，冬至，祀天。禮部奏請親詣行禮。

冬至，帝御殿，受羣臣朝賀，賜百官宴，免命婦朝。

大學士王應熊疏奏：「臣器質卑庸，不堪用世。奉召以來，凜冽期到京之旨，惟知趨命爲恭，不復計其冥行而顛趾矣。次良鄉，擬繕疏控辭，不敢輕入國門。伏念中外交警，聖心焦勞，臣子擬當伏候天關。且萬里間關而來，近在咫尺，不一覲宸顏，無以展狗馬戀主之忱。是以星夜趨躋，拜瞻丹辰，茲獲重覩天日，不覺悲感交並。惟是多事殷憂之日，非具大過人之才，無敢擔

荷重任。如臣碌碌，試而不效，已見於前。今以黯劣之夫，處深密之地，用孤危之跡，立震撼之衝。此臣所爲戰悸而罔措者也。伏望皇上憫臣愚昧，特許退歸，昭朝廷寬厚終始之恩，全微臣輕鄙進退之節。」疏入，帝優詔許之。令馳驛回籍，遣中書杜如胤護行。

兵科給事中傅振鐸回奏疏云：「臣於本月十三日，見錦衣衛都督同知駱養性題爲大逆輦金事，奉旨：「高擢等，刑部訊擬速奏。傅振鐸，劉昌，何故發名帖，抹職名？許密奏，著自行回奏。」臣自乙卯從蒙城調繁永城，三年拮据，控馭逆超，所以防之者獨嚴，而超所以恨臣者爲獨深。臣禁超不得多蓄家丁，招亡命。臣自練親兵二千，列營四門，及奉命行取，猶視事地方兩月，權餉千餘，廣兵八百，其事故不與劉超，而與鄉紳魏景琦，生員丁啓胤，王琦珍。凡以削其翼而掣其肘耳。臣離任四月，而難端大作，遂殺魏景琦，王琦珍等。雖幸毒不及臣，而及臣所親信倚任之人，豈止怒甲及乙而已哉？臣聞其事，卽具「大伸國法，祕飭軍機，以誅叛逆。」一疏。正月二十六日，奉御批：「本內穢叛機宜，兵部密議速奏。」臣併以書通故撫臣王漢，欲其以智取逆超，不意機洩事敗，戕撫囚紳，屠城踞邑。臣有「具遏叛之便圖。」一疏。二月初四日，奉御批：「兵部看議併復。」忽於二月初旬后，有丁魁楚家人丁繼文，來臣寓稟說：「本縣王仲寶等來京，門禁嚴謹，不得輕進，乞發一帖炤驗。」臣於是時思見永城人，如聞谷音，急取名帖，與

坐門諸臣，求其察驗放進，此微臣發名帖愚昧之緣因也。

及王仲寶等來見，哭泣在地，云：「望臣救活一縣百姓，保全合邑紳衿！」臣曰：「謂何？」答曰：「劉超見今踞邑叛縣，囚脅練國事，丁魁楚等逼寫公疏，以求解豁。」臣卽叱之曰：「名節俱在，城存與存，城亡與亡，何得爲超代作此疏？」王仲寶等又云：「此疏不係練鄉宦原稿，係劉超所改作也。」臣曰：「既如此，斷不敢輕瀆聖明，恐於汝永鄉紳幽囚忠憤之意，不能自白，不敢具陳，卽欲具陳，必先具密本奏明，以見逆超脅逼之狡謀，以見鄉紳被脅之苦衷，或可乘機圖事，故當日商酌及此。旋思臣已兩有密奏，恐煩言瀆聽，無益軍機，隨卽中止，此微臣所擬議而究竟未敢密奏之緣因也。」

至劉超所改疏稿，列丁啓睿職名，臣問：「啓睿何在？」答曰：「見在鄖陽集，去縣四十里。」臣因而詫之曰：「劉超逼脅衆紳，改削本稿，溷列職名，其欺罔無足論矣，爾等因衆紳被脅，持逆超改稿來京繕寫，而不論被脅與未脅之人，徑書入告，不幾誑乎？自無以服啓睿也。」故臣爲抹之，以示必不可上聞之意，此則臣抹去職名冒昧之緣因也。」

陞李景廉南京國子監司業。

帝言：「湖南按差著歸併湖北，專責王澍料理，准寬限六月。伏命勅書，卽撰頒給。」

南京山東道御史陳良弼疏薦舊臺臣今嶺西道方震孺原任鄖陽撫治袁繼咸安慶兵備僉事張亮三臣足任封疆。帝言：『已俱有旨！』

甲辰，選庶吉士周鍾等二十六人。

福世子由崧疏奏：『河朔以黃流爲門闕，而畿輔以懷衛彰爲屏翰，然闖賊自擾亂豫中以來，未常忘念河北。向以河雒未陷，猶有舉動夾擊之慮。今大河以南，一望荒涼，所隔者惟此盈盈衣帶，賊衆數十萬，無可肆掠，加以大兵驅剿，勢將不問道以屏秦，必窺渡口以越河。則我之戒嚴，不可刻容疎略。若河防有法，使河朔無恙，畿輔晉東半壁咸安，可以制賊死命。詎期賊大股忽於七月二十九日，搶船渡過武涉，河干聞報，警惕莫措，臣母啼泣靡寧。幸撫臣秦所式率同鎮道諸臣，奮力格剿。賊見我有備，於八月初二日仍渡而南矣。賊今伏移犯鞏許河口甚急，所慮大股豕突而來，河北兵單。前見按臣蘇京「覆請量添防護之兵」疏內，實在兵數，歷歷言之，詳矣。矧黃河迢遞千里，以不滿萬之卒，欲禦數十萬之寇，不異螳臂當車。懇乞急勅樞部諸臣，議簡重臣，提調兵將，專任河防，兼集山左、山右，畿南附近之兵，統以道將，移鎮河干，使賊匹馬不渡。則三府六藩，重地得寧，畿輔晉東自安，而神京可鞏固無慮矣。』章下兵部速議。

左都督田弘遇疏奏：『幼子敦吉爲皇貴妃胞弟，蒙恩授以都指揮僉事。卑微一官，不足



以延貴妃遺澤。請照神廟鄭貴妃胞弟國泰例，授官左都督。』又爲妻姪吳吾賢乞恩，授錦衣衛指揮僉事，謂吾賢曾經繼嗣也。

給吳襄俸廩，用薊遼總督王永言請也。

帝諭：『吏部所舉各官，須詳註堪任何名，如李建泰、邱瑜、楊汝成、吳甘來、吳邦臣、張懋爵、王家彥、方岳貢，應會遴，蔡鵬霄、柳寅東、劉捷、涂必泓、徐養心，未註職名。卽日具本以聞。』

乙巳，左良玉請餉，帝言：『該鎮發兵進剿，糧餉自當接濟，撫按官何故堅拒？著卽補給奏奪。今後進兵處所，有不行應付者，定以失誤軍機治罪。其派定省分，著落專官事宜，該部卽與議復，見今賊勢益猖，各城壘陷，該鎮亦須鼓勵蕩平，以慰倚任至意。』

賜講官劉若宰墳價。

以楊汝經爲都察院右僉都御史，巡撫甘肅。

丙午，諭戶部、都察院：『近來鹽法壅滯，皆由地方奸棍，倚附王官船隻，恣意夾帶，無敢詰究，耗課病商，莫此爲甚。著巡鹽御史嚴行搜禁，設法清釐。搜出私鹽，盡行沒官充餉，犯人罔律加等治罪。其王府關支鹽斤，作何炤數交納，免致船隻到關。〔靈臬按：此處疑有關文〕該巡按

御史酌議奏奪。

以金之俊爲兵部添設右侍郎。

補原任參政袁楷爲川東參政。

太監何志孔疏報收復東山。帝言：「東山旣復，宜卽復承天。著王楊基會左良玉馳剿，安戢民心。所需餉銀，卽日議奏。」

丁未，南京兵部尙書史可法疏劾大教場都督同知孫尙進驕橫，請治。得旨察議。

諭：「工部前議開膠萊河以通海運，曾否動支？其戶部所發及河工銀十萬兩，曾否支用？著卽察奏。昨計臣奏文登開養魚池，尤爲通漕便道，係賀王盛所議，是否可行？卽着王盛前去詳悉勘明，議奏以聞。」

諭兵部：「目今獻賊奔突衡袁一帶，勢甚披猖。平賊鎮左良玉恢省有功，卽當乘勝迅掃，何乃濡滯九江，坐失事會。姑念事權不一，糧餉不敷，未能展布，茲特加專閫事權，以便一力恢剿。著一面移鎮楚省，仍卽統率兵馬蹙擊，刻期蕩平，功成立予通侯之賞。世鎮武昌，用昭恩信。王揚基卽與會同勦賊，催運糧餉，多方接濟，毋誤軍需。該鎮并申明紀律，嚴飭軍丁，務使兵民相安，毋致騷擾，用符朝廷推誠使過至意。」

戊申，都察院疏奏台差乏員，帝言：「汪宗友，楊爾銘，仍舊管事；徐養心，李挺卽補倉鹽二

差；都督炤常料理，不得貽誤；王章准回道管事。」

己酉，加李國禎太子太保，磨一子錦衣隊，實授百戶。

諭兵部：「裁驛已復，爲何驛路反阻？且奉旨馳驛，官竟不應付，聽其自行僱覓，成何法體！其前項節裁銀兩，支銷何處？著該部卽行察明，嚴加申飭。」

加陞李虞夔左副都御史。

擬陞吳家周爲大理寺少卿。帝言：「家周歷俸尙淺，應否遽晉卿貳？不允。」

庚戌，帝諭：「薦舉將材，除已用外，餘著量給路費，以禮起用前來，嚴加考核，仍將實跡詳列。」內言：「燕翼以兄薦弟，是否堪用，所司確察。」

陞王都太常寺卿。

諭戶工二部，都察院：「屢有旨疏通錢法，本欲足國便民。近聞賤濫愈甚，小民翻成苦累，皆由經管官通未遵行。再行申飭，將一切低薄小錢，概禁行使。五使察院仍遵旨收買，勒限十日一奏。其京城內外，所有錢桌，錢市，著廠衛五城衙門嚴行禁緝，仍將獲過數目，一月一奏。至文武各官助鑄銀兩，通著收低錢，交納該庫察收，登事舂碎，完日彙奏。」

衍聖公孔胤植捐貲助餉，帝嘉其急公。

辛亥，復汪宗明官，仍與紀錄。

楚人符一璽等乘賊亂，盜毀陵園，令所在律究。

罷工部主事梅之燁官，勅所在提究，以其淫穢不法也。晉吏部右侍郎李建泰，都察院左副都御史方岳貢，俱以原官兼東閣大學士，入閣同首輔。陳演等佐理政務。建泰、岳貢疏辭，優詔不允。

帝諭：「聞鎮遠侯顧肇迹赴京，被盜所傷，著太醫院堂上官調理以聞。」

壬子，吏部等衙門等官李遇知疏奏：「自孫督敗績以來，臣等卽以固守關中爲要務，故召對之日，懇請皇上急守關門，急復秦疆。奉聖諭以秦督孫傳庭充爲事官，令守關門，且加白廣恩武督，令其鼓銳進剿，秦中可幸無事矣。忽于二十一日晚，驚聞晉撫蔡懋德有潼關失守之報，臣等計無所出，急覓揭帖無從。迨二十三日，又聞秦按金毓峒有密奏二本，已達御前，不知光景若何。但據台臣霍達家人所聞，按臣承差口傳云：『潼關十月初六日失守，撫臣馮師孔戰歿，孫傳庭不知下落。自初六至初九，賊騎結隊西行。』又傳華陰、華州、渭南、臨潼，俱以失守，而渭南殺戮尤慘。臨潼去省城六十里，一馬可至。撫按俱在潼關，旣無恃爲守，而數年以來，練兵措餉，俱成乖忤。物力耗竭已盡，人心離散已極，欲望壁壁效死，以待援兵，恐情理之實難，

而况無兵之可援乎？爲今之計，怨天尤人，總屬無濟，惟有急復秦督，急補秦將，急發堪戰之兵，急措餉接濟。四事之外，無別策也。請仍以新任兵部右侍郎余應桂爲秦督，聯絡甘肅、廷甯、撫鎮之兵，收三邊健勇土著，相機扼剿。至於巡撫，急需才望優長之人。察新推蜀撫李化熙，見今無入蜀，合無移緩就急，改填秦撫，招來殘兵，收拾難民，再圖保聚，以收援剿。更望皇上勅部急詢晉省堪戰之兵，或發禁旅數萬，以張撻伐。其一切本折，萬望賜發天帑，佐以附近地方，務期師行糧隨，多方接濟。救焚拯溺，不容一刻緩矣。若倚秦中之兵，則抽調已盡；若恃秦中之餉，則骨髓已枯，萬萬無濟。朝廷之事，徒有束手斷送之憂耳！

諭秦督余應桂：「奏事方棘，特簡督撫監軍，星馳辦賊。一面鼓勵文武鄉紳及士庶人等：智者抒謀，勇者効力，富者輸財，務期全力掃蕩，以速廓清。倘有能捐資助餉，募練土著，固守城池，或相機用間，殲渠散黨，擒斬首從者，該監察御史立刻報聞，破格酬敘。舉貢監生，准與優選。廩生准貢，增附准廩，庶民與文武官帶，量力擢用，仍大張榜示，通行速飭。」

諭秦督余應桂等：「該督入秦辦寇，軍前募犒等項，自不可少。前發秦督軍前銀幣花牌，察明應用。御前再發銀一萬兩，銀花四百枝，銀牌二百面，各色蟒紵二百疋，色絹四百疋，卽付該督帶領，聽行間便宜賞賚。完日奏銷。馬監仍發壯馬一口疋，速給該督及監軍御史，用資騎

征。應桂等作速馳往，不得稽遲！」

諭吏兵刑三部：「郝炯，許國定二員情有可原，才堪使過，著赦罪充爲事官，隨余應桂星馳奏中，聽該督調用，剿賊立功自贖。不効，前罪並論。」

諭吏部：「原任御史梁士濟，鄧啓隆，聞其廉能，尙堪器使，著以原官起用。」

諭吏部：「各部司官，分曹任事，職掌甚煩。近聞闕茸不堪，未經考滿，營競躡轉，最爲誤事。前有旨，炤舊制久任，仍聽堂上官考核咨送，方准陞調。何未見遵守？以後著炤前旨實行。仍將各司屬分別甄核，其各司吏胥嚴加察飭。如舞文作奸，參治正法。」

癸丑，諭兵部：「寇殘秦省，三晉戒嚴，河防視昔倍宜周密。速檄撫臣蔡懋德，督率道將有司，分信設奇，以防狡突。其鼓勵鄉兵，措給糧餉，察辦礮石火器。一切守禦機宜，悉聽便宜行。如大小文武官紳士庶，倡議願輸兵餉，先行奏聞，以憑優敘。」

帝言：「登鎮將士，殉節殊多，該撫按何無奏聞？張守箴，馬士祿，併陣亡官兵，俱詳行察卹。邢國璽，卞藩，還著詳察速奏。」

帝言：「鄭應虎屢報功績，敢戰陣亡，准與原廕加二級，錦衣衛，實授百戶。」

總兵鄭芝龍再疏引疾，帝言：「芝龍屢經靖邊，功勞茂著，充總兵，炤舊鎮，勅印另行撰給。」

仍安心供職，以付重任。」

陞浙江參政王應華爲福建按察司。

補原任僉事于鉉爲贛州兵備。

截俸行取濰縣知縣周亮工。

復宋應亨原官，贈太僕寺少卿，廕一子，入監讀書。

諭刑部都察院錦衣衛：「罪督范志完，趙光抃，薛敏忠，失誤封疆，著卽會官處決；吳昌時把持朝政，奸狡百端，卽便斬決；罪輔吳姓本當重處，姑發雲南金齒衛充軍終身，拘妻僉解，卽日起行。」

甲寅，大學士黃景昉疏奏：「今天下兵將，惟陝西爲能戰，而陝西腹中之兵三，不當邊兵之一。賊入潼關，不惟資彼形勢，恐強兵健卒舉而附之，不可伏制。惟有速飭三邊總督，由興縣渡河，直趨榆林，提調甘延寧，三撫汲汲拊循邊兵，鼓勵邊將，使其齊輯捍剿，然其事未易言也。年來各鎮京民二運，口不解給，兵之渡窘逃亡，居者已不成旅，行者未常得息，謂宜設處十餘萬金，先付督臣，以爲招補犒賞之費。若徒手而往，必無所濟。臣過陝西，惟見鳳翔，西安二府，今歲稍稔，其慶平漢（三府）（靈皋按：據『皇朝文獻通攷』輿地攷說：陝西在明共領八府，卽

西安鳳翔，漢中延安，臨洮鞏昌，平涼慶陽是也。此處之『慶平漢』當係慶陽平涼漢中三府，而原文曰『四府』，顯係誤排，姑易之，待考。『荒殘已爲極矣。盜賊伏多，已費料理，大寇一入，各處夥盜附麗以逞，火光燎原，非只用督臣，便可了當。見在各撫才力平平，而道府各官員缺甚多。固原一道，不補官者幾年矣。宜推擇能幹幾人，與督撫協力，於現在將士之外，多方蒐羅，收召豪傑，此救秦之先著也。』

河北三府，在承平無事時，原甚脊薄，況凋殘之後，事力單虛。今上自藩王，下至撫按，大凡河南無任可履之官，皆駐紮彼所，其供億之費，固已難矣。而調防之官兵士馬，避難之紳矜軍民，屯聚騷擾，何以堪之？況如昨者進剿之時，責以輸運，自不得喘。百姓嗷嗷之心，不待賊至，而已思離散矣。故急宜選撫按之廉潔幹濟者，加意綏輯而保障之，然撫按不爲河北設也，當思所以渡河而南之計矣。

賊入陝西，則尚在河南者，率多僞設之官，與詭附之士寇耳。若能廣布威略，鼓率義勇，佐以官之偵探精確，相機進取，可復則復，可守則守。臣請勅行眩撫按，將河南道府州縣大小官兵，一一核實，所駐何地，所司何事，隨事課功。至於鄉紳士民，宜令糾集壯丁，各建恢復故土之策。如有功效，一體敍推。臣聞汴梁新決沙河口，業已成河，歸德竟在新河之東矣。則歸德，汝寧



二府之情形，宜責令該撫察明具奏，先行克復。不然，中原底定，何日之有伏望？皇上召在廷諸臣，問以此議，仍令條畫便宜以聞。」得旨確覆。

河南巡撫秦所式疏奏：闖賊盡入秦關。帝言：「賊已盡赴秦關，該撫一面嚴加防扼，仍相機乘虛恢復，不得止以派守塞責。」

乙卯，行當五錢，并增爐廣鑄。

丙辰，悼靈王發引。

吏部尚書李遇知等疏奏：「臣等見大寇入秦已後，有「驚聞潼關失守」一疏，業蒙皇上諭旨，推督撫併監軍御史星馳辦剿，臣等何敢再瀆？惟是情形關係最重，戰守需用甚迫，有不容默默者。竊念豫、楚、秦，雖均屬皇上封疆，均當蕩掃，然豫爲平川曠野，四面受敵，死賊難以駐脚。襄陽因據上流，然南北通衢，兵馬往來，終非安枕之地。惟三秦礪山帶水，四塞稱險，屯兵函谷，可以號召天下。從來勁兵大將，咸出其中，蜀黔轉賦，實以秦爲咽喉地，賊垂涎久，欲據此爲家。今潼關雖云失守，然沿邊四千餘里，賊未必悉到。忠臣義士，未必盡降。皇上勅發勁旅萬餘，戰將數員，令督撫統之而西，調度三邊將士，收拾潰敗餘燼。賊聞大兵猝至，脅圍可以立解。會城不失，則人心不至驚惶，各郡亦悉力效死，兵馬不爲賊用。不惟全陝無恙，而若楚、若豫，亦

可漸次恢復，然喫緊尤在發餉。今司農稱外解不至，欲以豫中存貯外省協濟爲辭。然豫中兵馬時時待哺，豈有經久不動之理？懇祈皇上急爲封疆計，挪發帑金十餘萬，再勅司農撥晉餉二十萬，以資接濟。庶餉足則兵足，三秦義士知皇上不忘秦土，必奮發前驅，同仇殲滅，天下事尤可爲也。臣等父母妻子俱在秦中，情迫勢急，語無擇音，伏祈賜鑒。」章下戶部速覆。

南京祭酒王廷垣引疾。帝令沿途調治，前來供職。

改呂大器南京兵部右侍郎。

陞浙江按察司任中鳳爲本省布政司。

起沈自彰爲文選司郎中，張法孔爲職方司郎中。

帝言：「胡器閣，朱在亨，貪婪無厭，豈得僅擬閑住？著革職，并內外人犯，該撫按擬究以聞。」

命王之心掌司禮監印。

丁巳，擢黃家瑞爲都察院右僉都御史，督理淮揚鹽法軍餉。

擢何謙爲都察院右僉都御史，巡撫昌平。

擢黃鳴俊爲都察院右僉都御史，巡撫浙江。

起用庶吉士金聲，趨令來京陛見。

諭兵部：『寇患方殷，亟資樞臣料理。張縉彥既破格起擢，自當急公趨命，以付特簡。且服已禫除，不得借端推諉。著該部差官星催起程，限年內到任。如再稽遲致誤，責有所歸。』

差柳寅東巡按順天，徐養心巡倉，李挺巡鹽。

起驗封司郎中孫昌齡。

加寧夏糧儲道萬代尙兵部職方司銜。

戊午，諭戶部、工部、都察院：『近日既革低錢，行使制錢，自當遵炤欽定價值，公平貿易。乃奸徒乘機射利，任意昂價，將制錢與低錢同律，物值愈騰，小民愈苦，殊非疏通錢法初意。卽著五城御史大張榜示，平定市價，不許違禁，犯者廠衛五城衙門緝獲重懲。』

己未，遼東巡撫黎玉田請恤三城殉難官紳，帝言：『三城殉難官紳軍民爲數甚多，殊可慘痛！作何優恤致祭，以慰忠魂？』

左都督田弘遇卒。

福建地震，巡撫張肯堂以聞，勅所在修省。

李自成陷西安，巡撫馮師孔等死之。巡撫金毓峒疏聞，帝言：『韓城縣官謹嚴城守，尤能』

拒賊，使各州縣皆能效義固守，以待援兵，何難制禦？馮師孔、黃綱、吳從義，祝萬齡，即日從優議恤。其藩王宗室，及文武失事逃避無下落者，著金鑪、峒、確察即奏收拾三邊，已有屢旨。」

庚申，黎山王疏奏陷賊，帝言：「遭賊艱苦，深堪軫念，著該撫優加供給。」

召總察協及錦衣衛來會極門。

召內閣陳演等，吏工二部尚書，併賀王盛來隆道閣。

禮部請定東宮婚禮，帝云：「俟稍壯，另旨舉行。」

崇禎十六年癸未十二月辛酉朔，贈姚運堅河南按察司僉事，廕一子入監讀書，錄殉難也。

冊封以海爲魯王，并頒發儀仗。

起用兵部主事成德，引疾不允。

壬戌，吏部薦原任南京操江馬鳴世堪任樞邊，奉召陛見，疏辭。鳴世，萬歷四十四年進士，由縣令選授御史，洊歷撫事，以至巡江。

原任兵部右侍郎王業浩卒，浙江巡撫董象恆以聞，贈太子太保，廕一子中書舍人，賜祭葬。

大真人張應京請假養親，予假一年，令馳驛去。

賜王明祭葬。

南京太僕寺卿姚思孝疏請養母，不許，趨令到官。

行人姜垓疏奏：「臣父殉難甚慘，請代姜塚罪！」不允；令刑部卽爲問擬。

癸亥，陞侯峒曾爲順天府丞。

補原任吏部郎中孫昌齡爲驗封司郎中。

以劉名翰等充東京講官。

原任巡按御史任濬引疾，帝言：「寇氛孔亟，任濬以才望特簡，著卽星馳受事，力辦防剿，不得以夙病託陳。」

原任大學士張四知疏奏：「臣妻病故，請賜恤典。」下所司察例。

乙丑，宣大巡按楊爾銘疏言：「總督孫晉病劇，不宜久誤邊事。」

召輔臣陳演等吏兵二部來中左門。

諭戶工二部：「日來收買低錢，用過制錢甚多。但制錢有限，非廣行鼓鑄，曷資購換？著司

監庫所買錢銅，并內外各官捐助者，給發泉淵二局，多設爐座，作速鑄造。乃按爐計數，十日一

奏其領運銅餉該局官面兌交收不許高下作弊監督官親赴庫廠鎔化毋致奸胥匿取違者參治其鑄出制錢隨即運解還原本餘盡充收務使源源不絕實收裕國足民之效。」

鳳督馬士英疏奏渡江擊賊并請軍餉。帝言：「賊在袁州該督宜渡江會同平賊鎮迎擊速奏膚功其淮揚應天各路欠餉著嚴催接濟至兵丁量加行鹽及派撥來年剿餉所司卽與議復。」

陞趙京仕爲左通致。

陞蔡鵬霄爲太僕寺少卿。

丙寅帝言：「凌超贊畫曾否效有勞績所司核明酌奪。」

丁卯瑞王捐銀二千兩助餉鞍馬銀一千兩請以藩祿支除帝嘉其急公。

帝言：「葉廷秀旣經輔臣面舉前疏何不列名仍著奏明併其餘各官作何酌用該部確議以聞。」

陞陳肇英爲饒州僉事。

帝言：「徽藩難宗准於原留衛輝銀內頒卹其懷慶王宜從優厚仍卽奏明。」

總督倉場白貽清引疾求罷許之。

令河臣周堪廣將修過河工，繪圖以進。

差馬登垣巡按青州。

諭慈寧宮大庫：『著炤例啓閉，二祭所司知之。』

改趙開心爲協贊員外，署職方郎中印。

兵科給事中曾應遴疏請省親，許之。

戊辰，光祿寺請賜百官臘麵，詔免辦。

諭吏部：『晉中防河甚急，亟需敏幹經理。據輔臣奏，郝綱可用，准補河東分守道，充爲事官，圖功贖罪，俱炤舊管地方事務，該部卽具本以聞。』

刑部尙書張忻疏奏：『周延儒年五十五歲，宜與縣人，由進士歷任內閣大學士，蒙聖恩伏起首輔，奉命視師，欺蔽納賄，濫用匪人，有負委任，致干聖怒。七月二十四日，皇上召錦衣衛，面發聖諭，命差官旗，并吳姓一，并催促來京候旨。該錦衣衛又於八月初一日請旨：『二輔到京，如何安置？』奉旨：准寄私寓，該官旗看守。又據原差官旗史鳴鳳等狀云：『將周延儒催促來京，於本月二十五晚進東便門內，在崇文門外下頭條街關帝廟內暫住。二十六日，移在正陽門關帝廟。』臣隨令官旗遵旨看守。於十二月初二日，奉旨：『著法司議罪，限三日內具

奏「臣卽遵旨咨會都察院大理寺會議

都察院左都御史李邦華議得：「皇上於罪輔周延儒，召起田間，隆以師保，可稱千古奇遇。當其受事之初，將順聖明，有蠲租，起廢，解網，肆赦諸大政，至德光昭，天下稱頌。太平延儒自宜永矢精白，仰贊宸謨。乃防簡疎於比匪，居身涉於營私。賄賂潛通，節鉞暗授。至行間功罪，以門牆而顛倒，封疆多故，誰執其咎？若延儒者，蓋大負特達之恩。皇上指其機械，既洞見肺肝，責以欺藐，更凜嚴斧鉞。延儒清夜捫心，生且何顏，死安足贖？但按律定議，罪應下失誤封疆一等。恭誦明旨，有曾居首輔，寬其拿辦。此在皇上垂念國體，自有聖裁。」

大理寺卿凌義渠議得：「舊輔周延儒，惟工謀身之私智，罔念體國之公忠。精神慣用之揣摩，伎倆總歸於閃爍。一時倖竇雜出，狐假公行，自誤以誤國，嗟何及矣！卽以股肱心膂之近臣，膺特遣視師之重寄。曾一意曲庇私交，不聞出一奇展一策。止圖苟且竣局，究使行間文武，舉劾趨承，至壯士爲之短氣；甚且奏報功罪，盡掩情實，而袞鉞幾至不靈。當主憂臣辱之時，猶然情面親暱，之是徇心，何忍也！擅用入行政之柄，供其市恩修怨之圖。天可欺乎！辜恩已甚，服法奚辭？雖有議貴之條，恐不能爲舊輔寬也！」

該臣議得：「罪輔周延儒，蒙聖恩重起田間，兩任首揆，謂宜乘勿欺之心，守無欲之訓，忘



敏頗著，未常無裨綸扉。無如性生智巧，原乖誠正之誼；情喜夤緣，因犯比匪之戒。或作威而作福，遂招賄而用權。以致濫用匪人，封疆罔效。至於奉命視師，皇上隆其禮遇事權，謂廷儒必力破情面，盡掃欺朦，嚴核功罪。乃私交是庇，知桃李而不知封疆，賞罰溷淆，任偏暱而罔凜國憲。敢冒功而飾罪，伏舞械而逞機。幾令廟堂之袞鉞無靈，安望封疆之戡定有賴？凜凜天語，責其機械欺貌，不惟臣誼所未有，亦覆載之不容也。延儒受恩獨厚，負恩獨深，視息尙存，寧無愧死！封疆有法，在延儒罪浮丘山；議貴有條，惟聖恩慈存輔弼。」

會議得：『周延儒合依大官受財枉法，有祿入八十貫律，絞。詔誣騙聽選官員財物例，發煙瘴地面充軍終身，拘妻僉解，』相應題論。請旨。

帝言：『周延儒機械欺蔽，比匿容私，濫用匪人，封疆已誤，前屢旨已明，這所擬豈足弊辜？姑念首輔一品大臣，著錦衣衛會同法司官，於寓所勅令自裁，准其棺殮回籍。』

大學士陳演等申救延儒。帝云：『覽卿等奏，朕心惻然，但廷儒罪犯重大，前面諭已明，如濫用匪人，遺誤封疆，比昵奸險，營私納賄，及親履行間，回朝面訊，應將兵情據實陳奏，庶幾收效桑榆，而乃欺蔽機械，較前愈甚。若律以祖宗大法，當在何條？念係首輔，姑從輕處，勅令自裁。』

已有前旨

召撫寧侯朱國弼，戶部尚書，兵部侍郎，左都御史，戶兵二科掌印官，吏部文選司，兵部職方司，戶部管餉司官，俱來中左門。

諭戶工二部，都察院：『凡赦前錢糧，已經在官起解在途者，屢旨該撫按清察，未見奏報。著勒限將未解錢糧，有無批迴實收，在官未解，徹底明白具奏。其投批不掣，日久掛欠，沿途延捱，到京侵匿，在內，著部廠衛及巡城御史，在外，著巡撫巡按稽察責成押解到京。如有奸侵，立行參治。』

諭工部：『鑄造當五錢，原有定式，必不愛惜工料，始可通行無阻。該部所進與式相合，在外行使者銅低，工有懸絕，著察實以聞。』

已巳，吏部尚書李遇知疏奏：『宣督孫晉病誤，令回籍調理。』從之。

京營選馬步兵一千餘人，護秦督余應桂入秦，到官後，仍令歸伍。

召宣大總督王繼謨來中左門。

魏國公徐允禎引年求罷，優詔許之。

帝諭：『袁繼成久改屯撫，遷延未到，法宜重懲，姑念寇入江西，情形孔棘，酌准廷議，就近

再任。著仍以兵部右侍郎兼都察院右僉都御史，戴罪總督剿寇事務。此係使過特恩，定難再徼。如玩誤不效，前罪并論。」

戶部疏請開採，帝言：「覽卿奏，自屬公論。但念國用告訕，民生寡遂，不忍再苦吾民。如以地方自生之財，供地方軍需之用。官不特遣，金不解京，五金隨地所宜，緩急皆可。有濟，其視搜括加派孰爲便益？倘地方官奉行不善，有借端生擾，如鉗斷墳閭，逼勒包納等弊，責在督撫，罪自有歸。發下「坤輿撫致全書」，著地方官相酌地形，便宜採取，仍據實奏報，不得坐廢實利，徒括民脂。湯若望著赴蘇督軍前，傳習採法，併火器水利等項，所司知之。」

諭吏兵二部：漕鎮原兵，今隸淮海道，應撤歸本鎮。該衙門裁革本官，著另本速奏。

諭兵部：「漕運十三總向來濫推匪人，今後著遴選廉勇將材，不許任人攢營，仍聽漕運咨送舉劾。其徐州宿遷官兵見任若干，著歸併該鎮選練，速奏。」

閣部面舉成勇、葉廷秀、金鏖、楊時化、夏允彝，請賜擢用。帝言：「成勇、葉廷秀著刑部核奪；金鏖、楊時化酌用；夏允彝服闋議用。」

庚午，命沈自彰以太常寺少卿管吏部文選司郎中事，張法孔以太僕寺少卿管兵部職方司郎中事。

禮部侍郎楊汝成引疾不允

命唐通仍鎮西協。

贈盧象昇太子少師，廕一子錦衣衛正千戶，世襲。

恭順侯吳惟英卒，帝言：「惟英城守著勞，未經酬敘，遽逝，殊堪憫惻！應得恤典，所司察奏。」

山西巡按御史汪宗友疏奏高傑誅叛將任國奇，得旨嘉傑義憤，仍令嚴束所部，聽秦督調度。

東宮講官簡討方以智請永王講朝，詔於月之初六二十一兩日舉行。

禮部奏請釋奠，帝令明年三月擇吉舉行。

諭吏部：「禁旅南征，捷音屢獲，內閣輔臣運籌勞績可嘉。茲特恩示酬，首輔陳演加陞太子太保，改吏部尚書，進中極殿大學士，廕一子入監讀書，仍賞銀伍十兩，彩緞二表裏，炤新銜給與誥命。」

53 諭吏部：「祖宗設立道府，事權原重，體統示優。近來已非初制，遇有厭薄不屑爲者，又安望其殫精吏治，奠安元元？今後內外兼轉，體統從優，其上下相接之體，該部卽察炤舊制斟酌

以聞。」

辛未，刑部遵諭，條上贖罪例：「一，逆案不准贖。人臣之惡，莫大於逆，被此案者，存不齒於生前，歿猶穢於身後。况我皇上欽定之案，誰敢寬貸，以長奸萌？」

一，賊多未完者，不准贖。貪官污吏，奸民盜弁，鬪土累累，然果肯完贖，則罪自當贖。乃近來諸犯追贖，則抵死不納，希圖恩赦之豁。至贖罪則爭先恐後，仍是盜竊之贏餘。如賊未完者，罪不與減。

一，封疆失事，法不應贖。但罪在封疆，而至擬遣戍，原非不赦之罪，此項過犯最多，引例不一，應論罪之可原，不可原，以定罪之可贖，不可贖。如職司民社，棄城不守，與衛所同住一城者，律正論遣，此罪在失陷，已經依律未減，不准贖。如督撫道府駐紮之地失守，論遣者，准贖；或竭力保全駐紮，而管轄之地，鞭長不及，或竭力扞禦，而彈丸之土，屢經失陷，初不能不爲法受過，而時勢阨窮，公論所共恤者，應與斟酌量贖。

一，大辟減等至遣者，不應贖。而原犯之科不同，則可贖與否自別。如打死人命，改辟爲遣者，不准贖。蓋一命一抵，法所固應，然朝廷欽恤之仁，每廣矜恤之宥，原情改遣，已開一面，若再爲概贖，恐生者傲倖，死者含冤。他如誣誤雜犯，加等科犯，律例本應論遣者，亦應斟酌量贖。以

上僅約四章，大抵與贖之途寬，則赴者衆；不准贖之例嚴，則倖者寡也。至納贖銀之例，除永遠軍，舊無納贖例，不敢妄議。煙瘴軍十四年例：官犯納銀二千兩，民犯八百兩；極衛分軍，舊無贖例，今議同煙瘴例；官犯納二千兩，民犯八百兩；邊遠衛分軍，官犯一千五百兩，今加二百兩，民犯六百兩，今加一百兩；邊衛軍：官犯一千三百兩，今加二百兩，民犯五百兩，今加一百兩；其附近軍：官犯一千兩，今加二百兩，民犯四百兩，今加一百兩。至配贖一款，已結者無論；見在問給者，僅七十一名。其在官吏犯罪，本例原是准贖，惟無祿人有犯者，如各衙門書皂各役，小民竊盜等項，律例止炤配，不許改贖，合無今除犯盜刺配不准外，其自願贖者，加二等聽贖，以待軍興平息，炤舊不准。其有子孫爲父祖贖者，其開造各炤軍例減半納贖；其問配者，各炤配例加一倍納贖，免其遣配之籍。大率贖遣之銀，多少卽微增，其子孫可勉竭而納贖，父母之愆，正聖諭作孝之弘仁也。」

帝言：「贖罪，除謀逆，強盜，謀殺，故殺，奸殺，其誤殺，鬪殺，同謀共毆者，姑准暫贖。但貧富須經確定，如問官徇私受賄，卽坐贓究治，其侵盜邊漕錢糧，完贓准行豁減，仍炤舊制。」帝言：「在內贖罪，卽於刑部告納，不許吏胥措索；在外，撫按察收，先行赴部交納，不許與他銀併解，致滋溷侵。」

諭兵部：「畿南山東，俵馬改折已久，未見遵行。著該司官回奏，承行吏書逮問。」

帝諭：「恭淑端慧，靜懷皇貴妃墳園，造有次第，靈柩發引安葬，欽天監擇期以聞。」

帝諭：「選人過堂，著秉公遴察；才器堪任邊荒者，另籤除授，不得聽人規避。節鉞大僚除吏禮二部詞臣，例不推。其餘非曾歷邊劇著績者，不准。前旨內外陞轉，該部併著速行。」

壬申，加贈徐光啓太保，廕一子中書舍人。

贈王漢兵部尚書，廕一子錦衣衛百戶，世襲。

起原任承天巡撫王揚基，令恢剿圖功。

吏部尚書李遇知引請，優詔慰留。

諭刑部：「天氣嚴寒，聞獄中病疫頗多，情輕官民各犯，准暫行保候。一面訊審速結，以昭朝廷軫恤至意。未結者，二月初旬收監。」

帝諭：「張鳳翔赦罪起用，規避負恩，革職。刑部擬罪。衛周胤韓文銓，各降三級，調外用。原舉各官，已處分者，免議；其餘著詳察薦語，分別罰處。速奏。近來巖疆各官，動輒託疾思卸，均屬規避。以后再蹈，必處不宥。」

癸酉，南京兵部尚書史可法條上留都軍政八事：

一、南兵八千有奇，亟宜選練。如臣標下，當練水陸兵一萬二千人；操江標下，見有原額及新經歸併兵一萬二千人，當如〔數〕選練；大小教場提督，當各選練八千人；神機營提督，當選火器手四千人，合之得四萬四千人，以戰以守，皆有所恃。

一、舊例各營把總、哨總、衛總等官皆用世職，挨次輪轉。遲則一二十年，速者亦十數年，方能到選，其壯氣已消盡矣。况年來運糧苦累，各弁貧者甚多，不以技勇見長，反以斥革爲喜。臣今議將缺半用世職，半用科目行伍，仍酌予廩給，以恤其私。果有才勇過人練兵著效者，卽爲特提優擢，庶人心兢奮。

一、舊例補軍驗軍，不由營將，惟本衛所官，或把總、衛總，經報職方司，一面開除，一面頂補。及發之該營，往往投驗者精強，到營者老弱，將官不得而知也。至於每年選軍一次，則京營科道職方司官之事也。軍之奸而求入者，則雇倩精強，求退者又故裝老弱。且一年止一次，卽清汰者果老弱，而兵餉已多糜矣。臣議：炤京營例，以選用汰革之故，歸之營將，庶責成始專。

一、舊例各兵食糧有一石、八斗、六斗、四斗之別。內八斗、六斗、四斗者，數原無多，其餘皆一石，併及六斗者，單身之軍也；一石者，有母有妻之軍。近日奸胥作弊，母妻有無，誰爲



分別。不過使用多者得一石，使用少者得六斗耳。不然，而應點之幼軍，大半食糧一石也。臣今議於母妻之說不必論，惟將一石之糧，提入練營；六斗之軍，改雜差。計六斗之軍，不過十分之二，勤操者糧大，聽差者糧小，兵制既可亂，人情亦得其平。

一，舊制各營之兵，皆有雜差，有一營而鼓手藍旗至幾百名者。臣議：於各營外立一差，察舊例必不可廢者，炤舊差。以後差撥，專在此營，則其餘行伍皆整齊矣。

一，各兵錢糧，參差不一，或支糧一石，或支糧六斗，或支糧七斗，八斗，五斗，三斗，此舊額之不一也。近因倉米一石不足，練勇兵因於一石或斗之外，加給鹽米銀二錢，二錢又不足，則加之四錢，又不足，則加米五斗，則又或食糧一石，外加米一斗五升，不等；又加鹽菜銀，或二錢，或四錢。頭緒分煩，不成經制。臣議：將常操軍俱定爲一石，其壯者爲健兵，加鹽米銀二錢，再壯者，加選鋒，加鹽米四錢，以此爲止。其餘則例俱行改正刪除。此外，如行糧口糧等項，皆耗米之滿斛，一併酌行裁革，蓋給全省米，則倉庾漸充，亦權宜裕儲之法也。

一，舊例神機營兵，習放內庫神器。每逢操日，用數百人，於內庫抬出，到營便即送回，一往一返，已半日矣。且各神器皆銅鑄，僅可壯觀。如謂內庫神器，不可不習，豈皇上近發

之決勝礮，三眼鎗，獨非內庫之神器乎？臣議改練近發之器，以求實用。其內庫銅礮，惟於春秋閱操之日，出請試驗。舊制不廢，而各軍亦免抬送之苦矣。

一、各營管兵官，有折斑錢，有虛兵糧，儘不爲少，而人人貧不能支。求其故，則衙門太多，奔走太勞，使費太侈。自朔至晦，今日某衙門，明日某衙門，甚至伺候點卯，每一衙門一月一次，以虛文妨實事。又凡遇投公文，請錢糧，驗銀封，無一不有費。此等陋例，臣與內外諸臣已決意清除。今議將臣標大小教場，神機營，官兵三萬二千人，聽臣與監臣韓贊周總練；新江二標，新水奇兵等營官兵一萬二千餘人，聽操臣總練。各衙門一切差兵，不許奔走衙門，趨奉誤事，有不遵者，從重處治。庶各官實盡其職，各兵實盡其力。南都實實有兵，雖寇至亦無患矣。」

帝是其言，責令速練，務成銳旅，以固根本。

陞左中允馬世奇爲左諭德，兼翰林院侍講，掌司經局印信；陞左中允韓四維，楊士聰爲左諭德，兼翰林院侍講；陞編修徐開禧，林增志，梁兆陽，爲右中允，兼翰林院編修。

二十九日，行大合禮，遣駙馬萬煒伯，吳遵周，行禮。

命忻城伯趙之龍管理南京守備，兼掌南京都督府事。

禮部疏奏：「藩封飄泊，請賜居址供給。」得旨：「令江南撫按相度地方棲立，道府按期供給，毋致失所。」

甲戌，山西巡撫蔡官治疏奏防晉事宜，大略謂：「收拾人心，爲固晉急策。宗藩縉紳，士民之望，必倡輸倡逃，爲大賞大罰。」帝是其言。又云：「城守河防，有能輸才效力，倡率急公者，該撫按分別奏報，以憑優敘。奏內贖罪條例，仍著該撫按開列奏奪。」

贈張瑋吏部右侍郎，廕一子入監讀書。

起陞劉令譽兵部添設右侍郎，徐人龍兵部添設左侍郎。

諭兵部：「寇氛孔棘，屢報窺河，已飭該督撫鎮按道統兵嚴防，所在愆禦。又念固圍保鎮，向有專責，捐資共濟，豈無同心？鄉紳不倡，誰爲和者？劉令譽既起佐樞，著暫留彼處，協同料理河防，聯絡紳衿，鼓舞忠義，用圖守禦。其在籍官員，不論崇卑罪廢，有能急公樂效，計數收貯，應付軍前，立行奏報，以憑酌量開復擢用。其士民人等多輸好義者，但資軍需，勿問本折，一併開列奏聞，一體優敘。如有攜家倡逃，棄職不守者，卽列名奏聞，立寘重典。」

諭兵部：「闖賊入秦，蜀中要險，倍宜萬分愆禦。著該督撫鎮上緊多方布置，扼險嚴防，毋致一騎突入。一同鼓勵兵將，剿除猺獍等賊，刻期成功。劉之渤既經留任，卽會同督剿，親詣行

間，紀核功罪。捷聞一體優敘不效，並論其川中額餉准於正項內權宜動支限三月內務盡蕩平，不得老師糜財，自干重典。」

贊畫高繆疏奏雙親盡節。帝言：「高名衡全家殉難事情，著照例察卹。」

贈劉源清崇祿大夫，太子少保，賜葬。

丙子，貴州道御史俞志虞疏奏：「向者風霾蔽晝，我皇上凜凜於天戒之臨，飭諸臣殫志竭力，悉以躬先。今奉先殿復有震雷之警，如何不戒？臣兩誦明綸，仰見聖明忱惕靡寧，兼飭文武大小各官，痛加修省。臣考洪範及天文諸書，休咎災祥，皆有事以相感，事之感也。因有象以示戒。邇來寇亂民災，白骨山堆，汴決兵譁，青燐宵燿，其象爲蠱；元臣怙寵，營私比匪，督撫貪懦，援賄飾功，其象爲蒙；派徵輓輸，民膏日盡，扣抽尅減，谿壑徒填，其象爲剝；借劍埋輪，燃灰附暖，其象爲否；糾劾乖和，分門別戶，其象爲睽。諸如此類，皆陰陽之搏擊不調，故其感也爲震雷。然則所以祭告虔修，惟在用人行政間也。臣願在事諸臣取鑒前車。大臣自省，貴能正本澄源；引不樹交，斥不伐異。小臣自省，貴能盟肌誓臆；議者持平，任者肩難。傳稱：「人臣克有常憲，百官修輔以彌天戒。」此之謂也。」帝言：「奏內上下交省，語有可採，所司知之。」

懷遠侯常延齡疏言：「流寇已陷武昌，全楚已去。九江爲陪京門戶，防扼宜嚴。請統京兵

一萬，與督臣協力共籌。」又言：「江都縣有地名常家沙者，卽臣始祖遠裔，有族丁數千。請鼓以忠義，練爲親兵。」又請職方郎中尹民興辦寇。疏入，不允。帝嘉其忠憤。

加戶部郎中沈廷揚光祿寺少卿，仍管海運。

戶部請納文武官三品以上封誥，令所司核奪。

辛丑，贈張大受驃騎將軍，瘞一子外衛所鎮撫，世襲。卹羅山戰功也。

諭兵部：「闖賊旣已入秦，承天荆襄等處，亟宜乘時收拾。著楚撫何騰蛟，會同承隕各撫，鼓勵兵將，犄角出奇。速圖恢復，早奏廓清。不得逗延失機，自干重戾。」

戊寅，保定巡撫徐標疏奏：「順德鄉宦傅梅生捐貲二千金，一切練兵置器，殫力共勦，臨難復與城存亡，此節義推爲第一。中書孟魯鉢，張鳳鳴，亦各捐二百金，旣以資急公，又以身殉城，較梅生無愧焉。南樂之鄭獻詩，鄭獻書，傾囊資餉，奮袂登陴，至面中數矢而戰不歇，兄弟同執，各求代死，有古姜肱兄弟風，其死最慘。呂鶴舉執親之喪，聞難不避，孝而烈矣。以上六人應從優卹，以示殊特。至趙煜，劉應時，李其紀，亦並賜優卹。」章下所司看議。

兵科給事中曾應遴疏言：「今日中樞調度，莫急防河，而防河莫要於閱視，卽前輔臣魏藻德亦曾以躬自行請，豈非以扼堵機宜爲今日急著乎？新樞張縉彥久奉諭旨，馬上馳催，應

無不叱馭而前。然臣愚以爲新樞家於河北之鄉，去山後垣蒲之間，不數百里，而順河如原武陟溫縣長垣，皆昔日最冲渡口。爲今日計，則宜盡并其力，以據山右矣。倘河北畿保之間，防河之兵，猶可移緩就急，樞臣不妨便宜調度，先發後聞，在此一時矣。』得旨：『新樞臣已有屢旨，著星馳到任，開河不必行。』

己卯，考館副卷進士吳剛思疏言：『正額已取二十六人，副卷取一十八人，因格於省分，末錄求一體教習。』章下所司酌核以聞。

諭兵部：『獻賊盤據江楚之間，正宜及時撲掃，以靖地方。著江督會同左良玉，鼓勵將卒，犄角進剿，一鼓蕩平，毋致蔓延流毒。其黔廣總督李若星，沈猶龍，著作速提兵出境，四面夾擊，共奏膚功。事平，一體優敘。如觀望不前，卽以失機論治。』

庚辰，兵部敘勦寇捷功，呂大器加陞一級，賞銀四十兩，約絲四表裏，左良玉晉宮銜一級，原廕一子錦衣衛僉事，加陞指揮同知，世廕；吳學禮等十二員，賞賚有差。

辛巳，左都御史李邦華等疏奏：

『臣前蒙召對，具奏：袁州爲江右門戶，賊入袁，則江右全省俱壞，則兩廣咽喉斷，而金陵之藩籬撤矣。臣鄉地雖極瘠，漕糧百萬，乃令潰兵入永，插嶺失事。湖西一帶，以及省

會，風鶴相驚，紛紛逃避，城市一空。不待賊至，已成亂形。守土各官，料理無策，一可憂也。撫臣郭都賢初從省而鎮袁，繼由袁而返省，今又入袁。往來奔波，總以兵寡勢危，苦無復之二可憂也。袁固急矣，而吉之永新，與長沙之茶攸，孔道相通，潰兵殺掠，賊勢必從此冲出，則禍又先中吉安。無兵無將，三可憂也。據南參贊史可法移臣書云：「江省自去袁繼成，全局皆誤。」蓋知呂左既有兩虎相鬪之形，安望其有拔劍投袂之勇？今左鎮雖有兵三千抵吉，而督率無人，大器又已改推，誰司彈壓？誰司調度？四可憂也。况救臣鄉，所以救兩淮也，救閩粵滇黔也。今左鎮奉諭趨武昌矣，宜勅留兵一萬，以四千守袁，三千守吉，三千協守省城。呂大器既已別用，望允在廷諸臣所推江督袁繼成，聯絡左良玉，戮力同心，以資撻伐。責郡縣同心守城，推保甲，練鄉勇。紳衿能率衆倡義，須假以便宜開復；能捐資急公，隨輿錄用。他如應皖浙閩兩廣各撫鎮，俱宜整搦健兵，會師江境，以壯聲援，而兩廣尤宜先發。至一切京邊漕南錢糧未征者，務且停止，以安窮黎之心；已征者，悉聽挪用，以應軍需。監司守令，尤資保鄣，近聞有託故弛擔者，若其庸碌，則宜更口。地既無險，民又最貧，加以擾攘，輕去其鄉，更值奇荒之後，借一逃以避漕糧之追呼，練勦之口口。并此用兵方棘，餉出無從，五可憂也。

是故以民心則不足恃，以兵餉則不足恃，以險隘則不足恃，以地方官又不足恃。當五大可憂，而加之四不足恃，此日江以西，尙忍言哉！然賊之奔突，恐不止臣鄉。必且一軍走廣信，而躡金衢，則兩浙動；一軍蹙饒州，而麟徽寧，則留都震；又以舟師由彭蠡而趨安池，則九江雖有重兵，反處其後，沿江一帶，蘇松淮海，俱未得高枕而臥也。閩粵且不復論也。故論天下大勢，北則當急救秦，非救秦也；救蜀也；救晉魯畿輔也；南則當急救吾鄉，非救臣鄉也；救直浙也。推諉之人，則宜速問；煩劇之缺，即宜速補。毋拘資格，毋緩時日，庶幾橫潰危疆，猶可保全萬一也。」

帝是其言，下所司速覆。

壬午，原任濟南知府苟好善殉難，其子鶴齡疏請贈卹，下所司察奏。

濟寧火災，河道總督黃希憲以聞，勅所司修省。

癸未，陞南京通政司施邦曜爲都察院右副都御史。疏辭，不允。

以郝晉爲刑部左侍郎。

給李明睿冠帶陞見。

帝諭：「昨覽徐準所進十五本，多有可取。其未盡機宜，著戎政諸臣會同兵部，詳悉密



忻城伯趙之龍疏辭新命，帝言：「留都根本重地，守禦需才，特茲簡畀。卿宜殫心料理，益展忠猷，不允所辭。其十六字之聖諭，卿宜卽恪遵力行，以振飭弛玩。」

差賀登選巡按應天。

改口口南京大理寺少卿。

甲申，兵科給事中吳甘來疏諫開礦，不聽。

禮部疏奏新撰樂詞及更定樂章，令進覽。

乙酉，工料給事中李青疏奏：

臣聞古哲王之御宇也，惟凜凜於人言一端，觀陰陽以別善惡而已。凡言之易與衆質者，卽有風聞之失，不害其爲陽；凡言之難與衆曉者，縱稱獨見之明，終成其爲陰。觀乎此，則君子小人，判若指掌矣。往者詞臣于進魯具奏入告，欲我皇上破格留中，以圖中傷善類，自蓋奸欺。蒙我聖明，洞察肺肝，炤常票發，故魍魎無所匿矣。

乃邇者已故南道御史孫鳳毛曾糾廖國遴，楊枝起，獨用密封。夫以國遴等身列言路，屢掛彈文，瘡痍攢體，是必有以自取者。其爲鳳毛疏糾何疑？然天下因有前快心之舉，

而知風之士，早已慮其流弊而叢奸。誠以順用之，固爲正人鋤奸之捷著；而逆用之，卽爲奸人噬正之巧算。則密封一事，是不可不深思而預防也。

臣謂自今而後，除行間密封，一概禁止。「所言公，公言之；所言私，王者無私。」願皇上提此二語，爲中外規。而凡我臣民，亦宜滌心剖肝，各以忠告爲明告，慎毋謂國遴等既處，爲遂爲鳳毛之密封，可踵行無弊也。」

帝是其言：「事關兵機，間用密奏，原屬權宜。其餘章疏，當明白入告，不得輒用密封。所司嚴飭。」

補原任參議李嘉禎爲廣西參議。

陞楊觀光詹事府光詹。

加陞許志才太常寺少卿，照舊辦事。

原任山東僉事朱廷椒殉難，其子朱鼎請卹，下所司察卹。

兵部敍城守功，授王允整都督，齊廷行都督指揮僉事，土茂德都指揮僉事，口口客文輝，王道新，各廕錦衣衛，實授百戶。

丙戌，原任兵部尚書張國維被逮，吳民王永寧等叩關，稱：「國維昔日撫吳，功德在民，乞

吏科給事中左懋第疏言：

「臣自離南京，由長江遡流而上，行次采石磯，一察采石龍舉兩營兵士，外雖可觀，而按實點驗，非可戰守之兵也。副將陳學貴言有餘而實不足，察其料理已經三年，亦非禦侮之才矣。自此以上，見沿江防守，則遊兵營之兵，及各州縣之弓兵。遊兵營之兵，卽舊屬操江所轄，而弓兵則巡簡領之營兵。每十數里間，有一小船，每船多則十二名，少則七八名，放銃鳴鑼而已。每二三十里，有弓兵五六人，不等。然此猶知臣至而來也，若無人察點，則江干寂寂耳。江防之疎，一至於此！寇據上流，無論賊船數千，卽以數百順流東下，豈零星之兵所能禦乎？」

臣察祖制：設文武操江，而其銜皆提督，兼管巡江之兵八千八百。文操江之兵，月給銀九錢，尙不抵米一石，而武操江之兵，月糧一石外，有加鹽菜二錢四分者，又加米五斗，及一斗五升者。文操江之兵少而餉薄，武操江之兵多而餉厚也。是武操江之設，乃所以濟文也。操臣劉孔昭至南京，臣先晤之，見其實心以練兵爲務，曾言：「操江職掌，其分地也長，其操權也重。昔以兩臣營之不足者，頃願以一身肩之乎？」臣初未信其然。及巡長

江數百里，而知其信然矣。自鎮江關山上下，直至九江，長江一千三百里。一人巡之，不如兩人分巡，甚明也。若一人以巡江爲務，何日爲住營練兵之期？若以練兵爲事，又何日爲巡江之期也？臣愚莫若仍復文操江，亟推知兵者領之。而目今寇勢猖獗，我之水師，尙未有成。臣愚非盛陳水師，不可以禦大寇。

臣前疏請練水師二萬之議，未必卽能舉行，請先得戰船三百隻，分爲三師。如寇果有東下之勢，一師駐池州，則安慶有聲援；以一師駐蕪湖梁山之間，則采石有犄角；仍留一師住江口左右，則陵京有聲勢。而三師則武操江挑善戰水兵，以見在之船，加至二百隻爲一師。速催一知兵南樞，加以副都御史，挑兵部善戰水師，以水兵營見在之船，加二百隻爲一師。若無事，則文操江分年總巡上下江，而兵部侍郎，協理尙書，與一支操練水師於江口。若上流有警，則兵部侍郎率一師出防，而二操江之師，分月輪留防守。上江南京口舊有四百船堪戰之水師，而操江亦一年內各有半年練兵之暇也。如目前有警，卽各用見在之船，不必更待船齊矣。不外設一官，外增一兵，而成三師。同舟共濟，相資爲用，計莫使於此也。

得旨：「察核留都兵馬船隻，缺額不堪，向來何無料理？著南兵工二部察奏。」

帝言：「樞貳原備總督之選。方孔昭，王公弼，是否勝任？著確核奏奪。其已薦舉起廢各官，應更正者，許自行更正，免其處分，不許朦徇，遺誤封疆。自干追究！」

己丑祭太歲之神。

卷二

崇禎十七年甲申正月庚寅朔，帝御皇極殿，受羣臣朝賀，免命婦朝。

大風霾。

癸巳，漢陽縣知縣王風仁疏奏綱繆八事：「一請札付以鼓豪杰；一嚴保甲以練鄉兵；一寬文網以裕展抒；一懸購賞以倡勇敢；一重事權以伸法令；一勸忠義以養戰士；一戢暴掠以安災黎；一清蠲恤以收人心。」章下所司。

陞通判王世瑛爲兗西道。

擢方震孺爲都察院右僉都御史，巡撫廣西。

帝言：「秦疆方急，余應桂、李化熙，卽宜聞命星馳，何得遷延致誤？著兵部再行勒催，仍著山西撫按確察具奏。」

命方孔昭仍以都察院右僉都御史降一級，戴罪總理河北山東屯務。孔昭桐城人。萬歷四十四年進士，由四川嘉定知州，調福建福寧知州。天啓二年，陞職方司員外，四年，陞武選司

郎中調職司；五年，陞江西贛州兵備；崇禎十二年正月，爲楚兵大挫，革職逮問，遣戍；十五年，舉邊才，准復冠帶；十六年三月，到京，陞見吏部，推兵部添設左侍郎，未用。至是，乃有是命。

陞張有譽南京戶部右侍郎兼都察院右僉都御史，總督南京糧儲。

甲午，錢法侍郎王鼈永疏奏錢法，帝言：「當五錢久已奉旨，如何尙未鼓鑄？監督官着罰處。據稱工部爐僅十座，治鑄曷資？着卽傳各局刊造母錢，進覽。一面多購爐座，雇募匠役，精工鑄造，不得再延取咎！」

帝諭：「會典鈔法六等，舊式見存在庫，該司察炤印造。其四年界限，如尙有精好不願換者，聽從民便。」

命于永綬以原官降二級，免戴罪，補南京神機營提督，責令隨帶親丁馬匹，星速受事。  
命戶部尙書倪元璐以原官專供講職。

召兵部尙書張縉彥，翰林官李明睿，來中左門。

贈原任保定監軍任棟光祿寺卿，廕一子，入監讀書。

帝諭：「池州咽喉重地，自宜宿兵扼防。據皖撫增兵一萬名，歲餉二十餘萬，曾否實練？應否分扼池疆？會計臣酌妥以聞。」

補何瑞徵等爲東宮講讀官。

丙申，大學士陳演等疏言：「昨蒙召對，臣等謬以積貯本色，目前根本之說進，蒙皇上諭旨，臣等於今晨集部院諸臣，諭以憂國奉公，先事預防之旨，諸臣莫不樂輸趨事。臣等誼不敢后，共捐糴本銀二千五百兩，買米貯倉，爲諸臣急公之倡。除立簿二扇，一傳成國公臣朱純臣，一傳吏部等衙門李遇知等，彙齊所捐數目，恭進御覽。」帝以急公嘉之。

禮科都給事中沈胤培疏奏：「臣承命同駙馬齊贊元宣慰惠藩，竊思祖宗剪桐裂土，恭置星羅，固冀以聯屬人心，綱維重地。乃聞警輒逃，如楚中諸藩，無不先去爲民望者。皇上興懷水木，同念流離，雖屬行葦至德，而律以社稷之守，福忠王獨非親藩乎？則統布皇仁之後，仍宜示以大義所歸，俾諸藩不得視一惠藩爲例，而謂祖制遂可墮也。惠藩親爲皇叔，國係初封，始則踉蹌衡岳之間，今復播越粵西之境。皇上軫其播遷，必恤其困乏。如福藩周藩，皆有大賚，則欽定錫予之數，俾彼處撫按察取，度不勞而事集，所當特請而明論者也。惠藩固非諸藩可比，而桂藩誼同一體。衡郡旣失，桂藩亦不知旅寓何所，聞同在粵西，皇上何以同仁一視？乞敕部妥議。而其餘諸藩，如楚，如吉，如岷，並敕撫按商其居處，助其供結，便足以慰敦睦之極思。而近者衡藩倡逃之郡，爵必懲，則衆志成，而鞏藩封，卽以奠金湯矣。至臣等將命，大江兵阻，必取道



江浙以達兩粵，則道路不得不紆，限期不得不展，敢附及之。」帝言：「藩封播遷，深軫朕懷，賜予居處各事宜，所司確議。其倡逃議罰，已有前旨。」

宣大總督王繼謨疏劾總兵唐鈺貪淫諸劣狀，革職勘議。轉浙江副使馬鳴騷爲淮揚兵備。

命吏部左侍郎雷躍龍，禮部右侍郎張維機，教習庶吉士。

丁酉，南京戶部尙書張慎言疏奏留儲四弊：「一曰：虛報之弊；一曰：盜賣之弊；一曰：需索之弊；一曰：掛欠之弊。」章下所司嚴飭。

吏部擬陞吏科都給事中吳麟徵爲京堂。帝言：「內外兼轉，前諭已明。吳麟徵未歷監司，應否遽陞京堂，着再推通列以進。」麟徵遂出，揭吏部云：「監司內外兼轉，聖諭屢飭，職因病曠誤，屢經自劾求斥，豈堪冒濫京堂，致煩明旨推駁？邇者司府缺多，職資俸在前，首當移選，况奉未歷監司應否遽陞京堂之旨，是宜外不宜內明矣。若瞻顧因循，在明旨爲不信，於貴部爲故違，而聖諭所云厭薄不屑爲者，職又何以自解！」

召撫寧侯朱國弼，忻城伯趙之龍，來中左門。

戊戌，補盧大勳爲山西參議。

帝諭：聞遼民任姓者有一疏，爲鼓連義勇奮力之事，着通政司卽日封進。

己亥，大學士陳演疏奏：「大駕祈穀，民間有拆卸棚舍之擾，請於禁內設位致祭。」從之。命王之仁仍以原官充總兵官，鎮守浙江；周仕鳳陞署都督僉事，充總兵官，鎮守廣東。召吳襄陞見。

庚子，兵科都給事中曾應遴疏奏：「臣鄉江右，自橋頭失守，賊從永破吉，插嶺兵變，而賊破萍鄉。江戶不瑾，信地失守。在事文武，可竟置不聞乎？相應勅下按臣確察，不得詳於小而略於大也。夫督鎮不協，臣早已密言之，謂：呂大器性稍偏急，使其駕馭左師，必不能得其力而責成功。要在能用良玉之人，使部下樂爲其用，請勅催袁繼咸兼程回任，調度良玉。」

江省居閩浙楚之中，昔號腹內，故未設鎮，人不知兵。而處州爲閩粵咽喉，臣前疏請增虔兵三千，取之地方矣，而未及設將。副將鄭鴻逵英才壯略，紀律嚴明，以之鎮虔，人與地得。蓋芝龍與鴻逵爲胞兄弟，倘有緩急，彼此救援，不煩檄調。若永新之棘樹，與萍鄉之插嶺，扼險設防，得勁旅一枝守之，便易爲力。此當責之吉袁二府，自爲綢繆。要在永萍二邑得精明歷練之甲科，收拾人心，毋聽人規避可也。

江督撫按諸臣，塘報無聞，傳言不一，有云：益藩走閩中，建昌潰於十一月初二日。又云：撫

州南豐，同日陷於初七日。賊竟往廣信。有言贛郡失守，而虔撫之報杳然莫必。臣實有母，抑獨何心，而能忍痛視事耶？總之地方失事，苦於諱賊不報，卽報亦僅事鋪張偵探且疎，又安望其與賊對壘決生死乎？行間諸臣，眞同醉夢。事出危急，伏乞下部核議，地方幸甚。」疏入，帝言：「袁繼咸已有旨。江右缺官，着於候選進士內遴補，不拘名數，缺盡而止。吉安失陷，何以奏報杳然？該部速行察飭。虔鎮設將，卽日確議以聞。」

帝言：「劉承胤殺賊建功，加陞都督僉事，節鎮武岡，兼管黎靖，仍磨一子錦衣衛試百戶，世襲，賞銀三十兩，紵絲二表裏。」又言：「尹先民俟察明另議。」

辛丑，祈穀，遣成國公朱純臣行禮。

帝諭：「祈穀禮雖已遣官恭代，朕在內大光明殿，仍行遙祭禮。應用祝文，撰擬進覽。」戶部尙書倪元璐求罷，優詔留之。

冊封魯王。命懷遠侯常延齡爲正使，張希夏爲副使。

贈口興基河南按察司僉事，磨一子入監讀書。

癸卯，陞王庭梅順天府府尹。

禮部侍郎瑜瑜引疾，不允。

河南道御史祁彪佳疏請休致，不允。

賜劉夢桂祭一壇，減半造葬。

南京吏科給事中李沾疏劾袁吉失事各官。帝言：「袁吉失事各官，該撫按察明解究。郡縣殘破，自當免征。其餘酌量蠲緩，不得概望停折。」

封王氏爲德王次妃。

甲辰，差刑科給事中光時亨巡視京營。

保定地震，巡撫徐標疏聞。帝言：「地震示儆，自當省惕。徐標練兵固圉，察吏安民，實圖弭患二疏，卽行察覆。」

乙巳，推協理京營戎政王家彥爲口部尙書。帝令再行確推，令何楷來京陛見。

戶部侍郎王正志引罪求罷，不許。

吏部郎中劉廷諫回奏。帝責其遊移，下所司議處。

發熊開元附近充軍終身，拘妻僉解。

尙寶司卿程正揆求斥，帝令靜候察議。

丙午，兵科都給事中曾應遴疏奏：臣惟天下大勢，非賊之強且衆也，乃民之喜於從賊，倡

逃，而地方無人居守也。臣聞有國家者，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貧，而患不安。今天下不安甚矣，察其故，原於不均耳。何以言之？今之紳富，率皆衣租食稅，安坐而吸百姓之髓，平日操奇贏以役愚民，而獨擁其利。有事欲與紳富出氣力，同休戚，得乎？故富者極其富，而每至於剝民；貧者極其貧，而甚至於不能聊生。以相極之數，成相惡之刑，不均之甚也。

卽如秦藩富甲天下，賊破西安，府庫充物，不下千百萬，悉以資賊，使用以犒士，則百二河山，安如磐石矣。又聞萊陽之破，東門守城鄉紳張宏德當解嚴之後，盡追鄉民犒賞，痛笞而窘迫之。一家發難，合邑罹殃。及兵再至，勒令宏德自指其處，立發其藏，得百萬金。然後駢首就戮。嗟乎！使其推百分之一，以賑窮而饗士，豈至此哉？愚者覆轍，智者師焉。則今之藩國，何必盡若秦藩？今之紳富，何必盡效萊紳？臣敢請皇上下臣此疏，刊布中外。凡省郡州邑中，各有紳富。鄉紳例得捐十分之二，富民例得捐十分之一。捐其二，正以守其八；捐其一，正以守其九。利在紳富，而百姓歸如流水矣。

然後強者各籍鄉勇，察炤紳富歲入地畝，炤例捐租，名爲均田。官籍其數上聞，而歲征其籽粒，以犒鄉勇，而賑貧乏，則人心旣固，他變不生。百姓無失所之憂，紳富有幹止之樂。然後於紳富中推其平日有功德於民者爲之長，有司但爲稽其出入，平其賞罰。均田

止供地方，永不許撫按借題檄取，鄉勇止守本地，永不許撫按別生調發。臣目擊臣鄉危在旦夕，臣實爲母請假，原可無言。但區區之愚，敢以此爲天下紳富之勸。」

永康侯徐允貞疏薦清平伯吳遵周，京營副將唐鈺，工部主事梅之燁。章下所司知之。涼洮鼠妖，茶馬御史徐殿臣以聞。

湖廣巡按御史王揚基疏奏獻賊去岳。帝言：「賊去岳州，是否官兵恢復？目今逆獻盤踞何所？著撫鎮會同左鎮勦兵蕩剿，一面恢復荆襄承德，速奏膚功。據稱豐賊久欲歸降，正宜多方招撫，權爲我用，無失事機。」

大學士李建泰督師啓行，帝嘉其忠憤。建泰請以衛禎固，凌駟，郭忠杰，隨征。勅所司卽爲題用。

諭兵部：「近聞山東土寇出沒不常，外解梗阻，該撫鎮何全無奏聞？著卽督發官兵掃蕩，以通餉道。其天津總河總漕各督撫，凡遇地方寇賊生發，著督發兵將，作速廓清道路，水陸俱通，不得因循貽誤。」

諭兵部：「近日寇患地方，人心不固，聞警逃避，法紀蕩然。亟宜立行賞罰，用示勸懲。如山西保得州固守有功，官紳人等，已有旨破格敘擢。其該省有倡逃者，不論宗室官紳，著該撫按

## 立行參治。」

諭兵部：「逆寇犯晉，畿南震鄰，紫馬龍固等關，亟宜悉備，著馳檄保撫鎮道諸臣，整擻兵馬，分信扼防，修設險塹，盤詰奸細，務以一賊不入爲功。仍嚴飭郡邑有司，料理城守，鼓勵鄉勇，固結人心。如鄉紳士民，有倡義急公，忠憤誓守者，卽時奏聞，以憑紀錄，敘用。如有傳訛惑衆，棄城倡逃之人，立行逮究，將財產沒官充餉，不得徇縱。」

命王承胤仍以原官署右都督，充總兵官，鎮守宣府。

丁未，帝言：「秦督已至河干，卽統率高傑等兵，相度往援，以鞏巖鎮。宣督著星馳防河，不得遷延貽誤。」

陞寇可教爲河北屯田參議。

起王源昌爲江西按察使。

陞嚴繩光爲袁吉僉事。

復御史衛禎固官，授進士凌駟職方司主事，隨輔臣李建泰監軍，實授郭中杰副總兵，爲督師中軍旗鼓。

戊申，調吏部主事王顯爲文選司主事。

左中允韓四維疏請積穀，帝納其言。

增南贛兵二千，令鄭鴻達以副總兵職銜選練，以資援勦。

己酉，南京太僕寺丞姚思孝疏請養父，許之。

南兵部尚書史可法疏奏：「臣初任西安推官，正值前督師洪承疇爲監司，輔臣吳牲爲巡按。二臣清方正直，精敏忠勤，今承疇死矣，獨吳牲在耳。牲鎮秦撫晉，素有重名。前奉命督師，遷延時日，責以規避，何辭？但牲於拜命之時，卽將布置情形，移書於臣與鳳督應皖諸撫，不一而足。又慮鎮臣左良玉之不爲用也，卽委良玉差官張慎遠持檄慰勉之。身雖依於闕下，心已遍於行間。此皆一一可察，非臣敢爲飾說也。至於盧將帥之跋扈，而力請多兵，亦非得已。若輔臣視師，兵力不厚，呼調不前，豈不損軍威而辱國體？此皆一一可察，非臣敢爲飾說也。臣於六月間，晤牲於淮，云：「君恩未報，」相對唏噓。一聞欽使來催，扶病卽往。蓋生平清望，旣爲海內所推，而憂國熱腸，亦其居恆自矢。一時偶誤，其罪可原。皇上曾赦前樞傅宗龍，督臣孫傳庭。此再赦牲，將來不爲宗龍之忠烈，則爲傳庭之慷慨，臣敢以身保之。又如樞臣張國維，清謹有餘，擔當不足。封疆失事，罪固難寬。而前任總河，勞殊可念，且其母年已望八矣，是亦聖慈所惻然者。」疏入，不允。



總兵高傑疏奏流寇渡晉。帝言：「據奏，各郡邑失守情形，殊可痛恨！該撫按向來蒞飾何？在殊爲溺職！著遵旨嚴禁倡逃，勵衆固守。高傑兵旣稱精銳，卽當聽該督賈勇破賊，力遏狂狡，何待大兵四集？家屬准隨便安插，不得遷延。命劉肇基以署部督僉事，南京右軍都督府僉書，提督大教場。」

帝命周選吉率兵二萬馳扼防河，仍命高傑領所部協力堵擊，其大同及陽標兵聽宣督調發。

命原任操江高倬來京候用。

獻賊陷太湖，鳳督馬士英以聞。疎防各官，敕巡按御史察議。

通政司孟兆祥疏言民本蠶雜宜禁。帝不許，仍令封進。

帝諭：「大明集禮中遣將授節鉞告廟禮儀，著輔臣等看議妥確以聞。」

帝諭：「遣將告廟禮，於本月二十六日寅時。遣駙馬都尉萬瑋恭代，於太廟節劍禮。」

帝諭：「二十六日卯時，行遣將禮畢，朕御正陽門樓，宴餞督輔李建泰，併召五府內閣京

營六部都察院掌印官侍坐，鴻臚贊禮，御史糾儀，大漢將軍侍衛，應用法駕，宴席，作樂，內外衙門預行整理。其護衛隨從把守巡緝官軍旗番，著廠衛京勇城捕等衙門酌撥。民棚接簷，俱暫

免拆卸不許官役滋擾。」

兵部尙書張縉彥請隨輔臣出師。帝言：「平寇重任，特簡輔臣專征，卿職任中樞，還着詳籌制勝，不必請行。」

帝令王繼謨許定國再催援兵，星赴輔臣軍前進勦。

降天津巡撫馮元颺一級。

命李化熙三邊總督。

命郭景昌巡撫山西。

辛亥，諭戶部：「邊餉告急，外解不前。督餉臣既撤，卽著鹽臣王家瑞管理，馳檄各省直督催解京，不得貽誤。」

監軍御史霍達疏奏秦中死事諸臣。帝言：「馮師孔等抗節捐軀，忠義可尙，已有旨優卹。本內殉難縣令，該部卽日議覆。朱新選妻妾確察姓名另卹。其王定及閒廢鎮將王世欽等著察明速奏。」

甲寅，兵部主事成德疏奏：「年來中外多故，節義孤懸，爵祿迷心，廉恥道盡。其病在人人欲做好官。於是一兆於燕齊之婦女，敷粉塗朱以媚敵；再兆於秦楚之冠紳，厚顏卑躬以從賊。」

噫嘻甚矣！推厥源流，皆此欲爲好官之一念作戾爾！其忠寧該自將，（靈皋按：疑有脫誤，待考。）矢死靡他，固亦多有風聞。在北則有舊太常鹿善繼；在西則有舊太守祝萬齡。皇上御極十七年於茲，食君之食，樂石之樂者，不乏人矣。何仗節死義之虛無幾人也？其弊可以思矣！宋臣張栻有言：「仗節死義之人，當於犯顏敢諫中求之。」夫犯顏敢諫，亦復何難？在朝廷之上，實有以養之而已。今諸臣咸列右班，或伏居林下，煩皇上勅下該部，舉其賢者進之，不肖者退之，而諸臣自知自審，自認自供，有進者任之，不能者讓之，一二言而決耳。善棄其須養者，則可以消匪材干進之心；善留其不須養者，則可以援真才向用之志。表厥宅里，所以伸忠臣孝子於恆生；殊厥井疆，所以誅賊子亂臣於未死。挈領提歸，道無踰此舍；是不爲混混同流，廉恥盡敗。死敵者無功，媚敵者且無罪。死賊者褒揚不亟，則從賊者恬而不知畏也。天下尙謂有紀綱哉？臣以母老身病，近三疏乞休，（疑有闕文）不因告敢忘朝，（疑有闕文）（馬及衛所額軍若干，應否另行增募，並應徵本折錢糧，守禦事宜，著卽酌議速奏。）（靈皋按：末數語疑係帝旨。）

丙辰，刑科給事中郭充請勅南樞臣史可法確察功罪，并察朱大典冒廕錦衣一案。得旨

察奏。

正月十一日，獻賊陷袁州，副將吳學禮等奮擊，斬首二千四百餘級，巡撫郭景昌以聞。總

督呂大器總兵官左良王等請

差王章巡視京營。

太僕寺寺丞賀王盛疏奏膠萊海運，並繪圖以進，帝言：「賀王盛著卽踏勘成山一帶海運形勢事宜，詳確速奏，圖留覽。」

大學士李建泰疏奏馳往太原，帝遣金毓峒監軍赴晉，事竣考察，方准回道；王愈院輸餉，從優升敘；湯若望著隨行。

大學士李建泰疏請河東道李政修隨征，許之。

陞廣東副使邢大中爲嶺南參議。

陞張國士爲山東海右副使。

差戶科給事中介松年入晉督餉。

丁巳，流寇渡河，平陽府官民開門悉遁。

雲南道御史衛禎固疏奏：「竊惟流寇之入關也，臣妄疑之說，謂搜羅廢將，連絡三邊，爲上策；恢伏潼關，收拾河南，爲中策；分信守河，靜以觀變，爲下策。然使下策得行，亦可免畿輔震驚，而今無望矣！爲目前計，正月據行山一戰，以幾倖萬一。過此則千里坦途，衆寡不敵，是河山

大勢，寇與我共之。實無論戰不成，守亦不成。守也。察河南自陳永福敗後，歸土鎮者，尙有三千人下營，約得二千人。可據行山，扼險以當澤潞之衝。畿南正勝奇勝兩營，計數得萬人，可據行山，扼險以當固關之衝；而刑襄涉武兩處，猶有間道可通。應撫輯高傑，以資一臂。不然，惟急調劉澤清兵，分信扼險，而各兵應得之餉，卽問之各撫，不得推諉。軍聲少震，則守氣自固。若戰守不清，而止言分兵戰守，實示一弱。風鶴之人心，已不可收拾，安能取貪生之人而盡殺之也！又計撫臣徐標實心任事，可當北一面。豫撫任濬受事，或期嚴旨立催，或別推代任，皆勢不容姑待者。邊臣又有言輔臣視師，是代我皇上行者也。舉動係國家安危，則事事須費詳酌。坐身南下，不慮流寇窺我虛實乎？若一兵一餉，專倚本地，何以明居重口輕乎？此皆當事者應嘔心以籌實兵實餉，勿曰：推轂有重臣，便可袖手。夫輔臣何足恃，國事何可諉？此又臣所認認過慮者也！

調侯偉時爲考功司主事。

陞薛國柱爲河南僉事。

陞郭明興爲西寧兵備僉事。

戊午，編修衛胤文捐貲三千兩助餉，帝嘉其好義。

詔免應天等府十二年以前民欠罪贖，從巡按御史鄭崑貞請也。

陞李明睿右春坊右庶子，管左春坊印，陞衛胤文，羅大任，左春坊左諭德。

東宮開講，定二月初十日；定王開講，定十三日；永王開講，定十六日。

山西巡按御史汪惟效疏論巡撫蔡懋德怯懦，遺誤封疆。帝責其苛論。

崇禎十七年甲申二月辛酉朔，李自成陷汾州。

贈王思擢鎮國將軍，蔭一子外衛試百戶，世襲。

丁卯，召五府，六部，總督京營，新舊閣臣，都通大掌印官，來中左門。

李自成陷太原，巡撫蔡懋德死之。

兵部尚書張縉彥疏報山西賊勢。帝言：「賊破太汾，潞安繼陷，毫無拒堵，地方官所司何事？調兵恢剿，已有屢旨，藩王下落，賊苗向往，一切情形，著該按確察以聞。」

吏部尚書李遇知乞休，不允。

陞郝晉刑部左侍郎，孟兆祥刑部右侍郎。

召閣臣陳演等，戶兵二部，戶兵一科掌印官，來中左門。帝令李化熙鼓率高傑兵馬，遄馳

戊辰，敍陳郡死事諸臣，關永傑贈光祿寺卿，侯君擢贈河南布政司右參議，各廕一子，入監讀書；李夢辰、張維、世崔祕之各復原官；張質贈河南按察司僉事，王壽爵贈順天府宛平縣知縣。

贈李貞佐河南按察司僉事，廕一子入監讀書。

兵科給事中韓如口疏奏防晉機宜，帝言：『調兵赴晉及防護北河，皆制寇要著，其擒僞官兵，定人心，尤爲喫緊。該部著遵屢旨申飭。』

贈亢孟檜太僕寺卿，廕一子入監讀書。

贈陳三接，常惺，山東按察司僉事，仍各廕一子入監讀書。

以范景文、邱瑜爲經筵講官。

御書勅督師李建泰：『朕仰承天命，繼祖宏圖。自戊辰至今甲申，十有七年，未能修德尊賢，化行海宇，以致兵災連歲，民罹兵戈，流毒直省。朝廷不得已用兵，剿除本爲安民。今卿代朕觀征，鼓銳忠勇，表揚節義，獎勵廉能，選拔豪傑。其驕怯逗玩之將，貪酷倡逃之吏，妖言惑衆之人，違誤軍糧之輩，情真罪當，以尙方從事。行間一切調度賞罰，俱不中制。卿宜臨時而決，好謀而成。剿則真剿，殲渠宥脅，一人勿得妄殺，撫則真撫，投戈放遣爲民，從此安生。以卿忠獻壯略，

品望素隆，辦此裕如。特茲簡任，告廟授節，正陽親薦，願卿早蕩妖氛，旋師奏捷，晉爵鼎彝，銘鐘  
內外各官，從優敘用。朕乃親迎宴賞，共享太平。須將代朕親征，安民靖亂至意，通行示諭，咸使  
聞知。」

己巳，上海縣舉人何剛疏言：「臣見時事維艱，率進狂瞽，猶以前疏未盡，請畢其說。臣竊  
惟創業與守成異。創業法令簡，文武各效，求非常之才，信任之，草昧開造之略也。守成法令煩，  
文武牽制，用繩墨之士，恪守無弊，太平休息之理也。聖祖削平海內，與臣下昆弟，故所至有功，  
羣雄殄滅。治平既奏，奇才異能俱無所用，於是歷監前代之弊，約法加嚴，規條愈密。設制科，限  
資格，皆所以彌亂，而非所以戡亂也。迨繼之承平，凡三百年，人心積弛，法度盡弊。糜餉則有兵，  
臨敵則無兵；尅剝士卒則有將，約束制勝則無將；發清華顯要則有人，推督撫樞部則無人。何  
時止戈息民，紓皇上之旰食乎？夫欲收實才，務絕僥倖富貴之路；欲圖實效，在裕歲月簡練之  
功。國家爵祿所懸，士爭趨之。今日救生民，匡君父，無踰於滅寇，然生平未常學，父師未常教；所  
殫心者，制舉之業。一旦握兵符，驅強寇，其最良者，惟守義捐軀，何益於疆場哉？願皇上獨斷，親  
選強壯聰敏者，命大臣教習之，講究韜略，勞練筋骨，充拓膽智。皇上特優其秩，比於翰林華選。  
俟實學有成，他日授以重任，必能建奇功，當一面耳。臣觀咸繼光之書，稱義烏東陽兵力可用。



臣親至其地，見其士忠義自許，野農朴勇不二。雖舊伍有人，習於頑鈍不前。莫若新募數千，驍勇敢戰，特簡重忠義，懷大略者，召募訓練，就中推擇將帥，一如戚繼光法，精練武藝，申明律令，統率以布河南郡邑。壯者拔以爲兵，弱者撫以爲農，中原盡可恢復也。」疏入，帝是其言，令所司確覆。剛字慤人，弘光時授兵部職方郎，後以死難聞。

晉工部尙書范景文，禮部侍郎邱瑜，爲大學士，入閣辦事。各疏辭，優詔不允。

癸酉，祭朝日壇，遣成國公朱純臣行禮。

二十日，遣官祭文天祥、姚廣孝。

遣戶部尙書倪元潞祭太倉之神。

贈高如岱河南按察司僉事，廕一子，入監讀書。李時正良鄉縣主簿，邸養性國子監助教，劉蕙准復原官。

贈鄧藩錫太僕寺卿，廕一子，入監讀書。

贈王維新光祿寺卿，廕一子，入監讀書。

祭社稷壇，遣成國公朱純臣行禮。

陞王正志戶部左侍郎，王繫永戶部右侍郎，仍管錢鈔，復沈迅官。

陸張弘道光祿寺少卿。

己卯，戶科給事中吳甘來條上十事：『一曰：因屯練兵；一曰：卽兵興屯；一曰：雜折宜密；一曰：本色宜儲；一曰：本色可改折色；一曰：買米不如留米；一曰：酌鹽引；一曰：假便宜；一曰：約鈔費；一曰：廣捐助。』章下所司。

南京國子監監生向陽疏奏：

『竊念寇熾楚中，長江之險，業與寇共。留都踞長江中道，上至東海，北岸扼險，如安慶，如西梁山，如針魚嘴，南岸扼險，如黃盆，如東梁山，如采石，所爲上江之門戶。昨設皖撫，並九江督撫，控制最爲得力。臣愚欲於采石添設水師，除舊制營兵，不可移易就新，設新標新水等營，擇一將領，令統原轄兵丁移駐。勅上巡江御史，駐紮池州太平間，以通呼吸，則上江之門戶嚴矣。』

若夫下江一帶，北岸扼險，如三江會口，如瓜州，儀真，南岸扼險，如顯山，如鎮江，如天甯州，所爲下江門戶。狼山舊設副將，防海亦以防江。然下江可慮，不在東海而在鹽場也。自上游有警，鹽徒失業，飢寒，狡猾叵測，堪虞。臣計欲將兩淮鹽運司左二官裁革一官，改爲練兵府佐，令募鹽場義勇，大開功名之門，而陰消其不逞之念。蓋鹽徒人多精悍，家習

技勇，苟募人至三千名，合成一旅。不待久操而武藝皆精；不待別求渠帥，而父子兄弟皆人戰家守，效死并力者也。再勅下巡江御史駐紮鎮江瓜州間，以重節制，則下江之鎖鑰鞏矣。

今聖明合併文武操江舊制，武操止統新江一營，文操標兵則有太平營，上江則有奇兵營，下江則有游兵營，權既屬一，責有攸歸。曷合四營爲二營，俱令嚴守江岸，與對江浦口大帥分防共守。上通皖撫，下通狼鎮，指臂相連，緩急相應。其濱江各府江防同知，俱令駐紮江干，緝弭奸盜，兼守信地之遊兵，未必非刼行船之盜府。有官彈壓，自可潛杜孽萌，此皆江防之要策也。臣生長留都，久教讀鹽場，習知其人情土俗，因敢冒昧上陳。」

得旨：「奏內亦有可採，所司酌覆。」

李自成犯代州，總兵官周遇吉拒戰，斬賊萬餘人。

南京兵部尙書史可法薦戰張將浩然，從之。

諭吏兵二部：「朕念豫省殘破，郡縣料理需人，銓除更調，惟循常格者行。各撫按官凡被陷員缺，悉聽自爲挑選更置，不拘科目雜流生員布衣人等，但才能濟變，品行服人者，卽與填用。其有能倡募義兵，恢復一州者，卽受知州；恢復一縣者，卽授知縣。功績茂賞，決不慳吝。應與

練兵安民理財之事，俱聽該撫按率同所屬有司，便宜舉行，朝廷毫不中制。其力秉虛公，用心遴選，務求戡攘，不得徒事虛名。」

諭司禮監隨堂辦事內官太監高起潛，總監關寧薊鎮中西二協盧維寧，總監津通臨德方正化，總監真保等處乾清宮管御清監太監杜勳，監視宣府；王夢弼監視順德彰德；閻思印監視大名廣平；牛文炳監視衛輝懷慶；乾清宮打卯牌子御馬監太監楊茂林監視大同；李宗化監視薊鎮中協；張澤民監視西協。

賜王承恩祭十六壇，造墳安葬。

詔卹延鎮殉難官紳。

帝諭：「昨有旨，給發薊關諸路餉銀。關寧差內員閻國輔，李寵；薊督軍前，差田吉祥陳曰節；西協鎮臣軍前，差杜進忠，王道忠，同兵部官星速解運。」

兵部尚書張縉彥疏報災變。帝曰：「雨雪非時，天心示儆，該撫鎮道加意修省，以圖消弭。」

帝令方孔昭以原官兼理軍務，督同廣大二道，就近禦防。

庚辰，陝西道御史白袍一疏奏：「頃以奉先殿獸吻爲雷震損，皇上悚惕靡寧，親行恭慰，

旋命禮臣條上祭告修省事宜。顧臣以爲祭告可以言事宜，修省未可徒責之事宜也。何也？修者，敬修諸己；省者，內省諸心。從來避殿減膳，不過具文，祝史致詞，無關誠信。若論災變，揆厥咎端，多在臣下。然而皇上之一身，真天地祖宗社稷之主。夫風雨者，天地之怒氣也；廟貌震驚，則祖宗未免怨恫也。今歲仲春之月，皇上躬秉圭瓚，有事於社稷，而暴雷飄風，左右凜慄。兼之守臣奏報，鳳陵發祥之地，無雲而雷，鬱葱改色。合是數者觀之，災不虛生，變豈細故？然臣竊觀皇上數年以來，罪己同於湯禹，側身邁於雲漢。蠲賑則周文之發政施仁，求言則虞廷之達聰明目。以皇上勵精求治如此，固宜錫福如升恆，尙爾示儆於災變，則臣有以知其故也。

父母之於子也，於其最克家者愛之愈深，則督之愈至，惟其不類，則漫爾置之。然則皇上真天地之愛子也。否泰相循，關乎運數；重熙三百，古所未聞。凡災變之所儆戒人君者，惟修德足以勝之。今皇上遇災滋懼，降詔修省，臣以爲敬修諸己，內省諸心者，爲我皇上陳之。

孔子曰：「修己以安百姓。」故安民者，修己之驗也。百姓誠有未安，固未可謂修己之已至也。故安民之要，在乎知人。夫知人雖難，然堯之知舜，舜之知禹，所知不過一二人而已。傳曰：「維彼惠君，民之所瞻。秉心宣猷，考慎其相。」故論相，獨爲人君之職也。皇上

御極以來，居茲地者，將五十人矣。自有君臣以來，未有旅進如此其多，更易如此其數者也。良由考之不慎，所以去之彌輕。刻深狠戾者，謂皇上之果於持法，則務爲戕傷善類，以快己之私；便辟機變者，謂皇上之欲爲推恩，則又爲狎比淫朋，以遂己之欲。總之，務爲容悅之意多，自然安社稷之意少。懷患得患失之隱以事君，竊作福作威之權以罔上。後先一揆，彼此一致也。語曰：「慎獨可以行道，無欲可以言王佐。」皇上誠能合德於天，探聽於衆，早得無欲之臣，以付王佐之任，則容悅詭隨者，無所售其奸；老成持正者，得以安其位。取人以身，影隨表正，又何疑乎前車之伏矣！

易曰：「乾德曰保合太和；坤德曰含弘廣大。」孔門論政，而以「欲速見小」爲戒；詩書所載，而以臨下以簡，馭衆以寬，不兢不綌，不剛不柔，爲極則。故察之太精，則不足以容物；持之太密，則不足以得情。一眚見棄，則世無全才；一事見疑，則人懷慚阻。曩自刻深機變之人相繼進用，人心久已險而不平，躁而不靜。激以爲智，訐以爲直，是以戈矛日熾於冠裳，囂凌日見於輦轂。人心不正，世道因乏。臣以爲君心者，萬化之源也。崇獎忠厚，則浮薄之習自消；務爲寬大，則朘削之風自正。守正剛直者，雖忤己而必宏；廉節恬退者，雖遲鈍而必錄。則聲色不大，而窺伺之端何自開；偏黨不作，而篤恭之效固可觀。將見君仁

而仁君義而義，教化馴，風俗厚，風俗厚，而中外之亂衰息矣。」  
帝納其言。

山東兗州諸郡縣民張道等上疏申救舊河臣張國維。

賜李輔明祭六壇，加祭二壇，建祠歲祀。

加謝弘儀都督同知，炤舊管事。

吏部尚書李遇知引退，優詔留之。

太康伯張國紀捐銀一萬兩助餉。帝言：「卿數年以來，捐資殺賊，散粟活衆，種種好義急公。茲復傾資輸助，用濟軍興，深可嘉尚。著特晉侯爵，仍廕一子，授錦衣衛指揮僉事，建坊示勸。」

命劉肇基提督大教場。

辛巳，諭吏刑二部：「張國維中樞不效，附和罪輔，朦蔽君上，法當重治。姑念前任河道著績，聞召星赴，著免擬罪，候用。方士亮等皆從輕擬。」

河南巡按蘇京疏報流寇入晉。帝言：「賊逼澤州，河北亟當戡防，該按鼓勵官兵，扼守要口，尤宜固結人心，無令驚擾。撫臣例當候代，秦所式何遽激勅東行，任濬速催受事，仍將到任。」

日期奏報；李化熙兵馬暫留堵剿，務使一賊不得闖入。

帝諭：「軍餉急需，解運中斷，蠲緩疊頒，民生未甦。今特選乾清宮管事王坤，同科臣韓如愈，馬嘉植，辜朝薦，著各炤題定地方，察已蠲免過錢糧，小民曾否實沾恩惠；地方有司有無預派私征害民？須大張榜示，嚴加體訪。如確有見聞，指參重究，卽催京邊正項，併改折贓罰，已征未解錢糧，周延儒，吳昌時贓銀，炤勅諭內數月，勒催星解。又朱大典一併會同撫按勒限督解。王坤，韓如愈等，著作速起行，勅書關防，卽行撰給。本章准從會極門封進。戶部仍將立察督催錢糧數目造冊，付王坤，韓如愈等所司知之。」

壬午，李自成犯寧武，總兵官周遇吉力戰，死之。

督師李建泰請以保定巡撫徐標加陞畿南總督，仍管巡撫事務，河北山東鎮撫兵馬錢糧，悉聽節制調度。從之。

兵部奏敍援兵趨密戰歿將士得旨：「祖應魁，贈懷遠將軍，廕一子外衛總旗；李勇准伏原官，卹銀二十兩；王不伐贈驃騎都督僉事，廕一子外衛所鎮撫，奏虎，王命，富爵，各贈昭勇將軍；許國衡贈鎮國將軍，副總兵曹訓蛟贈昭勇將軍，各廕一子外衛所總旗；王國詔等二十九員，各贈昭信尉百戶，廕一子外衛總旗；以上俱各世襲。張路安等一千二百二十四名，家屬各



兵部敍陣亡功。帝言：『王朝祿等四員各廕一子京衛小旗，世襲。』

兵部敍戰守各官。帝言：『戰守著勞各官，委宜酬敍。王德化著司禮監優議；朱純臣加祿米五十石，廕一子錦衣衛指揮僉事；劉餘佑起補日加一級，廕一子入監讀書；余城，吳姓，免議；吳惟英雖故，伊子襲爵，加祿米五十石，廕一子錦衣衛指揮僉事；三輩應贈何銜？卽與議復。王加彥加一級，廕一子錦衣衛正千戶，三輩。倪仁禎，陳曷虞，各加俸一級；韓如愈，吳邦臣各加一級；王承胤，王埏等，著卽與議復，不必行察。其餘副總參遊中千守把等官，原係何官，應加何銜，逐一詳註以聞。』

癸未，吏科給事中馬嘉植疏言：

『兵凶戰危，與其鹵莽決裂，毋寧慎圖萬全。臣於剿秦寇，調土司二事，不能無說以處此矣。夫天下安危，恃此剿秦寇一著。前車之覆，後車之戒，一誤豈容再誤？且皇上亦知孫傳庭債事之因乎？傳庭原守關有餘，而出圍不足，使彈丸可封，隱然在山之勢，賊必無能爲也。特因大言不慚，自稱一鼓蕩平，以欺皇上，此明知不可爲而爲之也。』

臣曾與同官光時亨等切議之，曰：此舉有三危著：如河南北列壘相持，能無師老財

匱乎？卽襄裳飛渡矣，或半渡襲擊，或斷扼鎗重，能保必濟乎？卽誘我深入楚地，然跋涉寧得勝算乎？此番須沉舟破釜，誓不同戴天，多方布置，五路援兵，以張敵膽，庶幾有濟。若虛了故事，空拳徒搏，以櫻狂鋒，孫傳庭之危著，又當慮之矣。萬一失措，賊勢愈驕，恐爲禍愈烈。蓋兵貴萬全，不爭延遲速，計此日舊督遺燼難收，白鎮偏師不還，三邊驍銳難保，一望堅冰千餘里，我難往而彼易來，我孜孜覓渡，彼聲聲窺突。故必度我力之能進剿，而後能守河，又必度我力之能守河，而後能進剿，此知己知彼之數也。如其不然，三晉且岌岌，安望鳴金深入此萬分宜謀宜慎者也。

至於台臣陳丹衷痛憤時艱，毅然以借兵土司爲請，舉朝壯之。時勢不同，利害當秘。自用兵以來，無歲不召援。東奔西馳，從未克敵。逍遙靡餉，驛騷爲患。夫以數世家養之兵將，尙不能必其用命，而欲向苗蠻責以大義，輸其肝胸，此實難矣。且彼托山谿爲固，豈能裹糧景從？索安家行糧倍於官兵，兩粵能搜括不匱乎？土司亦有老弱，我能抽練成勁旅乎？官兵所過，尙搖手閉戶。聲聞苗兵沿途驚竄，芻糧其克供乎？萬一待哺無門，能俛首聽約束乎？迺邇數千里，賊勢如風雨飄忽，能迎頭截刼乎？不幸無功，空費金錢，徒滋勞擾。幸而稍稍立功，狼子野心，驕悍難馴，兩粵之間，從此多事矣。昔回紇吐蕃，始焉得其力，終必

匱乎？卽褰裳飛渡矣，或半渡襲擊，或斷扼鎗重，能保必濟乎？卽誘我深入楚地，然跋涉寧得勝算乎？此番須沉舟破釜，誓不同戴天，多方布置，五路援兵，以張敵膽，庶幾有濟。若虛了故事，空拳徒搏，以櫻狂鋒，孫傳庭之危著，又當慮之矣。萬一失措，賊勢愈驕，恐爲禍愈烈。蓋兵貴萬全，不爭延遲速，計此日舊督遺燼難收，白鎮偏師不還，三邊驍銳難保，一望堅冰千餘里，我難往而彼易來，我孜孜覓渡，彼聲聲窺突。故必度我力之能進剿，而後能守河，又必度我力之能守河，而後能進剿，此知己知彼之數也。如其不然，三晉且岌岌，安望鳴金深入此萬分宜謀宜慎者也。

至於台臣陳丹衷痛憤時艱，毅然以借兵土司爲請，舉朝壯之。時勢不同，利害當秘。自用兵以來，無歲不召援。東奔西馳，從未克敵。逍遙靡餉，驛騷爲患。夫以數世豢養之兵將，尙不能必其用命，而欲向苗蠻責以大義，輸其肝胸，此實難矣。且彼托山谿爲固，豈能裹糧景從？索安家行糧倍於官兵，兩粵能搜括不匱乎？土司亦有老弱，我能抽練成勁旅乎？官兵所過，尙搖手閉戶。聲聞苗兵沿途驚竄，芻糧其克供乎？萬一待哺無門，能俛首聽約束乎？迤邐數千里，賊勢如風雨飄忽，能迎頭截刼乎？不幸無功，空費金錢，徒滋勞擾。幸而稍稍立功，狼子野心，驕悍難馴，兩粵之間，從此多事矣。昔回紇吐蕃，始焉得其力，終必

受其患。今土司雖非此論，而事情則一。卽套部發難，近事不遠。所當慎其始，憂其卒，深鑒於往事，預防於未然者也。」

帝言：「秦事已有旨，土司陳丹衷會同該督撫，相機調度。」

日講官林增志疏請遷葬，許之。

帝諭：「劉澤清剿寇著勞，著再廕一子錦衣衛千戶，世襲。」

戶部請於兩淮僉報鹽商，從之。

調楊玄錫爲文選司主事。

陞許直爲考功司員外郎。

陞方大猷爲遵化僉事。

甲申，祭歷代帝王。

贈馬嗣杰光祿寺少卿，廕一子入監讀書。

贈錢士貴刑部右侍郎，廕一子入監讀書，賜祭，減半造葬。

命張縉彥仍以兵部尙書兼翰林院學士。

山東總兵劉澤清疏請開礦。帝言：「開採一事，原旨甚明。據奏：青登等山處處皆礦，卽著

該道設法採取，用充本地之餉。總以與民相安。如有濫用奸徒，私侵冒破等弊，巡撫御史據實參治。」

刑科給事中光時亨諫遣內員不聽。

下侯恂于獄，帝令從重究擬。

乙酉，晉大學士魏藻德兵部尚書，兼工部尚書，文淵閣大學士，總河屯練等事務；晉方岳貢戶部尚書，兼兵部尚書，文淵閣大學士，總漕屯練等事務。

諭吏部：「將更換冲地道臣，以重餉運事，原本即日補奏。」

陞黎玉田右副都御史，炤舊巡撫，廕一子入監讀書。

加陞張如蕙山東按察司僉事，管潁州道事。

禮部侍郎張維機引疾，優詔慰留。

丙戌，欽天監奏請三月十二日，公主婚禮，四月初四日，永王加冠。

帝諭：「士習之壞，總由實行不修。今後教官有敦崇行誼，倡明禮樂，成就人才者，准與優擢。其惡濫社刻，併行禁止。」

召輔臣陳演等來中左門。

召京營總督李國禎，刑料給事中光時亨，來中左門。

禮部疏奏災異。帝言：「據奏，災異疊聞，深軫朕念。事天以實，不以文，著中外大小諸臣痛加修省，改行滌心，以弭天變。」

帝言：「成勇敢罪方新，何得遽復原官？着改別衙門用。」

贈黃世清光祿寺卿，韓上言，朱世選，陝西按察司僉事，各廕一子入監讀書。

賜閔仲儼祭葬。

禮部奏旌節烈。帝言：「劉氏等二十一口，照例行各州縣設壇致祭，仍許自行建坊，以旌節烈。」

禮部奏死難烈婦。得旨：武氏等建坊旌表。

祭酒孫從度疏請臨雍，兼陳四事。帝是其言。

順天巡撫楊鶚疏奏，身體受傷。帝言：「楊鶚身體受傷，深可軫念，還著調理視事，以鞏岩疆；賜藥餌銀三十兩。」

兵部侍郎張伯鯨引疾，令致仕。

召六科十三道附馬鞏永固來中左門。

戊子，刑科給事中光時亨疏言：

『本月初二日，上召府部錦衣詹翰科道等衙門至中極殿，詢以兵事。諸臣分班奏對者約計三十餘人。臣因班次在後，未及對，今敢補瀆陳之：

目下急務：第一在審中外之形，莫如守關，守河，守河中。臣愚謂當抽津通良涿之兵，厚防三協；抽三協之兵，出救中前諸城。聲勢既張，控守復固，則關外無事矣。寇以張獻忠渡江，牽制東南；今聲言渡河，又以牽制西北也。秦督兵潰，賊必志在關中，今度左鎮與江南兵力足以辦獻，而關中空虛特甚。宜一面勅巡撫據險扼防，一面專催鎮鈐蜀土漢之兵，分兩路而出，以一直搗荆襄，以一策應關中，而秦督江督鳳督諸兵爲之夾擊。其沿江諸撫，皆各加防江防河敕書一道，令日夕整擻，以防闖窺渡，此所謂審中外之勢也。

其次詳戰守之形。兵法見可而進，未有糧草不足，人心不固，可輕言戰者。前之虛象昇，洪承疇，今之孫傳庭，屢屢有明鑑矣。今當速遣心計才幹之臣，於一二員督運糧草本色，一二員連（？）帥山寨義勇，必擇素有威望，能得人心，習地利者，加以重銜，假之便宜，而后能聯絡有濟，此所謂詳戰守之形也。

帝是其言：『心計才幹，奇謀淵識之士，光時亨如有所知，著據實以聞。』

召原任兵部尙書張國維庶吉士史可程，舉人朱長治，來中左門。

帝諭：『乾清宮近侍御馬監太監孫良弼，城守河間，于朝城守滄州，尙膳監太監楊開泰，城守埧州，俱著天津總監盧維寧，下中軍聽其調度，卽行前往。』

召大學士蔣德璟來中左門。

起用原任乾清宮事管御馬監奉御趙本致，管朝陽門城守提督。

諭司禮監奉御秦維翰督察標下掌司。

諭乾清宮牌子御馬監太監崔明亮，監視通州兵馬錢糧城守。

河北屯務方孔昭條上屯法。帝是其言。

廣西巡按御史李仲熊，疏論巡撫林贊玩寇。帝言：『賊逼粵界，窺突可虞，著地方官嚴加戡防。其所參林贊事情，所司察核。』

大學士陳演引疾求罷，帝優詔許之，賜路費銀五十兩，采緞四表裏，令馳驛去。

李自成使別將犯畿南諸郡縣，詔令所在清野堅壁。

真定兵叛，殺巡撫徐標，迎賊。

詔清粵西土稅，令該撫按清察，令副使陳丹衷動支充餉。



命鍾汝達等仍以參將管薊鎮中協事務。

新樂侯劉文炳捐資二千兩助餉，詔晉宮銜二級，仍准自行建坊。

博平侯郭振明捐資五百兩助餉，令所司察收。

陞山東僉事方大猷爲遵化道。

戶部疏陳屯務輔臣錢糧，帝言：『警報方亟，輔臣暫且停行。』

福建地震，敕所在修省。

代王捐輸固圉，降敕褒美。

總督三邊余應桂疏請軍餉，帝言：『李化熙既簡秦督，一應兵馬錢糧，自應調集辦剿。許定國著聽該督驅策圖功，高傑已有旨，所司知之。』

總督三邊余應桂奉命逗遛，既不入秦，亦不防河，往來介霍，帝詰責之。

李自成犯大同，巡撫衛景瑗不屈，賊磔殺之。

崇禎十七年甲申三月己丑朔，戶部尙書倪元璐，兵部侍郎金之俊，都察院副都施邦曜，大理寺卿凌義渠，左庶子周鳳翔，右中允林增志，都給事中吳麟徵，工科給事中金汝礪，江西道御史向北，山西道御史吳邦臣，四川道御史陳良謨等疏言：

「皇上因軍餉亟需，解運中斷，特遣乾清宮管事王坤同科臣韓如愈、馬嘉植、辜朝薦，各照題定地方，核催餉銀。臣等恭誦制詞，具徵德意。但臣等竊以爲未可者，誠以臣鄉金華之亂，雖賊渠授首，而黨孽未清。朱大典謫居金華，其地人本梟悍，重以駭蕩之餘，忽聞臺使天來，一驚百動。又四十萬金，何容易辦？勢必遷延時日，牽引朋親，洵洵不休，良奸並起。卽其他郡邑，積荒新警，正處危驚變內。諸員一時總至，有司承望督促，寧復聊生？入乘之，恐遂無浙。是則臣等之所大懼也。」

且非獨臣鄉已也，江右方殘，閩粵俱震，而江南尤囂凌喜事，訛閔易興，誠恐事端相因遂起。且科道三臣並饒風力，度能盡職，仰副殷憂。懇乞聖明深恩俯從，所關安危大計，誠非輕渺。至朱大典物論雖騰，而罰額太多，尤希恩減過半，免累地方。臣等不勝惶悚！」

帝言：「專委科臣已有旨，朱大典貪婪異常，豈得代爲請減？一切應解錢糧，如催不及額，該科必罪，不貸！」

大學士魏藻德自請出京催餉，帝言：「覽卿奏自當允從。但警報方急，已有旨，留卿佐理機務，兵餉且不必催。著黃憲、路振飛加意料理，以鞏重地，毋得弛卸。」

贈王之良右副都御史，廕一子入監讀書。

諭兵部：「寇氛孔棘，豫撫秦所式不候交代，輒自離任，明屬規避，著革職爲民，聽勘。任濬久報赴任，至今未到，屢旨嚴催，一味退縮遲延，何辭抗藐？著革職，充爲事官，勒令星馳受事，圖功自贖。再延，著督師輔臣拘參正法。」

召總兵官唐通速赴畿輔剿賊。

贈趙崇新鎮國將軍，廕一子外衛所試百戶，世襲。

諭五府、六部、都察院、廠衛巡捕營：「城坊內外嚴行保甲，併廠衛巡捕，訪緝奸細，防守街巷，禁夜行，隄防倉庫草場。內外城坊各擇土著端良紳士一二人協力察詰。有功，一體優敘。」

發銀五千兩，置城守器具。

福建巡按御史陸清源疏奏益藩避寇遠出。帝言：「益藩倉卒播遷，事定急當返國。張若仲、黃錫袞俱已有旨，所司知之。」

諭：原任司禮監秉筆掌印今遣戍宋晉，原任秉筆署印今遣戍李承芳，特准回伍，仍復原官，私家閑住。今改配原任秉筆李晉、田玉，原任乾清宮管事趙本政，打卯牌子劉之忠，今遣戍。原任司禮監典簿黃嗣昌、劉嘉善，原任正陽等門掌司秦維翰，俱特准釋罪，量復，奉御閑住。

調河南僉事楊千古分守大梁。

調河南參議宋翼明分守河北。

調河南副史范鑛磁州兵備。

調河南僉事趙之璽分守河南。

庚寅，賜邢國璽祭葬；張守箴、馬士祿各與祭一壇；焦瑋等共祭一壇。

賜冉逢陽祭二壇，伊妻張氏併祭，合葬。

陞趙京仕通政司左通政。

以宋權爲密雲巡撫。

辛卯，戶科給事中介松年疏薦張三謨、張暄、惠世揚，請特召起用，以爲士民之望。

東廠請禁烟酒。

廣東地震，勅所在修省。

授舉人朱長治兵部職方司主事。

浙江士民王玄曠疏言撫臣董象恆撫浙著績，奏請代贖。帝令察勘。

潭州府民劉江等疏奏亂民挾官，帝詰責撫按安戢。

福建巡撫林贊疏奏藩王避寇武邵，得旨：藩王捐資守國，已奉有諭旨，乃寇未薄城，長史

推官，輒借護藩遠遁，成何法紀？該部看議以聞。該撫按不發兵助守，且令權避，是否有據？著回奏。王既駐武邵，地方官宜設措供應，毋致失所，一面護送回藩，以資保障。

諭吏部：舊樞臣張國維著授兵部尚書，兼都察院右僉都御史，前往浙直，督理輸餉練兵事務。

壬辰，諭文武百官穿羅。

左都御史李邦華疏奏：臺班乏員，巡城五差，止得四人，今行取諸臣鱗集闕下，請速賜考選。又成勇葉廷秀已被召起用，請補原官。

兵部尚書張縉彥疏言：「獻闖之局既異，剿防之著宜審。但闖獻情形，所聞靡定，今闖既入秦，去陵千里，獻由楚入粵，長江天塹，是今日闖獻局異，非十六年八月之情狀也。况去年十二月，該本部覆鳳陽總督馬士英題爲驚聞闖逆等事，已奉明旨，則督監會剿之兵，萬難中止。卽防陵係臣專責，臣部早已籌之。惟在督監一面，確探有警，赴信酌賊勢緩急而爲之用，斷無株守以聽獻賊之遠縱也。」從之。

大學士蔣德璟引疾求罷，帝優詔許之。賜路費銀四十兩，紵絲二表裏，令馳驛去。陞衛輝府知府文連衡爲山西屯牧道。

贈李繼禎都察院右都御史，廕一子入監讀書。

贈朱敏汧河南按察司僉事，廕一子入監讀書。

贈臺州知府傅梅太常寺少卿，廕一子入監讀書。

贈使臣孟魯鉢工部營繕司主事。

帝諭降荆祚永一級，照舊仍俟別案處分；中嘉言照原級起補日，降三級調外用。

贈李耿山東按察司僉事，廕一子入監讀書。

贈姚汝明山東按察司副使，廕一子入監讀書。

贈唐良銳河南按察司僉事，廕一子入監讀書，贈金麒麟手衛經歷。

癸巳，給傅宗龍贈官誥勅。

吏部請卹死難舊輔孫承宗。帝言：「舊輔孫承宗前勞難泯，死義更烈，准贈太傅，廕一子中書舍人。」

贈李昌期山東按察司僉事，廕一子入監讀書。

贈晉調元，張可選，山東按察司僉事，各廕一子入監讀書。

贈張經光祿寺卿，唐鉉，李燭，各贈山東布政司右參議；張子卿准復原官，仍贈山東按察

乙未，李自成犯宣府。白廣恩、姜驥叛降；監視太監杜勳迎賊。巡撫朱之馮不屈，賊磔殺之。

丙申，大風霾，晝晦。

命司禮監太監王承恩提督內外京城。

辛丑，分營九門，給守門兵每人百錢。

癸卯，李自成犯居庸。總兵唐通、太監杜之秩迎降；巡撫何謙遜。

詔三大營屯彰義門外。

甲辰，李自成犯昌平，諸軍悉降；自沙河直犯平則門。

詔吳三桂督兵入關。

乙巳，李自成攻平則，彰義諸門，三大營俱潰降。

丙午，賊急攻彰義門，太監內應，門啓，賊遂入。

丁未，內城陷，帝殉社稷。大學士范景文，戶部尙書倪元璐，左都御史李邦華，協理京營兵部右侍郎王家彥，刑部右侍郎孟兆祥，右副都御史施邦曜，大理寺卿凌義渠，太常寺少卿吳麟徵，右庶子周鳳翔，左諭德馬世奇，左中允劉理順，簡討汪偉，太僕寺丞申佳胤，戶科給事中吳甘來，御史王章，陳良謨，陳純德，吏部員外郎許直，兵部主事成德，兵部主事金鉉，新樂侯劉

文炳，左都督劉文耀，襄城伯李國禎，惠安伯張慶臻，駙馬都尉鞏永固，司禮監太監王承恩，死之。成德母張氏，金鉉母章氏，汪偉妻耿氏，馬世奇妾朱氏，李氏，劉理順妻萬氏，妾李氏，陳良謨妾時氏，俱從死。

先是李自成分遣賊首劉宗亮犯畿南郡縣，保定鄉官光祿寺少卿張羅彥與其兄癸未進士羅俊督率鄉勇嬰城守。督師李建泰於三月二十一日入保定，二十四日，賊圍保定，急攻。二十五日，建泰中軍郭中杰、鮑城降賊，內應，城陷，建泰遂降。羅俊奮擊賊，賊殺之。羅彥見城陷，奔歸家，援筆書壁曰：「光祿寺少卿張羅彥，義不受辱！」縊死井亭。其闔門兄弟子姪及婦女死義者，凡二十三人。



此編所記自崇禎十六年癸未十月起至甲申三月十九日止，而癸未十月以前缺焉。舊鈔如此，諸家藏目又不經見，無從補其缺失也。但細檢舊本紙格中心悉記葉數，自一至終，相聯而下，据此則書固完善耶？抑錄副之時已止存殘本耶？事較明史帝紀爲備，野乘佚聞，幾經蒼落，今日視之，悉爲寶書。爰丞付印，而誌其疑于此。

北使紀略·專載

刻本，有，係  
不，係

闖寇肆虐，逼犯北京，先帝賓天，宗社淪喪，洪範世受國恩，邇年廢居海濱，驚聞異變，泣憤同仇，徒跌至鎮江，史閣〔部〕招回過江，議安將士，忽接禮部劄付，奉旨召對，始知爲吳三桂借〔夷〕破賊，顧大宗伯薦往北使，蒙皇上回〔命〕〔召〕對，國事多艱，惟命所之，義〔不〕敢辭，但使〔命〕甚重，非武臣可以專任，必得文〔臣〕同往，部議兵部侍郎左懋第，太僕寺卿馬紹〔愉〕偕行，以銀十萬兩，金一千兩，緞絹一萬疋，爲酬〔夷〕之〔儀〕，因以祭告祖陵，奠安先帝后，封吳三桂爲薊國公，本鎮恐〔夷〕情甚狡，事難〔遙〕度，就中機宜，必奉廟算，可以奉行，共疏〔上〕請，復蒙皇〔上〕召對親切，羣臣廷議僉同。

七月十八日，銀幣甫齊，始得漕〔？〕舟，行至瓜儀，原請借用各鎮馬騾，鮮有〔借〕〔靈〕〔靈〕〔靈〕按：原本作『什』不知何字，姑依文意妄易之。者箱鞘繁重，苦不能前，至清江浦，僱騾市馬，不足駄運，分留緞絹，從河汛舟，劉吏平〔？〕田淮撫各發兵二百餘名護送。

十五日渡黃河。

廿一日至宿遷。忽接〔夷〕使唐起龍等六人賫〔夷〕攝政王書與本鎮。事涉嫌疑不敢〔邊〕進，當即具疏奏聞。念已奉使在道，難以中阻，與左馬二使酌議前行。

廿五日，至馬蘭屯，爲沂滕之衝。時值土寇劫屯。聞本鎮至，半夜遁去。

次日，委標下〔游〕擊孫國柱執本鎮與九部院諭牌招撫，仍留國柱在本屯團練鄉勇，卽有土寇千人就撫爲兵。八寨俱散，一方獲全。

九月初一至望塚貢家樓，遇土寇十人劫駝打仗，護行將士追殺數十人，寇退，箱鞘無急。

〔？〕

初五日至濟寧州。〔虜〕官不許近城棲宿。放炮吶喊，有欲出打仗狀，夜宿五里鋪次。

次晨移駐二十里鋪，以待水運緞幣，四日不至。姜參將、王茂才沿河催運。自渡河來，村落凋殘，巷無居人，將士裹糧露宿。濟寧以士民爲〔夷〕用，概不納兵。

初九日，將借護兵將發之南〔回〕。〔靈臬按：原本作「面」不可通；姑依文意妄易之。〕

沿途另僱土著鄉兵護行，至汶上縣。〔夷〕官總河楊方與統兵相遇，本鎮告以通好之意，彼嫚言：「謀國要看大勢，我國兵強，如要和好，須多運漕糧來，我們好說話；只是僑南官要我攝政王早收一統之業耳！本鎮對以逆闖未滅，正當南北同心，降官說話，如何輕聽得！」

十五日晚，臨清有舊錦衣駱養性〔夷〕用爲天津督撫，遣兵來迎。

十八日，至德州，有〔夷〕官巡撫山東方大猷告示，〔云〕：『奉攝政王令旨：陳淇範經過地方，有司不必敬他，着自備盤費。陳淇範，左懋第，馬紹愉止許百人進京朝見，其餘俱留置靜海。鄭澤溥所帶多人，俱許入京。』等語，味其語意，目中已無使命。次早傳〔夷〕示之，榜有匿名一示，云：『我乃俯倭而循，汝有正立而面，原非不令而行，何怪見賢而媢？』四語，殊可駭異，疑爲地方無賴借端中傷使臣也。及有報稱目擊誰寫貼者，惟揭示存照而已。復聞〔夷〕官知州將匿名示句抄報至北，〔夷〕攝政王，令逆輔馮銓解說此語，乃是罵王，王益滋不悅矣。至滄州，本鎮與左部院商〔權〕〔夷〕驕且媢，相見之禮如何？若執不見，當日面承召對，天語丁寧，恐無以通好，濟國事。因集馬太僕、梅主事，各參謀〔共〕議，僉云：『時勢異殊，〔圖〕濟國事，不妨稍從委曲，』再四躊躇，未協〔一〕〔靈皋按：此處必有脫誤。』

次日，左部院出首輔主議，廷臣覆疏二通，以示本鎮，始知閣議中以『不屈膝，〔不〕辱命，尊天朝體，』議論乃定。因悉議中以關外甌脫與之，許歲幣不得過十萬，覆疏中有『酬〔夷〕而非款〔夷〕』等語。此由閣議時第知吳三桂借名逐寇，不知〔夷〕踞都僭號，猖獗如此，諒難受我戎索，使臣惟有不屈其矢矣！

廿六日駱養性親到靜海縣，將三使臣所帶官丁止許百人進京，餘盡安置靜海古寺中，以夷官守之。養性雖奉〔夷〕旨，語言之際，似尙不忘故國。〔夷〕諜者偵知以報，〔夷〕攝政王怒疑養性，削職逮問。日京城內外訪察甚嚴，有南人潛通消息者，輒執以聞。陷北諸臣咸杜門噤舌，不敢接見南人。而甘心降〔夷〕者，惟絕通好，殺使臣，下江南以取容悅。山東僭踞，皆王永鰲，方大猷爲政。聞其屢疏極言不可和狀，嗣王永鰲爲其裨將縛之轅門，羣唾其面，爭鬪割之，足以〔昭〕。〔靈臬按：原本作「招」，今依文意改正。〕降〔夷〕之報。

廿九日至河西務，聞〔夷〕小汗入都，擇十月初一日僭位，不便遽前。差官王廷翰，主員王言，假以副將聯名帖送內院，馮銓見帖寫侍生，厲聲曰：「一入國問禁，一何無攝政王啓，輒敢持帖來見我！」王言曰：「天使奉本朝皇帝之命，致謝清朝。天使行過濟寧，已草一啓欲先達攝政王，及抵德州，見有「不必敬他」之說，因此中輟。今差官此來，正是問禁。」馮銓語塞，而厲稍平，徐曰：「不收汝帖，可卽進京來見！」初五日，至張家灣，因貽〔夷〕攝政王啓，大意言：「爲國以禮，三使奉御書禮幣而至，禮宜遣官郊迎，豈有呼之卽入之禮？」復草一書與內院諸臣。王言至內院，兩見洪承疇，似有不安之色，含涕欲墮。謝陞時而〔夷〕帽，時而南冠，默然忸怩。馮銓則惟其所言，岸然自〔恣〕。〔靈臬按：原本作「志」，今依文意改正。〕〔夷〕內院首剛

陵榜什問：「何以不逕進來？」王言告以御書不可輕褻，若不差官去迎，使臣寧死不敢前進。初十日，〔夷〕差禮部韃官又奇庫迎至張家灣，祖澤溥差原同參將辛自修二人至灣說：「攝政王見啓意頗善。」其父祖大壽傳言：「少有機會，無不効力！」暗遣人相聞三桂，三桂傳言：「清朝法令甚嚴，恐致嫌疑，不敢出見！」令所親來致意：「終身不忍一矢相加遺！」三桂旋西出勦賊。

十二日，鼓吹前導，捧御書從正陽門入城，使臣隨之，左部院素服素帷，〔夷〕將使臣及官兵人等送至鴻臚寺居住。〔夷〕欲以御書送至禮部，捧書者卻足不敢前。時已天晚，因亦迎入寺中，關防甚嚴，內外不許舉火，俱〔夷〕傳送。官丁飢寒殊苦。

十三日，有夷官禮部數人至寺，問：「南來諸公有何事至我國？」三使應之曰：「我朝新天子問貴國借兵破賊，復爲先帝發喪成服，今我等賚御書銀幣前來致謝。」夷官云：「有書可付吾們！」應之曰：「御書禮宜送入貴朝，不宜輕投僑部。」夷官云：「凡進貢文書，俱到禮部轉啓。」應之曰：「天朝御書，何得以他國文書比？」夷官云：「說是御書，吾們也不收罷！」作色而去。〔夷〕以謝禮爲貢，以天朝御書同於他國貢文，以故御書不敢輕與。

十四日，夷官剛陵榜什率十餘人俱夷服佩刀，直登寺堂。剛陵踞椅上坐，諸夷坐他右毯

上通事指他左氈曰：『你們坐此！』左部院正顏曰：『我們中國人，不比僂們坐地慣快，取椅來！』遂取椅三，與剛陵相對而坐。袁通事車令卽剛陵之弟，其人狡黠舌辨，通夷夏語。夷曰：『我國發兵爲你們破賊報仇，江南不發一兵，突立皇帝，這是何說？』三人曰：『今上乃神宗皇帝嫡孫，夙有聖德，先帝既喪，倫序相應，立之，誰曰不宜？』夷曰：『崇禎帝可有遺詔否？』三人曰：『先帝變出不測，安有遺詔？南都聞先帝之變，會今上至淮，（天）（靈皋按：原本作「東」，今依文意改正。）與人歸，臣民擁戴，告立於高皇帝之廟，安事遺詔？』夷曰：『崇禎帝死時，你南京臣子不來救援，今日忽立新皇帝！』應之曰：『北京失（守），事出不測，南北地隔三千餘里，諸臣聞變，整練兵馬，正欲北來勦賊，傳聞貴國已發兵逐賊，以故不便前來，恐疑與貴（國）爲敵。特令我等來謝，相約殺賊耳！』夷曰：『你們向在何處？今日却來多話！』左曰：『先帝遭變時，我正在上江催兵，陳總兵馬太僕，尙在林下。』夷曰：『汝催兵曾殺得流賊否？』左曰：『我是催兵勦張獻忠，闖賊也未曾敢犯上江。』夷曰：『汝服孝（段受）（？）是忠臣（王）（？）』本鎮應之曰：『左部院是母喪，（有）（？）是國服。』夷曰：『毋多言，我們已發大兵下江南！』左曰：『江南尙大，兵馬甚多，莫便小覷了！』夷聞：『江南尙大』之言，覺有不悅。本鎮應之曰：『我等原爲攝政王發兵破賊，又爲先帝發喪成服皇帝，命我等齎御書銀幣數千里遠』



來，原是通好致謝，何得以兵勢恐嚇？果要用兵，豈能阻你？但以禮來，反以兵往，不是攝政王起，初發兵破賊之（意）。况江南水鄉，胡騎能保其必勝乎？」剛陵不答，徑起而出？

十五日，內院夷官率戶部夷官來收銀幣，對之曰：「銀幣是送你們的正該收去，將銀鞘十萬，金一千兩，先付，蟒緞二千六百疋，餘緞絹尚在後運也。私計吳三桂既不出拜詔，則萬金可以無與。」夷見十萬外，尚有餘鞘，輒起攘奪，告之曰：「銀一萬兩，緞二千疋，是賞吳三桂的。既到此地，你們亦收去轉付。」諸夷撫掌踊躍負馱而去。目擊夷情狡悍，事勢難爲，密修寸楮，令都司車鎮遠踰垣而去，馳報史馬二輔，早飭備禦。嗣聞西寇勢急，連日入王子領兵出彰義門，往西勦賊，過此數日，封鎖寺門，杳無消息，令人密探，聞夷攝政王問內院諸人：「南來使臣如何處他？」主（？）王子曰：「殺了他罷！」夷攝政搖手。馮銓曰：「剃了他髮，拘留在此！」夷攝政不答。洪承疇曰：「兩國相爭，不斬來使，難爲他們，下次無人敢來了！」夷攝政曰：「老洪言是！」遂有放回之意矣。

二十日車令送祖澤溥同來參將辛自修、姜琦等八人至寺，稱祖錦衣他父親留他不去，同來官丁送在這邊，同回南去。辛自修言祖錦衣十六日被夷逼令剃頭，痛哭一日夜。自言：「奉命同來，圖成好回南。今爲韃子所（以）（？）至死不忘國家」等語。

二十六日，剛陵至寺〔道〕〔靈皋按：原本作「原」，今依文意改正。〕「你們明早卽行，我已遣兵押送至濟寧，就去知備江南，我要發兵南來。」三使云：「奉命而來，一爲致謝貴國，一爲祭告陵寢，一爲議葬先帝，尙要望昌平祭告。」夷曰：「我朝已替你們哭過了，祭過了，葬過了，你們哭甚麼！祭甚麼！葬甚麼！先帝〔活〕〔靈皋按：原本作「話」，今依文意改正。〕時，賊來不發兵；先帝死後，擁兵不討賊。先帝不受你們江南不忠之臣的祭。」本鎮應之曰：「果不容我們改葬，願留銀二千兩煩貴國委官督〔工〕〔靈皋按：原本作「江」，疑是「工」字，姑妄易之。〕如何？」夷曰：「吾國儘有錢糧，不須你們已葬了，不必改葬。」出僞檄一通，當堂朗讀。三使坐而聽之，隨粘寺壁，大約以「不拔援先帝爲罪一；擅立皇帝爲罪二；各鎮擁兵虐民爲罪三；旦夕發兵討罪」等語。左曰：「今上賢序俱應，何爲擅立？」夷曰：「前已說過了，不〔應〕〔靈皋按：原本不成字，姑妄易之。〕再言！」本鎮曰：「原爲講好而來，今竟講不得好耶！」夷曰：「來講河上可講，江上可講，隨地可〔講〕〔靈皋按：原本作「詩」，今依文意改正。〕」本鎮曰：「流賊在西，猖獗未滅，貴國又發兵而南，恐非貴國之利。」夷曰：「你們去，不要管吾！」

二十七日早，夷官二，帶兵三百，立促出京，督押隨營安歇，不許一人前後，一人近語。二十

九日至河西務，仰望諸陵，近在咫尺，不得一謁祭告，哀痛不禁！即在河西務整備祭品，設位遙祭，文武將士皆痛哭失聲。

初一日，至天津，遇後運緞絹，有〔不〕（？）差戶部主事一員押之而北。

初四日，行過滄州十里，忽見夷官車，令帶兵四五十騎，追左馬二使復回北京。〔本〕鎮曰：「三人同來同歸，奈何復留二人！」夷官曰：「留二位暫當住住，你可速回南去傳報，報我大兵就來！」夷兵逼二使而北，擁本鎮而南，不許鈇別。左部院惟於馬首曰：「我以身許國，不得顧家，致意我朝當事諸公，速防河防江！」本鎮此時同出獨歸，肝腸欲裂矣！或傳〔夷〕使王之佐，魏之屏等三人使南，王之佐留之不回。

初一日，魏之屏北歸，至京，有他言，故來追去。總之夷狄豺狼，變幻莫測也！

十五日，行至濟寧，途遇王之佐，因託其善爲我辭，早還二使。

十六日，〔夷〕兵押過濟寧，二十里而回。途中知宿遷之失，急從徐州渡。聞〔夷〕發兵三股，北來及各處調合諸營，約有數萬，暫在濟寧養馬，便欲南犯。又聞調取麗丹數千，從海而南。防河防江，戰守之具，所當急爲有備者也。洪範勞苦備嘗，奉使無效。自維衰朽，稍免斧鉞，決計乞閒。惟是往返情事，逐日筆記，一字不敢虛僞。其諸〔虜〕至寺媢語尙多，難以詳述。姑記大略如

此，聽高明垂鑒焉謹記。

終

青

燐

屑・專載

卷上

思宗御極之元年，五鳳樓前，獲一黃袱，內襲小畫一卷，題云：『天啓七，崇禎十七，還有福王！』清晨內侍檢得，卽奏御前，思宗因傳巡皇城各官究所從，時袁槐眉先生以省垣隸皇城事，奏上曰：『此事不經，何由得至大內？且臣等巡視俱各未見，而內臣特奏之，焉知非有奸人包藏禍心，潛伏肘腋而爲此耶？如—追究，將來必有造訛立異，簧惑聖聽者矣！』上可其奏，立命火之。

丁丑，予計偕北上，禮闈竣事，訪宣武門外斜街，見鄉民數輩擁一白鷄，羽毛純白，喙距俱赤，云重四十斤，索價一兩，觀者環堵，莫之敢售，蓋不知爲何物也。偶閱字彙鳥獸部，『鶩』字註云：『鶩形如鷄，毛色純白，喙距純紅，所見之國亡。』

癸未六月，夜坐納涼，忽陰雲四合，雷電交作，爆光之中，出火星一道，聲如炮炭，考之天玉歷，曰：『電中聚火，人君絕世。』

壬癸年間，都下變異種種，如天津撫院將臺旂竿終夜號泣，撫臣具疏以聞，椎牲祭之，亦

不輟。

鳳陽祖陵悲號震動，三年不止，守陵內臣大集雲水，齋醮彌夕，鸞鶴翔空累數千百，震號如故。

五鳳樓前門拴風斷三截，京師黑眚見，大內百怪出，如此之類，紀述未盡。

都人士爲予言：癸未春，京營巡捕軍夜宿旂軍之西首，更定時，一老人囑曰：『今夜子時有一婦人渾身縞素，涕泣而至，自西向東，汝切不可放過！如放過，爲害不淺！至鷄鳴，卽無事矣。吾乃地祇神靈，將來救此一方民命，如違吾言，當得重譴。』至夜將半，果有一婦泣訴如前，云：『歸母家，不意夫死。急欲奔喪，不避昏夜。』邏者謹如前戒，堅執不允，婦亦暫退。迨漏五下，邏者睡去，婦折而東矣。輒復旋反，蹴邏者，醒而告之曰：『吾乃喪門神也！上帝命我行罰災此一方，汝何聽老人言，阻我去路？汝今抗旨，災首及汝！』言迄不見，邏者大懼，奔歸告其家人，言未及終，仆地而死！嗣後遂有疙疸癩，西瓜癩，探頭癩等症，死亡不可勝計。

甲申四月，鳳陽總督馬士英，總兵黃得功，勦寇內臣盧九德聞變南行，江北郡縣擄掠一空。

總漕黃希憲聞變南行，挾持獨富，東省士民多從之者。山東總兵劉澤清至淮安，安東守

將邱磊截其家口輜重，數日得還。

番山鷓〔高傑之別號〕首將李成棟至清江浦，守將張士儀以火攻之，殺獲甚衆。

五月，閣臣高弘圖、樞臣史可法、督臣馬士英、內監韓贊周、盧九德、科臣李沾、臺臣左光先等共擁福藩世子正位南京，改元弘光，遣諸臣分道安撫天下，從龍定策，諸臣進位有差。

上命諸臣集議，誰任居守，誰任督師，內監韓贊周言于衆曰：「馬相公弘才大略，堪任督師，史相公安靜寧一，堪任居守。」士英不樂出鎮，辭曰：「吾往歲擒劉超，服老回回，多負勤苦，筋力憊矣，無能爲也。史老先生鎮撫皖城，屢建奇績，目今番山鷓已至淮南，淮安士民仰公盛德，不啻明神慈父，督是師者，非公而誰？」史公曰：「誠如公言，毋乃過其實耶！東西南北，惟君所使，吾敢惜頂踵，私尺寸，墮軍實而長寇仇乎！願受命！」越數日，遂進太子太保兵部尙書武英殿大學士，視師淮揚。

朝議既定，以史公督師淮揚，蘇州吳縣廩膳生盧渭率太學諸生抗疏爭之，有「秦檜在內，李綱在外，宋終北轅」等語，朝野傳誦，以爲名言，時人方之陳東云。

時劉澤清據淮安，維揚士民之懼番山鷓之乞據揚城也，登埤固守，堅不令入，四野居民奔竄靡寧，而高傑之兵殺人無忌，莫敢撻鋒，江都觀政進士鄭元勳恃其才之足以服衆也，且



認時局之線索在手，岸然出而爲調人，往來高營，酣飲達旦，傑復以幣餌之，元勳氣益揚揚，語于衆曰：『高帥之來，勅書召之也，馬士英聘書現在，卽入南京，尙且聽之，况揚城乎！』百姓未知真實，闐然以元勳與賊通，賣揚城以市德，遂共刃之，寸骨片燼，咀嚼俱盡。先是士英用金幣往聘番山鷄，弘光帝手詔有『將軍以身許國，帶礪共之』等語。

元勳有別墅在城西東南隅，水色山光，互相掩映，顏曰：『影園。』壬午春日，牡丹盛開，得姚黃二本，因言宋錢公輔園亭曾得此種賞花，同時之客，俱登崇階，爲一代名佐。元勳意頗自擬，刻影園集，徵名人詩歌以百什計，而竟遭奇禍，何也？

元勳旣死，番山鷄大懼，因劫閣部于福綠庵，羅列兵仗，甲士環堵，公夷然處之。將及浹旬，乃爲具疏以瓜步城屯其士卒，衆志稍安。

高傑橫甚，頭顱滿野，聞督師來，亦頗嚴憚；分命將士夤夜掘坎，埋齒掩骼。升帳之日，傑詞色俱變，惴惴然若有不可測者。及庭見時，坦衷樸質，平易近人，偏裨亦各留茶。自此將帥視爲易與，矯命橫行，大爲跋扈之勢矣。

六月，朝議封黃得功爲靖南伯，劉澤清爲東平伯，劉良佐爲廣昌伯，高傑爲興平伯；是爲四鎮。左良玉、鄭芝龍、唐通等，進爵有差。

七月，安撫浙西監察御史左光先疏薦原任徐州碭山知縣應廷吉于朝，有『三式之學皆精，天官之微更悉，臣與久處，信而有徵，所當投大遺艱，究其底蘊』等語，部覆授廷吉淮安府推官，閣部具疏請之。奉旨：廷吉即以淮安府推官職銜，閣部軍前效用，同得是旨者，爲劉湘客、通判張鑾、紀克用等。

揚州初定，遂于八月督巡淮安，點視劉澤清兵馬。奏以澤清駐淮安，高傑駐瓜揚，黃得功駐儀徵，劉良佐駐壽春，各有分界。

是月，魯藩從東甌來，信宿而去。

唐藩從鳳陽來，會于淮浦，盤桓旬日，唐藩以閣部有肆業之恩，往還簡札稱門生。唐藩先以罪廢，禁錮高牆。弘光帝登極，閣部具疏救之。

八月十五日，閣部升帳，忽旋風從東南起，吹折牙旗一面。其風旋轉丹墀，良久方散。公以廷吉初至軍前，欲試其實，卽命占之。占曰：『風從月德方來，爲本日貴人，時當有貴臣奉王命而至者，風勢旋轉飄忽，其事爲爭，音屬徵，象爲火，數居四，二十日內當有爭鬪之事。五日前後須防失火，且損六畜。』越三日，城西北隅火，焚死一驢，燬民舍三間，匝月，遂有土橋之變，而督師高太監以王命至。公因其學之非妄也，時咨問焉。

九月，從淮抵揚，初定從征文武官員經制俸廩之數，開標額兵三萬人，四鎮同之。每鎮本色米三十萬石，銀四十萬兩，左良玉稱是，各鎮不等。

閣部請印七顆，設督餉道印一顆，以原任副使黃鉉掌之。監軍道印一顆，以原任副使高岐鳳掌之。行軍兵部職方司郎中印一顆，以黃日芳掌之。同其官者，爲秦士旗，主事何剛，施鳳儀等。監餉同知一員，以知縣吳道玉署之，無印；監紀推官印一顆，先後掌其印者，爲原任僉事陸遜之，原任知縣應廷吉。同其官者，爲劉景綽，梁以樟，呂彥良等。從征立功，爲原任翰林院庶吉士吳爾燠，滁泗兵備石啓明，開府推官李長康，贊畫通判張鑾，知縣殷埜，支益等。參贊等官，不及備載。侯方岳後至，以爲桃源知縣。督師大廳副總兵印一顆，以李正春掌之。督師中軍旗鼓印一顆，以馬應魁掌之。同其官者，爲翟天葵，陶正明等。督師軍前賞功參將印一顆，以汪一誠掌之。

靖南伯黃得功標下監軍職方主事一員，以馮元慶爲之；監紀推官一員，以徐某爲之。

東平伯劉澤清標下監軍道一員，以淮海道加太僕寺少卿張文光爲之；監稅知縣一員，以原任贛榆縣知縣方來商爲之。〔東平鎮准（？）〕睚眦殺人，無所顧忌，北來朝臣韓如愈等悉被慘殺，其餘泯泯者不能盡悉，然頤指唯諾，惟熊民之言是聽，樊明片言轉移，全活甚衆。〕

廣昌伯劉良佐標下額設未詳。

與平伯高傑標下監軍道一員，以王相業爲之；監紀同知一員，以原任安塞縣朱統鏞爲之；監紀通判一員，以許鴻儀爲之。

總河軍門王永吉標下監軍道一員，以黃國琦爲之；監紀推官一員，以楊芬爲之；江北督師太監高起潛標下額設未詳。

四鎮各私設行鹽理餉總兵，監紀等官，自畫分地，商賈裹足，鹽壅不行，各私立關稅，不係正供。東平則陽山安東等處；興平則邵伯江堰等處，多兇橫掠民，民不聊生。

弘光帝旣立，以戶科右給事中左懋第加兵部侍郎，總兵官陳洪範加宮保都督，使北修和議。懋第不屈，以身殉難；洪範放還，尋亦被戮。

當事者議以阮大鍼爲兵部尙書，舉朝爭之，南都人夜書一聯于司馬堂：『闖賊無門，匹馬橫行天下；元兇有耳，一人濁亂中原。』爾時弊政難以枚舉，南都人復書西江月一詞于演武場，云：『有福自然輪着，無錢不用安排。滿街都督沒人抬，徧地職方無賴。本事何如世事，多才不若多財。門前懸掛虎頭牌，大小官兒出賣。』

黃蜚自登州來，欲覲南都，路經淮揚，慮爲高，劉二鎮所掠，以書致黃得功，欣然以兵迎之，

弗虞高之尾其來也。至邗關外五十里，地名土橋。角巾緩帶，飲馬蓐食。高營三叉河，守備不審。其由，以得功暗襲，維揚告急。高遂密布精騎于土橋左右，而黃不知也。俄而士馬圍合，漸漸逼身，馬不及介，人不及裝，箭集如雨，得功以鎗撥去，無及膚者。所乘戰馬，價值千金，攢簇而斃。得功奪他馬而馳，隨行三百騎盡爲高營收去。

疇昔之夜，番山鶴以得功離鎮，發兵千人夜襲儀徵，守城副將丘鉞馬岱等偵知之，相與謀曰：『高兵來，以主帥他出也，姑以舊城委之。天明主帥必至，內外夾擊，吾事濟矣。』因閉門堅守，令士卒飽食熟睡，城外四隅虛設烟火以爲疑兵。薄暮高兵大至，見已設備，不敢前進；又見煙火聯絡，以爲黃兵營盤，砲矢齊發，夜半與火藥俱盡。城中望見馬岱，爭先殺出，千人喪魄，俄頃盡殲。

番山鶴必欲以揚爲鎮，屢肆要挾，閣部爲請于朝，維揚士紳又復大闕，守土以無裨爲辭。閣部遂遷于東偏行署，以督府居之。入城日，高夫人邢氏號令嚴肅，頗稱安堵。〔按：邢氏闖賊李自成妻也，番山鶴通焉，自成覺之，杖之百，將殺之。番山鶴挾而南奔，自成追之不及，邢氏美而豔，然嚴毅，將士悚惕，番山鶴見之，終身不復議置側室。〕閣部銳意河南，黃日芳、陸遜之叩應廷吉曰：『師相將有事于中州，君意何若？』廷吉曰：『明年太乙在震，角亢司垣，始擊掩壽。』

星之次，常殞上將，天下事未可知也。聞東省探細人至臨淄，士民翹望王師，如雨濟旱，何不取道于東？義聲直進，彼中豪傑，必有響應者！二公默然。

朝廷疏論時政，有微刺公者，曰：『督師之地，爲招亡納叛之區；閣部之前，爲藏垢納污之所。』蓋指北來諸公而言也。公置之不辯，于是東平各挾阿私，上疏論薦，中外之勢，同水火矣。興平定居，閣部遂如儀徵，點視黃得功兵馬，大閱于部，賞賚金帛千金有差。

黃高交惡，遂各治兵。番山鶴曰：『曩昔千人皆維揚惡少，嘗欲圖我，我故驅之，假手于黃君之士卒，豈敢敗衄也！黃必欲報怨，閣部不得已復之儀徵，泊舟吾臺庵側，以爲調釋。值得功母夫人逝，苦次與語，稍霽色焉。因命監紀通判許鴻儀，推官應廷吉往高營議和，高雖聽命，而所得馬匹，匪弗肯還，往反再四，始償百匹，皆羸瘦不堪者。解至黃營，止收其半，閣部復以二十匹強之，餘三十匹，漸次斃矣。高不肯補，閣部不得已償解三千兩，復令高傑以千金爲黃太母贖，憾始稍釋。』

南內出太祖時所積軍器及新造弓矢等件，數可十萬副，解赴閣部軍前，路經儀徵，聞黃營將士搶掠過半，督藩令箭禁不能止，黃營監紀推官徐某解犯令者數人，皆牧豎也。閣部宥而弗治，所失軍器亦不可問矣。兵部主事馮元颺來見閣部，以其名家子，禮接之，而倨傲不恭，

氣質與得功等，遂令監黃軍，蓋外之也。

儀徵返旆，決意河南之行，番山鷓于初十日祭旗，風吹大纛頓折，紅衣大炮無故自裂。傑曰：「此偶然耳！」遂于十月十四日登舟，應廷吉私謂人曰：「旗斷炮裂，已爲不祥！今十四日俗稱月忌，又爲十惡大敗，何故登舟？」同列曰：「高藩幕下智囊濟濟，豈無解此者？」詩曰：「無易由言，莫捫朕舌！」廷吉曰：「其然！吾言過矣！」

二十一日，閣部暫駐清江浦，遂奏李成棟爲徐州總兵官，賀大成爲藩標先鋒，總兵官陸遜之爲大梁屯田僉事，胡蘄忠爲睢州知州，冷時中爲開封府通判，李長康爲開封府推官，經略中原。時原任戶部主事蔣臣，歸安縣驕學生員韓繹祖後至，閣部乞奏官之，辭不受。

諸藩各分汛地：長江而上爲左良玉汛地；天靈州而下至儀徵，三义河爲黃得功汛地；三又河而北，至高郵州界，爲高傑汛地；自淮安而北，至清江浦，爲劉澤清汛地；自黃家營而北，爲史公汛地；自宿遷至駱馬湖，爲總河軍門王永吉汛地。

閣標張天祿爲前鋒鎮，駐瓜州；許大成爲游擊，領忠貫營，李栖鳳爲甘肅鎮，駐睢寧；劉肇基仍總兵官，駐高家集；張士儀爲河協鎮，駐王家樓；沈通明爲參將，駐白洋河。

黃鉉督理糧餉，往來常鎮，何剛催趲糧餉，往來蘇松。兼理忠貫營事高岐鳳爲監軍道，同

李栖鳳協防睢寧，黃日芳爲行軍職方郎中，秦士奇施鳳儀副之，應廷吉爲監紀推官，吳道正爲監餉知縣，馬應魁爲中軍副將，翟天葵爲旗鼓，陶匡明副之，汪一誠爲賞功參將，同駐白洋，以任防河之役。後北兵入揚州，吳道正，馬應魁，陶匡明，汪一誠等死之。

有使從北方來，自稱「燕山衛王百戶」，持書一函，函題云：「某王致書史老先生閣下。」史公令中軍官厚加款待，上其書于當寧，令詞臣擬議報書以答之。

上月，有旨以「莫須有」事捕安東副將邱磊下獄，劉澤清自往唁之，飲饌豐美，把臂嗚咽，且諭獄吏小心承值，會當書疏請磊復職，無何磊竟殺，雖史公奉旨而行，實東平修怨爲之也。

十一月四日，爲閣部懸弧之辰，舟抵崔鎮，各官免參。急報剡城夏固山闖入宿遷，史公愀然不樂，亟召衆官，舟皆未至，惟應廷吉從，因召見，徐問曰：「在昔姜子牙，張子房，諸葛孔明，何如人也？」廷吉對曰：「三公皆王佐才，不得位置優劣，雖勳名事業成就不同，則時有利有不利也。龐德公曰：『臥龍雖得其主，未得其時。』斯言確矣！」公曰：「陳壽有言：將略非其所長。」廷吉曰：「考之傳記，孔明種種調度，出人意表，豈壽所能窺測？他不具論，出師表云：『鞠躬盡瘁，死而後已，至于成敗利鈍，非臣之明所能逆睹。』只此數言，萬世人臣之軌則也。」公



改容謝曰：『年兄教我矣。』〔廷吉與公同譜故云〕既而曰：『天下事已不可爲先帝變日，予待罪南樞，分固應死，轉念天下國家之重，庶幾主器得人，希紹一成一族之烈，不意決裂至此！揆厥所由，職由四鎮尾大不掉，爲今之計，惟斬四臣頭，懸之國門，以爲任事不忠之戒，或可有濟！昔之建議而封四鎮者，高弦圖也；從中主張贊成其事者，姜曰廣、馬士英也；依違其間，無所救正者，余也。』又曰：『連日天象變異如許，年兄何不擇其善者而言之？』廷吉曰：『據實而言，猶疑僞妄，敢臆說乎？』令取新書二冊贈廷吉而別。

次日，抵白洋河，令廷吉監劉肇基軍，高岐鳳監李栖鳳軍，進取宿遷。初八日黎明，師濟河，夏固山遁去，遂復宿遷。

越數日，夏固山復圍邳州軍于城北，劉李二將軍軍于城南，兩將相望，未嘗一矢相加。樵探者出，北兵諭之曰：『爾民卽吾民，吾不殺汝，好守城池，毋爲他賊所據！』相持半月，各引去。

邳宿報至南都，貴陽方箕踞而戲，讀罷，大笑『哈哈』不住，時東省楊公士聰在座，驚問

曰：『邳宿淪陷，幸而復完，南北關係不淺，公何泄泄爲？』貴陽曰：『君以爲誠有是事耶？』楊曰：『寧有無疾而呻者？』貴陽曰：『不然，此史道鄰之妙用也。歲將莫矣，陽河將吏例應敍功，耗費錢糧，例應銷算，蓋爲敍功銷算地也！』楊且信且疑，明春奉使河上，始知無僞。

之。

復有使從北方來，自稱鴻臚寺班周某者，致書如前。公不啓封，沉之于水，重賚其人而遣之。

鹵簿所至，凡一技一能欲效用者，皆投策進見，隨試隨收，月有廩餼，以推官應廷吉董其事，命曰：『禮賢館。』于是四方倖進之徒，接踵而至，甚有獻策請鬻三山街大功坊以助軍餉者，某臣病之，白史公曰：『是皆躍治之士，究無實用。所捐糶糜，亦百姓脂膏也，曷不遣此輩歸塾就業，另儲真才以副實用乎？』公曰：『吾將以禮爲羅，冀拔一於千百以濟緩急耳。』廩之如故。相聚數月，既無拔萃之才，亦無破格之選，始私相謂曰：『求之甚殷，遇之甚疎，吾輩其齊門之瑟也夫！』稍稍引去。城破日，從公及于難者，止一十九人！

額餉雖設，所入不敷所出，遂以戶部主事施鳳儀行鹽揚州。

揚州爲高藩汛地，隔礙不行，復以周某爲理餉總兵，興販米豆，官私夾帶，上下爲奸，利之所入，不全在官。遂議屯田，以陸遜之爲大梁僉事官，給牛糧籽粒，另設屬員，迄無成功。復欲應廷吉屯田邳宿，廷吉辭曰：『國家屯政原有成額，小民世受，謂之恆產，焉所謂閒曠而屯之？且屯田籽粒既入于官，有司常賦又何從出聞之桃源縣生員有愿輸牛百頭，小麥五百石以請縣官者，斷無是事。爲此言者，而欺公也！』公不以爲然，強之視屯田僉事事。

朔風日勁，河陽倍嚴，因令秦士奇等沿河築墩以爲施放炮火之地，應業臣曰：『是無益也。』黃河兩岸沙磧坟窳，土性虛浮，春水泛漲，斷必傾圮，安能架炮？而同事諸公方欲以築墩多少，居爲己功，且欲爲富身進身地，議格不行。迄今兩岸一望平沙，墩基尙存，識者嗤之，以爲搏沙之智。

延陵鄉紳朱一馮者，虎踞灘田盈千累百，家殷富，衆怨所歸。公慮經費不足，輒造其廬，請助餉萬金，以塞衆口，朱不理焉。及興平鎮揚，膚訴者沓至，興平遂疏于朝，追贓數十萬，減至四萬，力不能完。一馮浮海赴閩，第三子庠生號長源者，受刑追比，羈管社學，隆冬隔宿，卸棧墮其二指。後北兵入，復與戴姓兄弟糾集灘兵，橫行衡命。戴已就戮，一馮父子，不知所終。

卷下

乙酉元旦，大風拔木，積雪數尺。自臘迄春，陰凝不霽，白洋河干，聊爲綿蕞，飄灑浸潤，竟不成禮。閣部以糒餉不前，諸軍飢餒，斷葷絕飲，蔬食啜茗而已。

興平至徐州，程肖宇率驍健之士六人以降，（肖宇豐沛間大盜也，聚衆數千，攻掠無忌，思宗末年百戰獲之，下廷尉獄，未正厥辜，闖賊躡入，釋之而南，仍復爲盜。畏興平強盛，率衆附降。）興平遂與歃血定盟，餽遺酬酢，略無虛日，浹旬酒酣，俱殺以殉。及至永城，鄉紳某者蓄積甚厚，輸犒數千，興平亦與定盟，旋復見殺，并籍其家，故許定國力爲之備。

興平所宅徐州館舍，極其精潔，忽異物疊見，坐臥不寧。陡于白晝無因而火，興平胸首俱焦，狼狽走出，隨身寶玩灰燼無餘。爰是決意北征，抵睢城焉。

天啓甲子七月，五星聚張，辛巳春，黃河涸，漕艘不行；錢塘江舟人炊飯，水入釜爲火；壬午秋，熒惑入南斗。棐臣歎曰：「伯陽父有言：今周之德若二代之季矣。象緯告凶，名川枯竭，將毋同乎！」是時黃河清，泗州麒麟見，閣部謂棐臣曰：「是非休徵與？將謂有建武紹興之事也！」

某臣曰：『天心仁愛，托物徵奇，魯狩獲麟，未聞爲尼山之瑞！』公艷然而起。

是月，閣部命監紀通判張鑣往河南招撫土寇劉洪啓，〔混名一把沙〕李際遇，楊四等，使道過許定國營，且戒以勿令興平知也。

英吾至睢州扎營二十里外，懸王命旂于城堙，令曰：『無故而入城道，視此！』兵民安堵，秋毫無犯。翌日，英吾率親信精銳之三百人入睢州城，許定國素服角帶候迎二十里外，執禮甚恭，有千戶某者，攔馬投詞云：『定國謀汝！』英吾不之信，馬前責六十棍，送定國營，許卽梟示。英吾遂與定盟，歃血鑽刀，結爲兄弟。定國以美姝進，英吾屏不御，徐謂許曰：『行軍之日，無所事此，弟如有心爲吾畜之，掃清中原，以娛吾老！』定國唯唯而退。

興平意欲急行，定國遲遲不果。興平詰之，定國曰：『山妻偶恙。』興平愠曰：『弟人傑也，何無丈夫氣？兒女子願去則去，否則殺之，以絕他念。前途立功，惟君所欲，倘濡忍不能，吾當爲君除之！』定國驚曰：『此末弟結髮，非他婦比，當卽隨行，幸勿見罪！』定國爲上燈之酌，已則侍飲于興平，令伊弟許泗陪宴諸將，各侑以妙伎一人，飲半酣，諸將覺其有異，密告興平曰：『今日之宴，大非昔比。伊弟許泗神魂不安，將毋懷不仁乎？』興平笑曰：『爾等以定國爲虎狼耶？吾視之，直螻蟻耳！』諸將再欲進言，興平揮之而退，遂各暢飲。人挾一伎，不自知其落于

穀中也。興平寢室無宿將健兒，止髻髻之童數輩。所用鐵棍重十八斤，詭稱四十斤，每以自隨。漏將殘，前後左右長鎗叢集。小童急報，興平急起索鐵棍，失之矣。猶奪他人之鎗，步戰達旦，連殺數人而斃。三百人盡皆開膛，身首異處，覓一全屍不得也。次日，亭午，城外將士約略聞之，猶未敢入。越三日，李本深等始率衆至，定國已渡河北向矣。睢城接壤屠戮幾二百里，所至之處，飛走皆刑。

元正十日，閣部所乘座船桅竿夜輒作聲，自上而下，復自下而上，中軍官備牲祭之，亦復不止，詢之長年曰：『無他，不過主人欲更舟耳！』十八日，興平凶問至，公遂如彭城。

興平既沒，諸將互相雄長，下弦之夕，幾至血刃。公環甲戴弁，坐以待旦，競競不免。味爽與諸將盟，以興平嫡甥李本深爲揚州提督，嫡弟高某爲副將，以胡茂楨爲閣標大廳，李成棟總兵徐州，其餘將佐各有分地，立其子爲世子，請卹請廕，於是衆志帖然。

東平開藩淮邸，大治宮室，窮極壯麗。造一水閣，費及千金。落成日，淮庠諸生爭獻詩賦，稱頌功德。其閣忽傾，二生溺水死。

淮陰紫霄觀阜莢樹一株，產物如飴，色黃，味淡，淋漓不徹，士民以爲甘露，縱觀如市。某臣過而見之，曰：『此爵錫也。白者爲甘露，黃者爵錫。所見之地，期見易主。』

公弟原任翰林院庶吉士，可程自北來歸，公疏請歸之，司寇有旨：『卿宣力于外，不遑將母，卿弟可程准居私第，侍奉甘旨，靜聽處分，不必引咎。』由是可程歸于京師，史公勾當公事，每至夜分，隆冬盛暑未嘗暫輟，且恐勞人，略不設備。員役倦怠，獨處舟中。參伍有言，宜加警備者。公曰：『有命在天，人爲何益！』坦然如故。後以公務冗煩，以黃蠡源老成練達，欲令與處一舟，面加商確。蠡源辭曰：『月芳老矣，不能日侍左右，師臺亦當節勞珍重，毋以食少事煩，蹈前人故轍。且發書走檄，幕僚濟濟俱饒爲之，徵兵問餉，胥吏有司事耳。老師但董其成，綽有餘暇，何必晝夜損神，以躬親博勞瘁乎？』公曰：『固知公等皆受用人，不堪辛苦。』蠡源曰：『兵者，殺機也，當以樂意行之；將者，死官也，須以生氣出之。汾陽聲伎滿前，窮奢極欲，何嘗廢乃公事乎？』公笑而不答。

二月，公還自徐州，黃澣山聞英吾之變，啓覺欲襲維揚，代領其衆，守城戒嚴。總河王鐵山、總漕田百源深以爲憂，且慮高兵橫軼，令兼屯田僉事監紀推官應廷吉持節安撫，而史公令簡適至，遂并行焉。至邵伯鎮，撤其橫稅，商民歌舞。

十五日，公自徐至揚，令同知曲從直，中軍馬應魁入澣山營，問所欲爲。澣山曰：『吾乃朝廷大將，累立戰功，僻處儀徵小邑。番山鷄一賊耳，有何功績，占據名邦？今旣身故，令將泰興與』

化，通泰二州，行鹽地面，盡歸于吾。念其外於王事，權分高郵，寶應，江都等處，養其妻子。如拂我意，誓不罷兵。」高營將士亦摩拳擦掌，雄據不一月。命高廬，二太監持諭解兵，始退去。時人爲之語曰：「誰喚番山鶴子來，鬪仔不和諧！平地起刀兵，夫人來壓寨。」（邢夫人也）虧殺老媒婆，〔史公也〕走江又走淮。俺爺醉燒酒，全不保！二鎮罷兵，高藩邢氏夫人慮稚子之孤弱也，恐獨立不足以有成，知閣部無子，欲爲螟蛉。公怪之，謀諸將佐，僉曰：「無傷！」公心不然，毅然於色，輒有獻策者曰：「是不難。渠係高氏，有高監在。公盍爲主盟，令父其父，子其子？」公可其議。次日，邢夫人設宴，將吏畢集，公備隆意，語高監，監忻諾，受其子拜，邢夫人亦拜，并拜公。公不受，環柱而走。高監止焉，宴畢各散。又明日，高監設宴，宴公，并宴高世子。公甫就坐，令小黃門數輩，俱圍玉衣蟒者，挾公坐，不得起，令世子拜，邢夫人亦拜，以「父」稱之。公無可奈何，勉強盡歡，快快彌日。

前冬紫微垣諸星皆暗，公屏人夜出，召棐臣從。公仰視曰：「垣星失曜，奈何？」棐臣曰：「上相獨明。」公曰：「吾昔位上相，近爲瑤草矣！雖然輔弼皆暗，上相其獨生乎？」愴然不懌。

吳爾墳從英吾北征，睢州變後，流寓祥符，偶遇一婦，自稱王妃。爾墳不察，以爲弘光帝元后也，因開封守臣附疏以進。至京師，鞠之，則周府宮人也。爾墳以妄言得罪，楊公留不遣，夜發



飛騎促爾墳全，代疏引罪，爾墳獲免。後守新城，不知所終。

鴻臚卿高姓蒼頭，從北平來，路遇一男子，着綉蟒裙，蒼頭驚曰：「子其王子乎？」男子詭曰：「然！吾太子也！」少選，則曰：「非也！吾乃王戚畹族屬王之明也！」蒼頭因爲設策，令渠冒稱太子，詐往浙江，因報主人曰：「太子渡江而來矣！」高弗審，立命退之，且聞于朝。百僚勸察，舊時認識，盡得其情。高鴻臚棄市，之明尙繫廷尉，未服上刑。弘光帝出奔，北兵未至，市囂數百擁入大內，黃袍加身，三日斃于亂兵。公向不知顛末，曾爲具疏，後深悔之。

三月，左良玉帥師南下，豎二旗于鵠首。左曰：「清君側！」右曰：「定儲位！」其實良玉不知也。首其事者，以他詞誘良玉出府，良玉顧問：「欲何所往？」首事者輒令衆曰：「命燒府第！」衆共舉火，煙焰張天，良玉不知所爲。首事者進曰：「小人乘權，儲君未定，袁臨侯等約同舉事！」良玉唯諾。及至九江，繼成乘城拒守，炮達于寢，良玉始知爲首事者所賣，驚怖而殞。左衆遂舍九江，歷皖城，逕趨都下，馬瑤草等羅拜黃澣山于榻前，澣山曰：「吾受國厚恩，臨事致身，分也，何煩公等重禮？」遂視師江上，累戰皆捷。左衆計絀，渡江納款。北兵入白土關，澣山臂中箭毒，不能挽強，披甲登舟，竟爲流矢所殪。〔句容東南數十里地名白土關。〕

靖南罷兵，高營將士販命投誠，惟閣部是聽。內有伎其威名者，以原任翰林院編修衛胤

文總督淮揚軍事。公恬不介意，而將士憤懣不平，慰諭再三，終不受命。子安蒞任之日，無一人至者。維揚既設督撫，幕僚集議于公曰：『公督師也，督師之體，居中調度，與諸藩異，奈何與彼互分汛地？是閣部與藩鎮等也。爲今之計，公盍移駐泗州，防護祖陵，以成居重馭輕之勢。然後繕疏請命，將此仔肩交付衛子安，王鐵山乎？』公曰：『曩之分汛，虞師武臣之不力也，吾故以身先之。移鎮泗州，未爲無見。』遂于是月一日，令棗臣監督參劉恆祚，游擊孫桓，都司錢鼎新，于光等舡隻會黃蠡源于清江浦，〔時蠡源防河未撤也〕渡洪澤湖，向泗州進發。

屯泗之議既定，公謂應棗臣曰：『禮賢館諸生隨軍，有時兼之河防，多負勤苦。今又趨泗，是重勞也。君盍品定才識，量能授官，酬其積勩乎？』因于四月二日于督撫左廂策試諸士，第嘉禾歸昭，崑山孫元凱等爲甲乙，并授唐大章，唐妍，張大武，陵燧等通判，推官，知縣等官。

廬涓是年充歲貢生，赴揚謁見，實有非分之望。公優禮有加，劇談不倦。及試職銜，識卓議高，詞采濬發。原擬壓卷，公手其文，擊節歎賞，另立特等，贈以路費三兩而已。諸生遷次，次日進謝，公各諭遣。留棗臣小飲，從容問曰：『君精三式之學，所言淮陰安堵，終不被兵，與諸人同。第言夏至前後南都多事，予所不解，亦無持是說者？』棗臣對曰：『今歲太乙陽局，鎮坤二宮始擊關提，主大將囚，客參將殺，而又文昌與太陰并凶，禍有不可言者。夏至之後，更換陰局，大事